

鹽易知錄

24



綱鑑易知錄卷十五

通鑑綱目定本

周之炯靜專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漢紀

孝武皇帝

以田千秋  
為大鴻臚

○辛卯三年秋。以田千秋為大鴻臚。盧虛二音。族滅江充家。江充誣陷太子罪人。也在太子則書殺宜矣。帝既悔。悟旗之則曷為不書族誅病帝也。其病之何充以告。

陰事見知非端士矣。而寵信之使治。巫蠱帝亦不能無過也。故止書族滅。○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皇恐無他意。會高寢。

田千秋訟  
太子寃

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上乃大感寤。召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為吾輔佐。

立拜千秋為大鴻臚。鴻聲也。臚傳也。所傳聲讚導賓客。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光。在西安府西北橫橋也。上憐太子無辜。

乃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見上卷末。天下聞而悲之。

思子宮  
歸來望思  
臺

屏山劉氏曰：千秋一言悟主。何哉。智有餘也。武帝惑於鬼神。故千秋訟太子之寃。託以白頭翁教臣。言武帝亦曰：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我也。武帝晚年多病。尤信巫蠱之說。衛太子傳曰：久之巫蠱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田千秋訟太子寃。是千秋逆意。武帝有悔恨心。故乘閒而開說也。不然千秋為高寢耶。當追捕太子時。何不言耶。因其悔悟。挾以鬼神之事。故一言悟主。傳中亦言千秋敦厚。有智。豈當時史臣亦微見此意耶。

此意耶

○壬辰四年春正月。帝如東萊。見上卷第八。○上欲浮海求神仙。羣臣諫弗聽。會大風晦冥。海水沸涌。留十餘日。乃還。

○雍縣。今陝西鳳翔。無雲如雷者。三隕石。二黑如鬣。小黑子。○三月。帝耕于鉅定。還至泰山。罷方士。候神人。

者。○書親耕。始此自元光二年。書道方士求神仙。於是四十五年矣。而後始書罷方士。甚矣。帝之晚悟也。後二年而帝遂違世矣。書此幸之也。否則終身弗悟。與秦皇何異哉。○上耕于鉅定。澤名。在秦

無雲如雷  
隕石黑如

悉罷諸方  
上候神人  
著

田千秋封  
富民侯  
趙過為搜  
粟都尉

武帝下詔  
陳既往之  
驚

東還幸泰山。見八脩封禪上紀明堂。見七卷見羣臣乃言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

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甚衆，而無顯功，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蓬萊仙人之屬者。是後上每對羣臣，自歎鄙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仙人

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雖可少病而已。

致堂胡氏曰：人莫難於知過，莫難於悔過，尤莫難於改過。迷而不知者皆是也。若漢武帝行年六十，有八然後知往日之非，而悉改之。雖云不敏，然其去不知過而遂非者，遠矣。嗚呼！此真可為帝王處仁遷義之法也。

哉

夏六月，還宮。田千秋為丞相，封富民侯。以趙過為搜粟都尉。自公孫弘書為丞相，封平津侯，是後丞

何重富民也。武帝干戈土木，海內虛耗，至其末年，本心定而天理還，始陳既往之悔，止擅賦力本農。不遠之

封富民侯，置搜粟都尉，以明休息富養之意。雖非不遠之復，其與迷而不反者異矣。故綱目特書之。復言失

之未遠，能復於善也。復田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閱伐閱功勞。古者人臣功有五品，明特以一言寤意，

子寬數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然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去踰於前後數公。先是桑弘羊言輪臺西域

在車師國，東有溉田灌溉五千頃以上，可遣屯田卒置校尉，募民壯健敢徙者詣田所，墾田築亭。室敵

以威西國。上乃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常賦之外每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今

又請遣卒田去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擊車師。見八卷雖降其王，以遼遠乏食，道死者尚數千人。況益

西乎？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耐飢渴，失一狼走千羊。匈奴以狼自乃者貳師敗，李廣利號貳師將軍，先年敗降匈奴，軍士死略離

散死亡散者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開通行道也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朕不

忍開營，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非常力本農，脩馬復福令復除也馬復者因養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自是不

復出軍而封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又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教民為代田。一畝同三畝。田中溝廣代處。代易也。歲易其處。故曰代田。每耨輒附根。以土附根，深能耐風旱。其耕耘田器皆有便巧，用力少

而得穀多，民皆便之。

遂昌尹氏曰：武帝繼統之初，意嚮甚美，未一二載，遽失初意。於是著慾窮，讀聚斂，神仙之事無所不有。卒至海內虛耗盜賊蜂起，帝猶未能自反。逮至巫蠱難作，骨肉誅夷，喋血京師，禍變已極。然後紆徐痛定，始大悔悟。如醉而醒，夢而覺，遂乃罷方士，棄輪臺，下哀痛之詔，陳既往之失，與民休息，禁止苛暴，回視前日所為，殆若二人何哉！蓋帝天資素高，故勇於改過，無牽制委靡之失。是以一轉移之頃而事已大異，使其以如是之資而勇於願治，亦何不可之有。綱目於富民卷二，喋血見四二卷二，覺音數。

殺鉞弋夫

癸巳後元元年秋七月地震。殺鉞弋夫。凡書殺殺無罪也。武帝思患預防，曷為以殺無罪書之。拓跋氏至以為家法。拓跋氏南北朝魏道武帝拓跋珪將立其子嗣，亦殺其順天府王旦。武帝子元狩人亦何樂於有子哉。母劉貴人曰：吾遠遵漢武為長久計耳。自是以為家法。

王自以次第當為太子，上書求入宿衛。上怒曰：生子當置齊魯禮義之鄉，乃置之燕。果有爭心，乃斬其使。是歲鉞弋夫之子弗陵。見上卷年七歲，形體壯大，多知，上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猶與同豫。見久之。

畫周公圖 賜霍光

欲以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奉車都尉光祿大夫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黃門見上卷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見三卷一以賜光。光去病之弟也。後數日，帝譴責鉞弋夫人。夫人脫簪珥。見三卷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中

獄名即夫人還願。帝曰：趣促行。汝不得活。卒賜死。頃之，帝閑居，問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上聲。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也。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

立子去母

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

致堂胡氏曰：漢武此舉斷則有矣，未盡善也。誠能據春秋大義，妾母不得稱后，母后不得與政，播告之條著為漢法，藏之宗廟，實在大臣鉞弋雖欲竊位驕恣，烏乎敢若夫呂后之事，則亦高帝有以啟之耳。

武帝託孤一節甚孤

甲午二年春二月帝如五柞昨宮立弗陵為皇太子以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金日磾為車騎將軍上官桀

為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帝崩然武帝平生器戾甚多獨晚年託孤一節甚明觀之綱目所書則可見矣二

月上幸五柞宮在西安府藍屋縣以宮有五柞樹故名○整屋音周質病篤霍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死者人之所諱故云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

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見上二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且使匈奴

輕漢乃立弗陵為皇太子明日命光日磾及上官桀受遺詔輔少主與御史大夫桑弘羊皆拜臥內牀下光出

入禁闥二十餘年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為人沉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

射夜○皆竊識至視之不失尺寸日磾在上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納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日磾長子為帝弄兒弄戲也其後壯大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遂殺之上怒日磾具言所以

上為之泣而心敬日磾桀始以材力得幸為未央宮名廄令上嘗體不安及愈見馬多瘦上大怒曰令以我不

復見馬邪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為愛己由是親近又明日

帝崩

司馬溫公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

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遵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

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願託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

太子弗陵即位姊鄂邑今湖廣武昌縣長公主共去聲供養省中即禁光日磾桀共領尚書事光輔幼主政自

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主符璽郎欲收取璽郎不肯授光欲奪之郎按劍

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三月葬茂陵見十三秋七月

追尊鈞弋  
夫人為皇  
陵太后起雲

七月大雨  
至于十月

簡母

金日磾辭  
封

間民疾苦

振貸貧民  
除民田租

祠鳳皇于  
東海

上官氏五  
歲立為后

有星孛於東方。追尊鈞弋夫人為皇太后起雲陵。在西安府。譏違禮也始

孝昭皇帝。名弗陵武帝少子在位十三年壽二十一歲而崩諡法聖聞周達

乙未。孝昭皇帝始元元年。秋七月大雨至于十月。綱目書大雨且久 燕王旦。見上 謀反。赦弗治。黨與皆

伏誅。書赦弗治何 以雋不疑。見上 卷為京兆尹。不疑為京兆。今陝西西安府見 尹吏民敬其威信。每行

巡察也。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見上 卷活幾何人。即多所平反。母喜笑異他時。或無所出。母怒

為去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九 月車騎將軍稭侯金日磾卒。初 武帝以日磾捕反者馬何羅功。元後

元年武帝幸林光宮侍中僕射馬何羅謀逆。日磾抱何羅投殿下禽縛之。遺詔封為稭侯。日磾以帝少不受封。及病困。光白封之。臥

受印綬。一日薨。諡曰敬。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上臥起。賞奉車建駙馬都尉。閏月遣使行郡國舉賢良問

民疾苦。○冬無冰。

丙申二年春正月。封大將軍光為博陸侯。三 月遣使振貸貧民。種食。○秋詔所貸勿收。責除今年田租。明

自武帝多事已甚。民困極矣。霍光輔佐孝昭初年。問民疾苦。是年振貸貧民。今又除民田租。凡此皆當時善政。有補於民者也。綱目詳而書之美。蓋在其中矣。

丁酉三年冬十月。遣祠鳳皇于東海。今江蘇州府 霍光一開其端。而宣帝以鳳皇書者六。皆譏也。

戊戌四年春三月。立健仔上官氏為皇后。赦。於是帝年十二而後方五歲立。后之幼 霍光女為上官桀

子安妻。生女年甫五歲。安欲因光內納之宮中。光以為尚幼不聽。蓋長公主。帝姊蓋侯 私近去子客。嘉稱丁

外人安說稅。外人曰。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主時得入為后。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見十二 之重。漢家故事

常以列侯尚主。足下何憂不封侯乎。外人言於長主。以為然。召安女入為健仔。見上 卷遂立為后。○秋令民勿

簡不疑引  
經斷獄

公卿當用  
有經術明  
大誼者

春秋是輒  
非經旨

杜延年請  
行儉約

蘇武還自  
匈奴  
節旄盡落  
李陵說蘇  
武

出馬。○以上官安為車騎將軍。

己亥。五年春正月。男子成方遂詣闕。詐稱衛太子。伏誅。○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稱衛太子。太子據衛

稱見上卷十一。詔公卿將軍中二千石。見下雜識視。至者並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曰。昔蒯聵會

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春秋哀公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

死。見上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上與大將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由是

不疑名重朝廷。廷尉驗治。本夏陽今陝西西安府韓城縣人。姓成。名方遂。居湖上。見同有故太子舍人謂曰。子狀貌甚似衛

太子。方遂利其言。冀以得富貴。坐誣罔不道。要腰斬。

致堂胡氏曰。蒯聵衛靈公之子也。出奔於宋。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更立他子也。靈公卒。蒯聵之子輒

遂自立。以拒蒯聵。亦未嘗有靈公之命也。蒯聵叛。父殺母當黜。何疑然。輒拒之。則失人子之道矣。故春秋

於趙鞅納蒯聵書曰。世子明其位之未絕也。於石曼姑圍戚書齊國夏為首。惡其黨輒也。然則謂春秋是

輒者。非經旨矣。彼據也。稱兵闕下。與父兵戰。正使不死。而父宥之。其位亦不得有矣。果來自詣。但當以此

學故不能辨。然其謂公卿當用有經術明大誼者。則格言也。  
庚子。六年春。詔問賢良文學。民所疾苦。前書遣使行郡國舉賢良問民疾苦矣。於是再書諫大夫杜延

年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宜脩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光納其言。詔有司問

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見上酒權。見上卷均輸。見上卷官。毋與天下爭利。示

以節儉。然後教化可興。桑弘羊難去。聲去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於是鹽鐵之議

起焉。蘇武還自匈奴。以為典屬國。於是匈奴遣武及馬宏初。蘇武既徙北海上。見上卷杖持漢節。見八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單于使李陵。見同至海上。為武置酒設樂。謂曰。足下兄弟皆坐事自殺。太夫人已不



幸。婦亦更嫁矣。獨有女弟男女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自苦如此。且陛下春秋高。法令無常。人臣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武尚復誰為乎。武曰。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効死於前。陵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見上卷之罪。上通於天矣。及是匈奴國內乖離。常恐漢

兵襲之。於是與漢和親。漢使至求武等匈奴。說言武死常惠私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乃歸武及馬得。鴈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驚謝。

宏等。宏前使西域為匈奴所遮。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以通善意。於是陵置酒賀武曰。足下揚名匈奴。功顯漢室。雖古竹帛古未有紙書用竹簡或用

鼎。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驚怯。令平漢世。怒也。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

盟。見四卷一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見上卷為世大戮。陵尚復何願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陵泣下數

行。因與武決。同官屬隨武還者九人。既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為典屬國。主外國來附者秩中二千石。

見下。第十賜錢三百萬。公田三頃。百畝宅一區。武畱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

致堂胡氏曰。蘇子瞻持節十九年。竟不辱命。考其在匈奴中對辭處義。皆有本末。非出於一時慷慨。輕生易死之所為。真志士仁人也。光執國大權。式序在位。宜加顯賞。以勸其臣。然祇加典屬國之命。謂武曉習

變戎事實則實矣。不幾於玩乎。

○秋七月。罷權酷官。罷權酷見上卷。從賢良文學之議也。武帝之末。海內虛耗。甚去戶口減半。霍光知時務

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是匈奴和親。百姓充實。稍復文景之業焉。

○辛丑。元鳳元年。秋七月。晦。日食。既。八月。鄂邑長公主燕王旦上官桀安等謀反。皆伏誅。於於是主及旦自殺。耳書皆伏誅。

何謀上也。不誅則亂臣賊子接迹於天下矣。元年。書燕王旦謀反。殺弗治。則昭帝於天倫之恩已過厚矣。至是。擢出為惡。夫復何

止。而武帝知子之明。亦為不可及矣。○上官桀父子。為丁外人求封侯。見上。霍光不許。長主鄂邑長公主。即蓋

觀之。天資好亂之人。不至於覆亡。不

止。而武帝知子之明。亦為不可及矣。○上官桀父子。為丁外人求封侯。見上。霍光不許。長主鄂邑長公主。即蓋

上官榮等  
詐為燕王  
上書

昭帝年十  
四辨上官  
榮之詐

魏相請擢  
韓延壽

二子能蓋  
前人之愆

三以是怨光。而桀安亦慙。燕王且自以帝兄不得立。常懷怨望。桑弘羊欲為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桀

安弘羊皆與旦通謀。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大肄異也。郎羽林。郎官羽林騎道。上稱蹕。見十一。擅調去

益幕府見七卷第七校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候光出沐沐沐也。漢律吏五日得一沐。沐言休息以洗沐也。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弘羊

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日。光聞之。止畫室中。室中有周公負成王之圖。畫見上二。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桀對

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實。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

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往廣明東門都郎。都肆也。屬耳。是近日事。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

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自上。小事不足遂。竟窮

也。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視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

復言。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而立燕王。驛書往來。外連郡國豪傑。以千數。旦以語去聲

相平。燕王旦之相名平。平曰。左將軍桀素輕易。車騎安為車騎將軍少而驕。臣恐其不能成。又恐既成反也。背也。大王也。旦不聽。安

果謀誘燕王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桀。會蓋主舍人父燕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昌上聲。敞素謹。畏事。乃移

病移文稱臥。以告杜延年。延年以聞。九月。詔捕桀。安弘羊外人等。并宗族。悉誅之。蓋主燕王皆自殺。

李德裕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照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周成王有愆德。矣。

冬。以韓延壽為諫大夫。四見上。魏相對策。以為日者燕王為無道。韓義出身發諫。為王所殺。義無比干

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為人臣之義。乃擢義子延壽為諫大夫。繼以張安世為右將軍。

杜延年為太僕。湯周子也。二子可謂能蓋前人之愆矣。綱目書之所以示勸也。大將軍光。以朝無舊臣。安世自先帝時為尚書令。志行純

石立柳生

蟲食柳葉  
眭弘上書

遣使誘殺  
樓蘭王

更名樓蘭  
為鄯善

篤乃白用告白於天子安世為右將軍兼光祿勳以自副焉又以延年有忠節擢為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以寬安世湯之子延年周之子也

癸卯三年春正月泰山石立上林僵柳復起生宣帝之泰山府在東濟南有大石自起立上林苑名在陝西

安府渭有僵也柳自起生有蟲食柳葉曰公孫病已立宣帝名符節令眭弘上書言大石自立僵柳復起當有匹庶為天子當求賢人禪帝位以順天命坐設妖言惑眾伏誅

甲辰四年春正月帝冠實丞相千秋卒○二月以王訢欣為丞相夏五月孝文廟正殿火帝素服遣使

作治六日急宗廟也遺使誘樓蘭王安歸殺之淮南王布書誘誅之反者也樓蘭王殺漢使者則其書變夷以是為可醜也故書誘誅見十樓蘭見上卷王安歸數朔遮殺漢使駿馬監傅介子使大宛見上詔

因令責樓蘭王王謝服介子還謂大將軍光曰樓蘭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父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白遣之介子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為名至樓蘭王貪漢物來見介子與坐飲醉謂曰天子使我私報王

起隨介子入帳中壯士二人從後刺之遂斬其首馳傳轉去聲詣闕縣北闕下立其弟在漢者尉屠除蒼

屠書名尉為王更名其國為鄯然去善封介子為義陽今河南汝寧侯

司馬溫公曰王者之於戎狄叛則討之服則舍之今樓蘭王既服其罪又從而誅之後有叛者不可得而懷矣必以為有罪則宜陳師鞠旅明致其罰今乃以大漢之強而為盜賊之謀於蠻夷不亦可羞哉論者

或美介子以陳師鞠旅詩小為奇功過矣雅篤辭鞠告也

乙巳五年夏大旱○冬大雷○丞相訢卒

丙午六年冬十一月以楊敞為丞相自五年書丞相訢卒於是丞相虛位者一年始書楊敞光專也

漢昭帝

流星大如

置元立昌  
邑王

王吉諫昌  
邑王

龔遂諫昌  
邑王

王吉戒王

龔遂戒王

丁未元平元年春二月有流星大如月衆星皆隨西行武帝建元二年書有星如日矣於是復書流夏

四月帝崩大將軍光承皇后詔迎昌邑王賀詣長安六月入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賀善贊曰昭帝初元即

貸種食又書所貸勿收除今年租又書令勿出馬又書問民疾苦又書罷權酷官然後虛耗帝崩無嗣時武

帝子獨有廣陵揚州府王胥羣臣欲立之胥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大將軍光不自安郎郎有上書言周太

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文王長子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光即日承

皇后詔迎昌邑王賀詣長安京師郎見十一卷賀昌邑哀王博見十一卷之子素狂縱動作無節武帝之喪游獵不止

中尉王吉諫曰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細旃

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休則俯仰屈伸以利形專意積精以適神則心有堯

舜之志體有喬松王喬赤松子皆仙人之壽福祿臻而社稷安矣且諸侯骨肉莫親大王於屬則子於位則臣一身而二

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織同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享國之福也王賜吉酒脯而放縱自若郎中令龔遂忠

厚剛毅有大節見王游戲無度涕泣膝同行叩頭曰臣數言危亡之戒大王不說夫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

王內自揆度鐸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王之所行去聲詩一篇何等也王終不改及徵書至發書

馳赴王吉戒王曰大王以喪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無有所發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

願大王事之敬之王到霸上霸水之上在西安府城東使遂參乘見下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奔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

郭門也王曰我噙咽也痛不能哭至城門遂復言王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見十卷東闕遂曰昌

邑帳在是大王宜下車鄉向闕西面伏哭盡哀止王曰諾到哭如儀六月受璽綬襲尊號葬平陵在西安府咸陽縣

霍光廢昌邑王

田延年勸霍光廢立

夏侯勝諫王出遊

霍光益重經術七田延年按劍責霍光

王氏以三百五篇諫

昌邑王有罪。大將軍光率羣臣奏太后廢之。賀已正尊位而猶書昌邑王者不予其帝也夫廢立非國家

光之大節可知然惜其不先審昌邑之為人率然立之況其狂縱素著漢朝豈無一人知其所為必至於不可奉宗廟乃始廢之哉此則光不學無術不能知人之過爾綱目儒不書昌邑有罪則光之心何以自白於天下

後世昌邑王淫戲無度。大將軍光憂懣。滿以問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

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

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張安世圖計。王出遊，光祿大夫夏侯勝當乘輿

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縛勝屬吏。光讓安世，以為泄語。安世實不言。

乃召問勝。勝對言在鴻範傳。去聲洪範見二卷十二謂之傳者非正經也其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光安

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既定議，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見下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

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愕失色，莫敢發言。延年雖去聲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

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諡常為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

如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

責光是也。漢以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司農少府為九卿於是議者皆叩頭曰：唯大將軍令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太后

乃幸未央承明殿，盛服坐武帳。見第十三卷中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令王起拜受詔，脫其璽組。祖也奉上太后

扶王下殿，送至邸。見第六卷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見第十卷二千戶。國除為山陽郡。今山東兗州府昌邑羣臣坐在國時，不

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陷王大惡，皆下獄，誅殺二百餘人。唯中尉吉郎中令遂得減死。師王

式繫獄當死，使者責曰：師何以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

式繫獄當死，使者責曰：師何以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

式繫獄當死，使者責曰：師何以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

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亦得減死論。光以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夏侯勝用尚書授太后。遷勝長信宮。少府。職掌長

宮名

南軒張氏曰。霍光天資重厚。故可以當大事。而其所以失則由於不學之故也。後之儒生如班固輩。蓋知以不學病光矣。然使其當小利害。僅如毫髮鮮不喪其所守望。其如光凜然當大事。屹如山嶽。其可得哉。予謂人才如光輩。學者要當觀其大節。先取其長。而後議其所蔽。反身而察焉。則庶幾為蓄德之要。不然所論雖高。亦為虛言而已矣。

綱秋七月。迎武帝曾孫病已。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不以專廢君。累光則特書奏太后。不以專立君。累光則特書承皇后。詔然則曾孫之立。不書承

太后。詔其許光以專立。歟。上書光率羣臣。初衛太子納吏良娣。太子妃有三等。曰生子。進號史皇孫。以外家皇

孫納王夫人。生子病已。已止也。夙遭屯難。而多病苦。故號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見上卷。太子男女妻妾皆

遇害。獨皇曾孫在。亦坐收繫獄。故廷尉監丙吉受詔治獄。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皇曾孫無辜。擇謹厚女徒胡

組郭徵卿。令乳養。日再省視。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詔獄繫者無輕重。一切皆殺之。使者夜至獄。

吉閉門不納。曰。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使者不得入。還以聞。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吉

聞史良娣有母貞君。及兄恭。乃載皇曾孫付之。後有詔掖庭。宮旁養視。時掖庭令職掌後宮貴人采女事張賀嘗事衛太

子。思顧舊恩。哀曾孫。奉養甚謹。欲以女孫妻之。賀弟安世為右將軍。輔政。怒曰。曾孫乃衛太子後也。勿復言予

女事。時暴室暴室主宮中婦人。疾病者其皇后貴人有罪亦就此。許廣漢有女。賀以家財聘之。曾孫因

依倚廣漢兄弟。及史氏受詩於東海。見上復服中仲翁。姓。名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鬪雞走馬。上下諸陵。周

徧三輔。見十二卷十一。以是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及是吉奏記光曰。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一舉。而武

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決定大策。七月。光會丞相以

霍光立宣帝

丙吉護養宣帝

張賀奉養宣帝

宣帝依倚許史

丙吉奏記霍光

嚴延年劾奏霍光

夷齊之後一人

詔求徵時故劍

霍光請歸政

下議定所立遂上奏曰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年十八師授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皇太后詔曰可光迎曾孫入未央宮見太后即皇帝位侍御史嚴延年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憚之

瓊山邱氏曰嗚呼延年此奏凜凜然如秋霜烈日豈但一時朝廷敬憚之哉千載之下讀之者猶覺其有生氣呂祖謙曰大哉延年之奏自夷齊之後一人而已信夫

丞相敞楊卒以蔡義為丞相冬十一月立皇后許氏公卿議立皇后皆心擬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

詔求徵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婕妤見上卷為皇后霍光以後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為昌成君

致堂胡氏曰宣帝側微已娶許氏既登大寶則天下母也公卿乃舍之而心屬光女不逆理乎光雖未言而意欲其然也以其不封許廣漢則知其慍許后之立矣妻顯邪謀蓋肇於此此霍氏之所以覆宗也歟

中宗孝宣皇帝初名病已更名詢武帝曾孫也霍光廢昌邑王迎曾孫立之在位二十五年壽四十二歲而崩諡法聖善周聞曰宣帝信賞必罰吏稱民安可謂中興侔德商周然刑名繩下德教不純漢

家之元氣索矣

戊申中宗孝宣皇帝本始元年春大將軍光請歸政不受書請何光為恭也歸則歸耳何請為自是六年無聞焉光之心可知矣故書請讓之詔

有司論定策安宗廟功大將軍光等皆益封光稽首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自昭帝

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為中郎將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兩女壻為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

請淨不為官無員唯奉朝為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及昌邑王廢光之權益重每朝見上虛已斂容禮下之已甚

致堂胡氏曰富貴權利之能封殖人乎抑人保之而不能舍也霍光當昭帝時為上幼冲受顧託之重未敢去位尙有說也孝宣壯長與自閭閻愛知小人之依其能君審矣光雖稽首歸政以禮文而辭實未肯

去則何說哉又使事先自已然後奏御是君臣易道凡有不便於已忠告於君者皆不得達罔上迷國吝權怙勢使人主蓄怒朝臣積忿光而未死亦且不能免也嗟乎苟聞伊尹寵利之戒法老氏止足之旨於

上謙讓不受之時誠無力辭歸守博陸子弟黨親悉令補外則帝之眷顧將十世是有安有沉溺盈溢自取顛覆之禍哉

夏四月地震鳳集膠東卷三十二赦勿收田租賦光嘗祠鳳矣今而鳳集則光意也自是而書鳳

網目書免天下今年田租者四此追諡戾太子戾夫人悼考悼后置園邑於是詔議故皇太子諡有司

夫人漢初公議猶凍凍也自帝始尊私親其初猶曰考曰后而已未幾而尊曰皇考焉諡曰戾史長姊曰戾

自是以後無不皇者矣哀之共皇桓之孝穆皇孝崇皇靈之孝元皇孝仁皇帝啓之也詔曰故皇太子在湖

一見上未有號諡歲時祠其議諡置園邑有司奏禮為人後者爲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

爲孝昭皇帝後承祖宗之祀親諡宜曰悼母曰悼后故皇太子諡曰戾史良姊曰戾夫人皆改葬焉召黃霸

爲廷尉正武帝之世廷尉書張湯杜周讎也至帝始書黃霸于定國帝亦可謂能恤刑矣霍光既誅上官桀遂以刑法痛繩羣下由是俗吏皆尙

嚴酷而河南丞黃霸獨用寬和爲名上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迫聞霸持法平乃召以爲廷尉正數朔決疑

獄庭中稱平己酉二年春大司農田延年有罪自殺昭帝之喪大司農傲酒去聲民車延年詐增傲直盜取錢三千萬

爲怨家所告御史大夫田廣明謂杜延年曰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寶延年之言大事不

成見上今縣官卷二出三千萬自乞與也之何哉願以愚言白大將軍延年言之光曰誠然實勇士也當發大

議時震動朝廷因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悸心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廣明使人語延

年延年曰幸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遂自刎死夏尊孝武帝廟爲世宗所幸郡國皆立廟詔曰孝武皇

帝躬仁義厲威武功德茂盛而廟樂未稱也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於是羣臣皆曰宜如詔書夏

侯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無度無德澤於民不宜爲立廟樂公卿



黃霸獄中  
從更侯勝  
受尚書

霍顯弒皇  
后許氏

鉤距

鉤距

共難去聲。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於是丞相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

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武帝廟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盛德舞采謂德文始舞本舞謂

舞秦更名五行巡狩所幸郡國皆立廟。勝竊既久，繫竊欲從勝受尚書。勝辭以罪死。竊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

遂授之繫，再更耕冬，講論不息。

綱庚戌三年春正月，大將軍光妻顯弒皇后許氏。書大將軍光妻何與聞乎弒也光既聞之不忍發舉則是與聞乎弒矣時霍光夫人顯欲

貴其小女成君，道無從。會許后當娠震也，病。女醫淳于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疾。顯謂衍曰：將軍素愛成

君，欲奇貴之。今皇后當免媿身，若投毒藥去上之，成君即為皇后矣。事成，富貴共之。衍即擣附子齋入長定宮。

皇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并合給太醫大丸以飲去皇后。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對曰：無有。遂加煩

懣滿。崩後，有人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顯恐急，即具語光曰：既失計為之，無令吏急。衍光大驚，

欲自發舉，不忍。奏上默吏光署衍勿論。顯因勸光內納其女入宮。

遂昌尹氏曰霍顯邪謀行於幽閭之中其端甚微其惡甚大光始焉不知後乃知之儻能即時討賊發其事而正其罪然後屏躬待命猶或可以自免既知而不發則是真與聞矣求免大惡之累得乎

葬恭哀皇后於杜陵。在西安府東南南園。西漢后不書葬此書葬何不夏六月，丞相義卒，以韋賢為丞相。

魏相為御史大夫。綱以趙廣漢為京兆尹。初，廣漢為潁川今河南開封府許州太守，潁川俗豪傑相朋黨。廣漢為師項

箒。同○箒如瓶，長頸，小孔，箒斷竹也。亦為此制，皆可入不可出。受吏民投書，使相告奸。於是更耕相咎怨，姦黨散落，盜賊不得發。由是入為

京兆尹。見上廣漢尤善為鉤距。倒刺曰鉤，鉤距如鈞，鉤之有距，吞之則以得事情。閭里銖兩之姦，皆知之。其發

姦摘揚，伏如神。摘挑也京兆政清，長老傳以為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

郡國四十  
九同日地  
震

誤相字於  
君前

鳳凰集北  
海

于定國迎  
師學春秋

辛亥四年春三月立大將軍光女為皇后赦立后書氏恆也書大將軍女何權所在也而許后之所以安益者矣故權在於光則以大將軍光女書權在於莽則以安漢公莽女書終綱目立夏四月地震山崩二郡壞後書某女者二而已祖宗廟帝素服避殿詔問經學及舉賢良方正之士

致堂胡氏曰地者妻道也臣道也宜靜而動陰盛而反常也然不能終動與天同也不過為妻道不得而臣道不寧之象耳是時郡國四十九同日地震山崩二郡壞祖宗廟蓋霍氏專權又弒許后而立其女以至咎徵著見如此而不知戒宣帝詔問經學舉賢良亦無敢端言其所以然者使宣帝恐懼祗戒以象類推求而有以善處之則霍氏異日之禍亦無由而成矣

以夏侯勝為諫大夫黃霸為揚州刺史上以地震釋勝霸而用之勝為人質樸守正簡易無威儀或時謂

上為君誤相字於前君前臣名不得相上亦以是親信之嘗見現出道上語朝見出外以上聞而讓也勝勝曰

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謂曰先生建正言無

懲前事復為長信少府見上遷太子太傅年九十卒太后昭帝后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見同五月鳳凰

集北海今山東青州府

壬子地節元年春有星孛于西方○冬十二月晦日食以于定國為廷尉定國為廷尉乃迎師學春秋

備弟子禮為人謙恭雖卑賤皆與鈞禮其決獄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

為廷尉見八十一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

癸丑二年春三月以霍禹為右將軍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霍光卒大將軍光病車駕自臨問為之涕泣

光上書謝恩願分國邑封兄孫山為列侯即日拜光子禹為右將軍光薨諡曰宣成賜葬具如乘輿制度置園

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復福其後世除其賦復為疇疇其爵邑家世相傳為疇世世無有所與預○復除其賦世世無所干預

致堂胡氏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人臣而用天子之禮是宣帝過名器句見賜而霍氏受之非也卒生禹雲山等僭亂之心宣帝亦有以啓之歟四卷七

夏四月以張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魏相上封事版故曰封事曰聖王褒有德以懷萬方顯

有功以勸百寮是以朝廷尊榮今新失大將軍宜顯明功臣以鎮藩國毋空大位以塞爭權車騎將軍安世忠

信謹厚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上乃拜安世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鳳凰集魯今山東兗州大赦是於

三書鳳凰再為之教而以霍山為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特筆也自相給事中之矣

劉大焉帝之自欺甚矣霍山為奉車都尉領尚書事御事皆得以燕見言中之矣事而霍氏之權失綱日皆特書之劉章見十目上思報大將軍德乃封光兄孫山為樂平縣名故城在出

縣侯使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魏相因許廣漢見上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春秋隱公三年尹氏卒公羊傳尹

貶易為貶譏世卿非禮也注世卿惡宋三世為大夫傳公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公羊傳何以不名宋三

者世世尹氏也秉政久必奪君之威權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注禮不臣妻之父母國內皆

臣無娶道宋三世內娶故公族以弱今光死子復為右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塔據權勢任兵官夫人顯及

妃黨益強卒生篡弒故君子惡之今光死子復為右將軍諸女皆通籍名籍長信宮皇后驕奢放縱恐寢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

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丙去不奏相復因許伯即許廣漢白去

副封以防壅蔽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帝興於閭閻知民事之艱難霍光既薨始親政事厲精為治五

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敷陳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於子

孫終不改易其子孫及拜刺史守相十三部刺史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

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二千石謂郡守國相俸月百二十斛又有真二千石月百五十斛又有中二千石中滿也月百八十斛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明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

鳳凰集魯

魏相給事

魏相諫寵霍氏

白去副封

真二千石

漢世良吏  
於是爲盛

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  
表選用嘗蒙增秩賜金進爵所旌表者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



綱鑑易知錄卷十六

通鑑綱目定本

周之炯靜專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漢紀

孝宣皇帝

賜王成爵

是後俗吏  
多為虛名

甲寅三年春三月賜膠東相王成爵關內侯。詔曰膠東見十二卷第三相王成勞來並去聲不怠流氏自占去聲也。自隱度戶口之八萬餘口治有異等之效其賜成爵關內侯但賜爵秩中二千石見上後詔問郡國上計長數而著名籍也。史守丞上計者奉上下戶口錢穀之數也國使長史郡使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偽自增加以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為虛名云。

致堂胡氏曰甚哉事之難乎核實也史稱宣帝有名實不相應者必知其所以然而王成以偽增流民蒙顯賞自是俗吏多為虛名而綜核名實之政其疵多矣夫所謂虛名者乃人臣讐君上之姦術也人君不篤實而好之天下之理亂矣實則聚斂而名曰理財用實則措克而名曰抑兼并實則開邊而名曰討不庭實則尙同而名曰一衆志移囚於外舍而奏囹圄空水旱不以聞而稱大有年諫諍路絕則曰無事可言賢才盡廢則曰小人退聽人君樂其名良是也使之誇誦太平玩心燕安而不知天變實彰地變實著人心實離禍亂自此而起矣故為天下國家者貴實則益隆虛則損自古不易之道也

夏四月立子奭為皇太子。霍顯聞立太子怒不食曰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為王邪。復教后

毒太子數。朔召賜食保阿保護阿倚太子之人輒先嘗之。后挾毒不得行。五月丞相賢致仕。賢致仕何予知止也

誅死賢首致仕。賢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安車駟馬罷就第。丞相致仕自賢始。六月以魏相為丞相丙吉為御史大夫。賢者大有逕庭至於丙魏輔政並書於册則帝之用人又可觀矣一卷第三以疏廣為太子

太傅。附兄子受為少傅。太子外祖父平恩漢縣故城在直隸廣侯許伯許廣以為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

疏譚許  
家舜護太子

蕭望之雨  
電疏

罷霍禹屯  
吳

置廷尉平

路溫舒尙  
德緩刑書

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且太子官屬已備，復使舜護太子家。示陋。示天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以語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

由是見器重。大去大雨雹。見十二大行承蕭望之上疏言：陛下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專權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木心，私家盛者公室危。

惟陛下躬萬機，選同姓學賢才，以為腹心，與參政謀，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則庶事理矣。上素聞望之名，拜為謁者。國秋九月地震，詔求直言。省京師屯兵，罷郡國宮館，假貸貧民。書美以張安世為衛將軍，諸軍皆屬以

霍禹為大司馬，罷其屯兵。特筆也而霍氏之權盡收矣故書罷其屯兵而霍氏解領軍見三霍氏驕侈縱橫，上頗聞霍氏毒殺許后而未察，乃徙光女壻未央衛尉范明友中郎將羽林監任勝，長樂衛尉鄧廣漢為他官。更以張安世為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以霍禹為大司馬，罷其屯兵官屬，諸領胡越騎羽林

及兩宮衛尉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見上卷子弟代之。冬十二月，置廷尉平。病初，孝武之世，使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見十三卷第七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人有犯法或見或知而不舉告緩深故之罪。吏

害及故入人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例也。況也。郡國承用者，或罪同而論平聲。異姦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傅附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與死例相議者咸冤傷之。廷尉史路溫舒上書曰：臣聞秦有十

失，其一尙存。治獄之吏是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祝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此虞書大禹謨篇辭事罪也經常也謂法可以殺可以無殺殺之則恐陷於非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

相毆，以刻為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夫人情安則

鄭昌請制  
定律令

兩電殺人  
霍氏謀反  
伏誅

徐福請押  
制霍氏  
曲突徙薪

焦頭爛額  
為上客

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擬不入。刻木為吏。期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唯陛下省法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上善其言。詔以廷史任輕祿薄。置廷尉平。秩六百石。員四人。每季秋後請讞。見第十二卷涿郡今直隸順天府涿州太守鄭昌上疏言。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忌。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為亂首矣。

乙卯四年夏五月山陽今山東濟陰東昌府雨雹殺人。秋七月霍氏謀反。伏誅夷其族。皇后霍氏廢。賊未

有不書主名者此其書曰霍氏何衆辭也是故霍氏舉族皆反則書氏爾朱舉族可誅則書爾朱氏見三氏於是雲山自殺耳皆以伏誅書謀上也故后亦以自廢為文謀反書氏終綱目一而已

霍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朔相對啼泣自怨謀令太后昭帝為博平君宣帝外祖置酒召丞相魏平恩侯

許廣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事覺七月雲山明友自殺禹要腰斬顯及諸

女昆弟皆棄市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十家皇后霍氏廢處昭臺宮封告者皆為列侯初霍氏奢侈茂陵陝今

西西安府徐福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謂不見施行至是人為徐

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通入擊旁有積薪客謂主人更耕為曲突遠徙其薪不

否者且有火患主人不應俄而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救火被坐於上

行杭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向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

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邪主人乃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上乃賜福帛十

匹。以爲郎。帝初立。謁見太廟。大將軍光驂乘。乘車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上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張安世代光驂乘。上從容肆體。甚安近焉。故俗傳霍氏之禍。始於驂乘。

司馬溫公曰。靈光久專大柄。不知避去。多置親黨。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憤於上。吏民積怨於下。切齒側目。待時而發。其得免於身幸矣。況子孫以驕侈趨之。雖然。彘使孝宣專以祿秩賞賜富其子孫。使之食大縣奉朝請亦足以報盛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之以兵。及加裁奪。遂生邪謀。豈徒霍氏之自禍哉。亦孝宣醜釀以成之也。夫以顯萬雲山之罪。雖應夷滅。而光之忠勳不可不祀。遂使家無噍類。孝宣亦少恩哉。

以朱邑爲大司農

以龔遂爲水衡都尉

九月。以朱邑爲大司農。邑少爲桐鄉安慶今江南。奮夫。廉平不苛。以愛利愛人爲行。未嘗笞辱人。存問孤

老。吏民愛敬之。遷北海今山東青州府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醇厚篤於故舊。公正不可交。以私身爲列卿。居

處儉節。祿賜以共。族黨家無餘財。及卒。天子下詔稱揚。賜其子金百斤。以奉祀。龔遂爲水衡都尉。先

是渤海今直隸河間府滄州。歲饑。盜賊並起。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龔遂。拜渤海太守。召見。問何以治盜賊。對曰。海瀕

濱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潢池。言如小兒戲弄兵中耳。

潢池。言如小兒戲弄兵之不難也。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惟

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遺。乘傳轉去擊。至

渤海界。郡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敕屬縣。罷逐捕吏。諸持田器者。皆爲良民。吏無得問。持兵者乃爲賊。遂單

車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鉤。刈鎌也。鎌音廉。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

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遂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

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勞來循行。上郡中皆有畜積。訟獄止息。至是入爲水衡都尉。主都水及上林苑。

丙辰。元康元年。春。正月。初作杜陵。見上卷。南園久矣。於是始作治焉。夏。五月。追尊悼考。見上卷。爲皇

龔遂治渤海

帶牛佩犢

追尊悼考  
爲皇考



天地之大  
義生人之大  
倫宣帝亂倫  
失禮

殺京兆尹  
趙廣漢

以尹翁歸  
為右扶風

考立寢廟。有司復言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於是立廟。

程子曰為人後者謂其所後者為父母而謂其所生者為伯叔父母此天地之大義生人之大倫不可得而變易者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是以先王制禮既明大義降其服以正統緒然不以正統之親疏而皆為齊衰不杖著以別之則所以明其至重而與諸伯叔父不同也宣帝稱其所生為皇考亂倫失禮固已甚矣而後之議禮者又不能推所生之至恩以明尊崇之正禮乃欲奉以高官大國但如莽親尊屬故事則亦非至當之論也要當揆量事體別立殊稱若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而使其子孫襲爵奉祀則於大統無嫌貳之失而在所生亦極尊崇之道矣然禮謂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云者猶以父母稱之何也曰既為人後則所生之父母者今為伯叔父母矣然直曰伯叔父母則無以別於諸伯叔父母而見其為所生之父母故其立文不得不爾非謂既為人後而猶得以父母名其父母也

殺京兆尹趙廣漢。謂能矣雖有非豈足以死哉故綱目甚之書殺趙廣漢好用世吏子孫。

新進年少者見事風生無所回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為持難以私怨論殺男子榮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

史按驗廣漢疑丞相夫人殺侍婢欲以脅丞相乃將吏卒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收奴婢十餘人去

丞相上書自陳事下廷尉治不如廣漢言上惡之下廣漢廷尉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竟坐要斬廣漢廉明

威制豪強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以蕭望之為平原太守復徵入守少府上選博士諫官通政事者補

郡國守相郡守國相以諫大夫蕭望之為平原今山東濟南府德州太守望之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出諫官以補郡吏然朝

無諍臣則不知過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上乃徵望之入守少府見八卷以尹翁歸為右扶風翁

歸為人公廉明察為東海見上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定國欲託邑子同邑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現

曰退謂邑子云此賢將指翁歸太守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各有記

籍披籍取人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改行自新以治郡高第入為右扶風今鳳翔府見選用廉平以為右職高職也

馮奉世矯制破莎車

韓增所舉得人蕭望之諫封馮奉世

詔鄭吉還屯渠犂

魏相諫擊匈奴

接待以禮。好惡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緩於小弱。急於豪彊。課常為三輔見十二卷。最其在公卿間。清潔自守。

語不及私。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故尤得名譽。○莎車叛。衛候馮奉世矯發諸國兵擊破之。以奉世為

光祿大夫。○莎車書叛。不為無罪。奉世破之不為無功。然矯之一字。○上令羣臣舉可使西域者。前將軍韓增

舉馮奉世以衛候名。使持節送諸國。客會莎車。立為王。因以莎車名國去長安二千八百里。王弟呼屠除。徵與

旁國共殺其王萬年。及漢使者自立。敵血叛漢。奉世以節諭告諸國。發其兵。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

傳○去聲。首長安。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其人。議封奉世。蕭望之以為奉世擅矯制發兵。雖有功效。不

可以為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要。功萬里之外。為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乃以為光祿大夫。

○丁巳。二年春。二月。立健仔王氏為皇后。○上欲立皇后。懲艾霍氏欲害皇太子。乃選後宮無子而謹慎者。立

長陵王健仔。○見十四卷。為皇后。令母養太子。○夏五月。詔二千石察其官屬。治獄不平者。郡國被疾疫者。毋出今

年租。○匈奴擾車師田者。詔鄭吉還屯渠犂。○匈奴擾車師田者。自常情觀之。與兵誅討可也。魏相深見遠識

之地。果何關於勝敗之數乎。○匈奴大臣皆以為車師○西域地肥美。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人國。不可不

爭。數朔遣兵擊車師田者。○地節三年。侍郎鄭吉將免刑罪人田渠犂。發諸國兵與所將田士擊車師破之。車師

在輪臺東。鄭吉將渠犂田卒救之。為匈奴所圍。吉上言願益田卒。上與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擊其右地。使不

敢復擾西域。魏相諫曰。臣聞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

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特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

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閒者。匈奴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

丙魏同心  
輔政  
以蕭望之  
為左馮翊

丙吉絕口  
不道前恩

無德不報

有陰德者  
必享其祿  
張安世謹  
慎周密

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按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八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報織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與。而在蕭牆之內也。上乃遣常惠將騎往車師迎鄭吉。吏士還渠犂。相好觀漢故事。數朔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敕掾史官按事郡國。及休告請假還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與丙吉同心輔政。以蕭望之為左馮翊。帝以蕭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為左馮翊。今西安府同州見望之從少府出。為左遷。即移病。移文上使侍中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

考功。君前為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即起視事。

戊午。三年春。三月。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漢縣。故城在江西侯。存漢之俗。猶厚也。故書予之。封丙吉

等為列侯。故人阿保賜物有差。雌丙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初宣帝號皇曾孫。見上卷第七。遭遇。自免。後天子絕口不道

前恩。見同會掖庭。見同宮婢自陳。嘗有阿保阿保之功。辭引使者丙吉知狀。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

不言大賢之初。張賀嘗為弟安世稱皇曾孫之材美。及徵怪。徵兆安世輒絕止。以為少主昭在上。不宜稱述。曾

孫。及帝即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庭令見同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詔曰。朕微眇時。丙吉史曾許舜。皆

有舊恩。張賀輔道。朕躬脩文學經術。恩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不云乎。無德不報。詩大雅抑之篇曰。無封賀子彭

祖。及吉曾舜。皆為列侯。故人嘗有阿保之功者。皆受官祿田宅財物。各以恩深淺報之。吉臨當封病。上憂其不

起。夏侯勝曰。有陰德者。必享其祿。今吉未獲報。非死疾也。果瘵。張安世自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安世

謹慎周密。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

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為通有郎功高不調去聲自言安世曰君之功高明

主所知人臣執事何短長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夏六月立子欽為淮陽今河南開封府陳州王不悉書書

欽何帝所愛欲立為疏廣疏受請老賜金遣歸前稱兄子受矣此其不稱兄子何不以廣掩受者也請書

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太傅疏廣謂少傅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老子下今宦成名立如此不去

懼有後悔即日俱移病移文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故人設祖道

祭道神曰祖祖供張並去聲○供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去聲○兩一車也一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

或歎息為去聲之下泣廣受歸鄉里家山東兗州府嶧縣日令其家賣金供具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樂或勸以為子

孫立產業者廣曰吾豈老諄諄不念子孫哉願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

增益之以為贏盈餘但教子孫息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既無

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

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

致堂胡氏曰以宣成名立為榮而求免於危辱此非君子之高致而疏廣甘以自居何也曰此廣所以加

人教等而古今未之知也太子年既十二其資質志趣已可概見觀其親政之時年二十七而猶不肯召

致廷尉為下獄以至再屈師傳於牢獄而卒殺之則其憤憤有素疏廣之已熱知其不可扶持而音憤

教誨也是以決意去之觀其語曰不去懼有後悔則其微意可見矣易曰君子見幾而作疏廣有焉音

繪辭下傳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  
繫辭下傳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以潁川太守黃霸守京兆尹尋罷歸故官黃霸為潁川今河南開封府許州太守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

安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由○主糾察郡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重聽何傷或問其故

治道去其  
泰甚

章玄成伴  
狂不應召

求金馬碧  
雞之神

王褒聖主  
得賢臣頌

霸曰數明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姦吏因交代之際囊匿簿書盜去官物公私費耗甚多皆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上其泰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尋不久坐法貶秩詔復歸潁川為太守

己未四年春正月右扶風尹翁歸卒三輔未有書卒者大司馬衛將軍富平今山東濟南府樂陵縣侯張安世卒

敬曰以韋玄成為河南太守初扶陽南徐州蕭縣節侯韋賢薨長子宏有罪繫獄家人矯賢令以次子

玄成為後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佯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友人侍郎章奕上疏

言聖王貴以禮讓為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使得自安衡門之下衡門橫木為門言淺陋也詩而丞相御史

遂以玄成實不病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帝高其節以為河南今河南府太守

庚申神爵元年前年神爵集長樂宮今故改元神爵春正月帝如甘泉郊泰時見十四卷第六汾陰同

遣諫大夫王褒求金馬碧雞之神祠祀神武帝之故舉也孝宣中與胡為醴而行之然郊泰時祠后土猶有可諫者至遣諫大夫而求金馬碧雞之神則求非所求矣尤甚矣

故顯書以譏之上頗脩武帝故事謹齋祀之禮以方士言增置神祠聞益州今雲南府有金馬金形碧雞似雞碧雞碧形之神遣

褒持節求之初上聞褒有俊才召見使為聖主得賢臣頌其辭曰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故君人者勤於求賢

而逸於得人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惛誠則上不然其信及其遇明君也運籌合

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烈龍興

而致雲易乾卦雲從龍風從虎蟋蟀俟秋吟吟蟋蟀似蝗而小一名促蟀蟾同出以陰有時故曰出以陰明明在朝穆

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彰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必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翼乎

諫大夫王吉謝病歸

趙充國擊先零

百聞不如一見

趙充國屯田湟中

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休徵自至。壽考無疆。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姓籍名鏗。堯舜時人。啣噓音。

吁○虛呼吸如喬松。王喬赤松子皆仙人。哉。上頗好神仙。故褒對及之。後京兆尹張敞亦勸上斥遠方士。游心帝王之術。

由是悉罷尙方待詔。諫大夫王吉謝病歸。以病免實也。謝病歸託也。書諫大夫謝病歸病帝也。綱目書謝病歸一而已。上頗修飾宮室車服。

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諫大夫王吉上疏曰。陛下惟思世務。將與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思之。可謂

至恩。未可謂本務也。臣聞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故宜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所使所以宣德。此其

本也。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願陛下述舊禮。明王制。馭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周成康節儉天下安

寧刑措四宗在位五十九年壽何以不若高宗。殷武丁中興號為高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今上下僭差。是以貪財誅利。不畏

死亡。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上以其言為迂闊。吉遂謝病歸。趙充國將兵擊之。先零羌楊玉叛。夏四月。遣後將軍

趙充國將兵擊之。先零羌侯楊玉背畔。攻城邑。殺長吏。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

對曰。無踰於老臣者矣。上問度。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險度。臣願馳至金城。今陝西臨洮府蘭州圖

上上方略。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視。老臣勿以為憂。上笑曰。諾。大發兵。遣充國將之。以擊

西羌。六月。有星孛于東方。秋七月。充國引兵擊叛羌。叛羌多降。詔復遣將軍辛武賢等將兵擊之。尋詔罷

兵。留充國屯田湟。黃中。今陝西行都司四寧衛。六月。趙充國至金城。常以遠斥候。見第十三卷第五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

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西至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欲以威信招降

罕。漢上拜。皆西羌種。及刼略者。解散虜謀。徵其疲劇。極乃擊之。酒泉。今陝西行都司肅州衛。太守辛武賢奏言。以七月分兵出擊罕。冬復擊之。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以為先零首為畔逆。當捐罕并闡昧之過。先行先零之

趙充國上  
屯田奏

趙充國便  
宜十二事

以張敞為  
京兆尹

張敞以經  
術自輔  
鳳皇甘露  
降集

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天子下其書。議者咸以為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

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乃拜許延壽強弩將軍。武賢破羌將軍。詔充國引兵並進擊罕开。充國上書。以為先

誅先零。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不服。涉正月擊之。七月。璽書報從充國計。後罕开竟不煩兵而下。上詔武賢

等。以十二月與充國合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敵。作奏未上。會得

進兵璽書。遂上屯田奏曰。羌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西至漢。門。亦

屬金城。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百畝以上。臣願罷騎兵。留步兵。分屯要害。見卷三。處。浚溝渠。治湟

限。湟水名。在蘭州。西一名金城。河人二十畷。同。益積畜。省大費。謹上田處及器用簿。上報曰。即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

當何時得決。熟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善之善

者。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一屯田致穀。二據其肥饒。三民不失業。四

得必勝。八無經阻。遠九不損威。武虜難乘。聞十無驚。罕开使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唯明詔采擇。充

生他變。十一治湟。陜橋。以制西域。十二豫息。徭役。以戒不虞。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唯明詔采擇。充

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

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綱以張敞為京兆尹。目初敞為山陽太守。時膠東盜賊起。敞自請治之。拜膠

東相。明設購賞。傳相斬捕。國中遂平。時長安多盜。上以問敞。敞以為可禁。乃以為京兆尹。敞求得偷盜會長數

人。召見責問。令致諸偷。以自贖。一日得數百人。由是市無偷盜。敞賞罰分明。而時時越法。有所縱舍。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不純用誅罰。以此能自全。朝廷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  
辛酉二年春二月。鳳皇甘露降。集京師。赦夏五月。趙充國振旅而還。秋。羌斬楊玉以降。置金城屬國以處

趙充國振旅而還

蓋寬饒自到北闕

鄭昌諫寬饒

都護之置自鄭吉始

之。書軍還多矣未有書振旅而還者書振旅而還特趙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除斬降溺飢死定計遺

脫。算定其所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以爲此四千人必得歸漢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見二十五

而還秋羌若零等共斬楊玉首帥四千餘人降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秋九月司隸校尉蓋寬饒自到

北闕下。於是上下寬饒吏寬饒自到其不書下之吏何甚寬饒也曷爲甚之寬饒謂刑餘爲周召可也而語

權衡司隸校尉職掌徒隸蓋寬饒剛直公清數犯上意時方用刑法任中書官作任中書官寬饒奏封事見上

十曰方今聖道浸微儒術不行以刑餘之官刀鋸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又引易傳謂之傳言五帝官天下

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賢聖書奏上以爲寬饒怨謗下其書執金吾應劭曰吾禦也掌執金革以禦

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以爲寬饒旨意欲求禪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上書訟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

藿爲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爲之不起寬饒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許廣漢之屬視下無金

張金日磾之託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爲名不敢不言

上竟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到北闕下衆庶莫不憐之綱以鄭吉爲西域都護綱匈奴日逐王即如休屠王

見十四先賢揮綱日與握衍胸鞞低單于于猶漢言有隙率其衆降漢使人至渠犂見上與鄭吉

相聞吉發諸國五萬人迎之將詣京師吉威振西域遂并護車師見同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

於是中西域而立幕府見十四治烏壘城去陽關在陝西行都二千七百餘里督察烏孫康居俱見十等三十

六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卷三

綱壬戌三年春三月丞相高平今陝西平涼侯魏相卒證曰綱夏四月以丙吉爲丞相吉尙寬大好禮讓掾



丙吉問牛喘

硯吏有罪。輒與長休告。休告歸假也。務掩過揚善。終無所案。曰。以公府而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因以為故事。嘗出逢羣鬪。死傷不問。逢牛喘。并。使問逐牛行幾里矣。或譏吉失問。吉曰。民鬪。京兆所當禁。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問也。方春。未可熱。恐牛近行。用也。暑故喘。此時氣失節。三公調陰陽。職當憂。時人以為知大體。

司馬溫公曰。夫宰相所以治陰陽者。豈拱手端冕。無所施設。而陰陽自調。蓋亦佐人主治。庶政安四海。使和氣洋洋。薄於宇宙。旁暢周達。浸潤滲漉。明則百姓洽幽。則鬼神諧。然後寒暑時至。萬物阜安。當丙吉為政之時。政治之不得刑罰之失中。不肖之未去。忠賢之未。薄音博。滲音森。進可勝紀。裁釋此不慮而慮於牛喘。以求陰陽不亦疎乎。去聲。漉音六。

益小吏俸

以韓延壽為左馮翊

秋。七月。以蕭望之為御史大夫。八月。益小吏俸。勤廉也。帝於是可謂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無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已下俸十五。以韓延壽為左馮翊。見上。始延壽為

馮翊。見上。卷九。太守承趙廣漢。見同。之後。俗多怨讎。延壽教以禮讓。黃霸。見上。代之。因其迹而大治。延壽接待下

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吏聞者自傷悔。或自刺。咸。死。為東郡。今山東。太守。三歲。令

行禁止。斷獄大減。由是入為馮翊。行上。懸至高陵。今陝西西安府高陵縣。民有昆弟訟田。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

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平。民有骨肉爭訟。咎在馮翊。是日移病。移文。稱病。入臥傳。轉去。舍。猶今。閉閣。思過。於是

訟者自悔。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爭。郡中欽同。然。傳轉。相敕厲。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敢以辭訟。自言者。推其

至誠。吏民不忍欺給。臺上聲。

癸亥。四年。夏。四月。賜潁川太守黃霸爵關內侯。霸在郡八年。政事愈治。是時鳳皇神爵。數朔。集郡國。潁川

尤多。於是賜爵關內侯。後數月。徵霸為太子太傅。冬。十月。鳳皇集杜陵。見上。河南太守嚴延年棄市。延

年陰鷲。至。鷲擊也。凡鳥之。勇獸之猛。皆曰鷲。酷烈。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平。府上。流血數里。河南今河南。號曰屠伯。延年素輕黃

鳳皇集杜陵 屠伯

閉閣思過

黃宣帝

霸。見其以鳳皇被褒賞。心內不服。郡界有蝗。府丞義名義失其姓出行上聲。蝗巡行捕也。延年曰。此蝗豈鳳皇食邪。義恐

見中去聲傷。乃上書言延年罪。因自殺以明不欺。事下按驗。得其怨望誹謗數事。坐不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

見上卷三來。適見報囚。論四曰報大驚。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歸。

掃除墓地耳。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智其母。

甲子。五鳳元年。冬。十二月。朔。日食。殺左馮翊、韓延壽。韓延壽代蕭望之為左馮翊。望之聞延壽在東郡

見上。放散官錢千餘萬。使御史案之。延壽即部吏案。較望之在馮翊見上時。稟稟主藏穀機主養官錢。放

散百餘萬。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時望之為御史大夫聞事不敢不問。而為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

望之卒無事實。而延壽以車服侍衛奢僭逾制等數事。竟坐棄市。百姓莫不流涕。

致堂胡氏曰。延壽所以反案望之者。由望之先激之也。兩人相許。上不直延壽。則有司承望風旨。蕭得無事而韓獨蒙辜。正使延壽有麗於法者。其為潁川黃霸因之。而大治其為東郡。令行禁止。而被擯其為馮翊。恩信偏於二十四縣。而民不忍。兼是三者。不足以贖其罪乎。而加以棄市之刑。孝宣於是乎失君道矣。

三者足以贖罪

乙丑。二年。秋。八月。左遷蕭望之為太子太傅。免光祿勳。平通侯楊惲。為庶人。楊惲。敏之子。廉潔無私。然

伐其行能。又性刻害。好發以陰伏。由是多怨。與太僕戴長樂相失。長樂上書告惲。以主上為戲。語尤悖逆。詔免

為庶人。

丙寅。三年。春。正月。丞相博陽侯丙吉卒。魏丙之卒。皆書爵與景武以來。明他相不同者。所以表其賢也。吉病。上臨問。以誰可以自代者。

吉薦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薨。諡曰定。後三人居位皆稱吉。上稱吉為知人。二月。以黃霸為丞相。霸材長

於治民。及為丞相。功名損於治郡。時京兆尹張敞舍鵝。本作鵝。鵝。大面青色。出飛集丞相府。霸以為神鵝。

丙吉知人 鵝雀

高黃霸薦史

初置常平倉

耿壽昌策漕運

楊惲報孫會宗書

南山種豆歌

議欲以聞。後知從做舍來。乃止。做奏挾詐偽以奸干名譽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惡。霸甚慙。時史高以外戚貴重。霸薦高可太尉。見十一卷二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見七十二卷七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冤刑。邑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高帷幄近臣。朕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之。霸免冠謝罪。數日乃決。自是後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為首。

丁卯四年春。匈奴呼韓邪耶單于稱臣。遣弟入侍。減戍卒什二。○穀石五錢。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歲豐穀賤。農人少志恤民也。書常平倉始此。自元康宣帝年號以來。比連也。年豐稔。任上。穀石五錢。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歲豐穀賤。農人少

利。故事歲漕水運。關東穀四百萬斛。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見上宏農今河南河南府靈寶縣河東今山西平陽府上黨今山西

太原今山西太原府郡穀。供京師。可省漕卒過半。又奏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增其價而糴。以農穀貴時減價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夏四月朔日食。○殺故平通侯楊惲。○趙蓋韓楊之死。人心不服。觀之廣漢延壽書。殺寬饒書。自到皆不去。其官猶曰。當任職之時云爾。至於楊惲。已免為庶人久矣。今以綱目然且書曰。故平通侯則免。不以罪不予。其免為可知。免猶不予。而况於殺之乎。此宣帝之所以雜霸。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以財自娛。其友人孫會宗與惲書。為言大臣廢退。常闔門惶懼。為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

通賓客。有稱譽。惲宰相子。父敵為。有材能。少顯朝廷。一朝以掩。昧語言見廢。內懷不服。報書曰。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常為農夫以沒世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炰羔。斗酒自勞。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扣缶而呼烏烏。快耳者。真秦聲也。惲秦人。故云。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平聲。○喻種一頃豆。落而為其。其○喻賢人。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裋低昂。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又惲兄子譚謂惲曰。侯罪薄。又有功。且復用。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敢指斥。天不足為盡力。譚曰。縣

其不可也。又惲兄子譚謂惲曰。侯罪薄。又有功。且復用。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敢指斥。天不足為盡力。譚曰。縣

其不可也。又惲兄子譚謂惲曰。侯罪薄。又有功。且復用。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敢指斥。天不足為盡力。譚曰。縣

其不可也。又惲兄子譚謂惲曰。侯罪薄。又有功。且復用。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敢指斥。天不足為盡力。譚曰。縣

其不可也。又惲兄子譚謂惲曰。侯罪薄。又有功。且復用。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敢指斥。天不足為盡力。譚曰。縣

其不可也。又惲兄子譚謂惲曰。侯罪薄。又有功。且復用。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敢指斥。天不足為盡力。譚曰。縣

其不可也。又惲兄子譚謂惲曰。侯罪薄。又有功。且復用。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敢指斥。天不足為盡力。譚曰。縣

其不可也。又惲兄子譚謂惲曰。侯罪薄。又有功。且復用。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敢指斥。天不足為盡力。譚曰。縣

其不可也。又惲兄子譚謂惲曰。侯罪薄。又有功。且復用。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敢指斥。天不足為盡力。譚曰。縣

趙魏韓楊  
之死

五日京兆

以章立成  
為淮陽中  
尉

漢家自有  
制度

官實然。蓋司隸。見上韓馮翊。見上皆盡力吏也。俱坐事誅。或上書告惲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當惲大逆無道。腰斬。

司馬溫公曰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為丞相于定國為廷尉而趙蓋韓楊之死皆不厭衆心惜哉其為善政之累大矣周官司寇之法有議賢議能若廣漢延壽之治民寬饒惲之剛直雖有死罪猶將宥之況罪不足以死乎  
趙廣漢  
見上三

匈奴郅支單于攻呼韓邪單于走之。遂都單于庭。

戊辰。甘露元年。春。免京兆尹張敞官。復以為冀州刺史。楊惲之誅。公卿奏敞。惲之黨友。不宜處位。上惜敞材。獨寢其奏。不下。敞使掾官屬絮如舜案事。舜私歸其家。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即收舜。繫獄驗治。

竟致其死事。會立春。行上聲察視也。冤獄使者出。舜家載尸自言。使者奏敞賊殺不辜。上欲令敞得自便。即先下前奏。免為庶人。敞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命名也脫其籍籍而逃亡數月。京師吏民解懈弛。枹浮鼓數朔起。枹擊鼓杖也擊鼓所以警

衆數起者言而冀州今直隸真定府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使使者即家召敞。妻子皆泣。敞獨笑曰。吾身亡命為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裝隨使者詣公車。見上引見。拜冀州刺史。到部。盜賊屏息。丙以章

玄成為淮陽中尉。皇太子柔仁好儒。見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繩下。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

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上由是疏太子。而愛次子淮陽。見上憲王欽。常欲立

之。然因太子起於微細。後時許上少依許氏。後父許廣漢家及即位。而許后以弒死。見上故弗忍也。久之。上拜章玄成為淮陽中尉。以玄成嘗讓爵於兄。見上欲以感喻憲王。由是太子遂安。匈奴兩單于呼韓邪皆遣

拜章玄成為淮陽中尉。以玄成嘗讓爵於兄。見上欲以感喻憲王。由是太子遂安。匈奴兩單于呼韓邪皆遣

拜章玄成為淮陽中尉。以玄成嘗讓爵於兄。見上欲以感喻憲王。由是太子遂安。匈奴兩單于呼韓邪皆遣

拜章玄成為淮陽中尉。以玄成嘗讓爵於兄。見上欲以感喻憲王。由是太子遂安。匈奴兩單于呼韓邪皆遣

拜章玄成為淮陽中尉。以玄成嘗讓爵於兄。見上欲以感喻憲王。由是太子遂安。匈奴兩單于呼韓邪皆遣

拜章玄成為淮陽中尉。以玄成嘗讓爵於兄。見上欲以感喻憲王。由是太子遂安。匈奴兩單于呼韓邪皆遣

黃龍見

子入侍。綱夏四月黃龍見。現

綱己巳二年夏四月營平侯趙充國卒。綱匈奴款塞請朝。綱匈奴呼韓邪單于款叩也。五原塞。在陝西延安府神木縣願奉

也。國珍國中寶朝。三年正月旦朝賀。詔有司議其儀。丞相御史曰。聖王之制。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

夷狄。單于朝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蕭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

王上。天子采之。詔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

望之之議  
非禮

荀悅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于天下也戎狄道里遠遠人迹介絕故正朔不及禮教不加非尊之也詩云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故要荒之君必奉王貢若不供職則有辭讓號令加焉非敵國之謂也望之亂天常非禮也  
註音王要荒四句見三卷四



綱鑑易知錄卷十七

通鑑綱目定本

漢紀

周之炯靜專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孝宣皇帝

綱庚午三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還居幕同南北方流沙曰漠沙塞下。上幸甘泉郊泰時。見上卷第五

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上還單于就邸。見第十一卷第五長安置酒建章宮。見第十四卷第九饗賜之。二月遣歸國。單于請居光錄

塞。即五原城。見第十四卷第五自是烏孫見第十四卷第五諸國近匈奴者咸尊漢矣。綱畫功臣於麒麟閣。書錄

功臣功臣。目上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在西安府城內未央宮左。署其官爵姓名。惟霍光

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邱賀蕭望之蘇武

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當世。

養心吳氏曰慶元間中興輔佐執優論云定策如博陸濟治如丙魏靖邊如充國置之前列夫誰曰不然

安世以謹厚聞延年以安和著蕭望之梁邱賀以文學顯其他如韓如劉亦不過一藝一能之士未見有

卓然之功也而蘇武大節凜然乃寘之於羣臣之後武之守節如彼其堅也起敬於夷狄如彼其久也序

列如彼其卑也帝豈無見於此哉蓋麒麟之圖繪正遠人觀聽之所繫彼其平昔之所畏慕者知有武而

已一旦顯瞻傑閣歷數元勳而疇昔敬畏之人乃眇然特居羣臣之後必相顧駭愕私相告語以中郎之

大節如此且居羣臣之下則凡儼然其右者其功德顯可量歟將益信中國人材之盛為隱然有虎豹在

綱鳳皇集新蔡。今河南汝寧。於凡六書矣。綱目書鳳皇七而昭帝一書宣。綱丞相霸卒。以于定國為丞相。

謹功臣於麒麟閣十一人

鳳皇集新蔡。今河南汝寧。於石渠閣

立五經博士

皇孫驚生

王政君

宣帝開三大殿

立王氏為皇后

二卷 四 詔諸儒論五經異同。施讐論易周堪孔霸論書薛廣德論詩戴聖論禮公羊蕭望之等平奏。所謂無上

親稱制臨決。立梁邱易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梁邱復姓名賀從京房受易夏侯復姓大夏侯名勝其先夏

侯名建勝之從父子也勝以書授建建又事歐陽高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穀梁復姓名皇孫驚生

淑一名赤孔子以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子夏授穀梁穀梁為經作傳博士秦官名掌通古今皇孫驚生

皇孫生不書書驚生何驚王政君所生也王皇太子所幸司馬復良娣見十五病死太子忽忽不樂帝令皇

氏之墓漢之中否自驚生始矣故謹書之王皇太子所幸司馬復良娣見十五病死太子忽忽不樂帝令皇

后擇後宮家人子見十卷得元城今直隸大名府元城縣王政君送太子宮政君故繡衣御史賀見十四之孫女也是歲

生成帝於甲館音觀畫堂甲者甲乙之次為世適嫡皇孫帝愛之自名曰驚驚字太孫常置左右

壬申黃龍元年春三月有星孛于王良閣道入紫微宮王良五星在奎北飛閣之道天子欲遊別宮之道占一星不見

則輦路不通動搖則宮掖之內兵起紫微見三一卷一帝寢疾以史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蕭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周堪為光祿大

夫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冬十二月帝崩東萊呂氏曰申韓之書流毒後世何其遠耶宣帝好觀申子君臣之篇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綜核

太子奭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太后矣元帝視之則曾祖母也於是復稱皇太后而

書尊曰太皇太后者豈太皇太后之上無以稱之故云爾歟

孝元皇帝名爽宣帝太子在位十六年壽四十三歲而崩諡法行義悅民曰元帝奉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矣

癸酉孝元皇帝初元元年春正月葬杜陵見上三月立健仔見十四王氏為皇后以公田及苑振業貧

氏賦貸種食書嘉恤夏六月大疫詔損膳減樂府員省苑馬以振困乏書救災也書秋九月關東大



元帝小善無益

置戊已校尉

劉更生明經有行

蕭望之請罷中書官

水。饑。以貢禹為諫大夫。罷宮館希幸者。減穀食寺馬。肉食獸。元帝繼統之初他務未遑首以公田振業資

馬凡見於綱目所書者班班可紀雖文景初政未有是也然治道不進反為基禍之主何哉優柔不斷威宜用權大本既已不立縱有一二小善無益於事書之不沒其賢所以示人君不可不知所本。上素聞

王吉貢禹皆明經潔行。遣使者徵之。召之。吉道病卒。禹至。拜為諫大夫。問以政事。禹言古者人君節儉什一而稅。

亡他賦役。故家給人足。惟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天子善其

言。下詔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

司馬溫公曰忠臣之事君也責其所難則其易者不勞而正補其所短則其長者不勸而遂孝元優游不斷讒佞用權當時之大患也而禹不以為言恭謹節儉孝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言之何哉使禹之智不

足以知烏得為賢知而不言為罪愈大矣

置戊已校尉。屯田車師故地。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皆有正位惟戊已寄治耳今所置校尉亦無常居故取戊已為名屯田車師見上卷第四

甲戌二年春正月。下蕭望之。周堪及宗正劉更生。即劉獄皆免為庶人。元帝至是已不可與有為矣望之

二載乃與更生俱以無罪被繫至於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暨詰問得知。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蕭望之周又復不能正其欺問之罪乃反黜免堪等其昏庸若此尙可與之有為哉。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蕭望之周

堪為之副。望之堪皆以師傅舊恩。天子任之。數言治亂。陳王事。選用宗室。明經有行。諫大夫更生。給事中。與

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史高充位而已。由是與望之有隙。中書令弘恭。僕射。夜石顯。恭顯俱自

宣帝時。久典樞機。帝即位多疾。以顯中人。無外黨。遂委以政。事無大小。因顯自決。貴幸傾朝。顯為人巧慧習事。

能深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辭以中傷人。與高為表裏。望之等患苦許史。俱外放縱。又疾恭顯擅權。建白

以為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

刑人之義。曲禮刑人議久不定。出更生為宗正。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譽。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

不在君側

元帝不省  
召致廷尉  
爲下獄

蕭望之有  
愧二疏

朱雲好節  
士

專擅權勢。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卽位。不省醒召致廷尉爲下獄。乃可其奏。後上召堪

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使高言。上新卽位。未以德化

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既下獄。宜因決免。於是赦望之罪。收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爲庶人。隴西今陝西地。震

臨洮府罷黃門狗馬。以禁囿假貧民。舉直言極諫之士。○夏四月。立子鷲爲皇太子。賜蕭望之爵關內侯。給事中。

朝朔望。望之前日以無罪見黜。固當引身而退。高蹈邱園。爲明哲保身之計。可也。賜爵而朝朔望。果何爲哉。

日自殺盡去就不明。以及其身。綱目雖無。貶詞而義則在其中。其有愧二疏多矣。又果見幾之君子乎。是以他

削其官也。卷第五關東饑。○秋七月。地復震。以周堪劉更生爲中郎。諱繫獄。免冬十二月。蕭望之自

殺。以宦者石顯爲中書令。望之何以不書爵病帝也。曷爲病之望之。願命大臣既免爲庶人矣。賜爵固不足

書也。弘恭爲中書令。則不書書石顯何病帝也。曷爲病之望之。願命大臣既免爲庶人矣。賜爵固不足

食矣。不惟不能罪顯。又以爲中書令。是誠何心哉。綱目聯書之所以深病帝也。上復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爲

諫大夫。恭顯白以爲中郎。上器重蕭望之不已。欲倚以爲相。恭顯許史皆側目。更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地

震殆爲恭等。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恭顯疑其更生所爲。白請考奸詐。辭服。遂逮

見十卷第六逮捕繫獄。免爲庶人。會望之子伋亦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教子上書。失大臣體。不敬。請

逮捕。恭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前幸不坐。復賜爵邑。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自以託師傅。終必

不坐。非頗屈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

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令謁者召望之。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望

見十一卷一賦

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飲鴆。天子聞之。驚拊手

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卻食涕泣。哀動左右。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是。

歲恭死。遂以顯為中書令。

司馬溫公曰甚矣孝元之易欺而難寤也夫恭顯之邪說詭計誠有所不能辨也至於望之自殺則恭顯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執不感動奮發以底邪臣之罰孝元則不然雖涕泣不食以傷望之而終不能

**乙亥**三年春罷珠厓郡。珠厓亦作儋耳郡在海中洲上。率數年一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至

賈捐之請棄珠厓

是諸縣叛。上謀於羣臣。欲大發軍。待詔賈捐之。誼之曾孫曰。臣聞堯舜禹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東漸于海。

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東漸三句夏書禹貢篇辭漸漬也。被覆也。流沙在陝西行都司沙州衛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行。故曰流沙。朔南朔北與極南之地也。暨及也。聲謂風聲。教謂教化。

欲與預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臣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上從之。**夏**以周堪為光祿勳。張

猛為光祿大夫。給事中。

以子南君為承休侯

**丁丑**五年春正月。以周子南君。見第十四卷為周承休侯。**夏**六月。以貢禹為御史大夫。禹尋罷鹽

鐵官。常平倉。及博士弟子員數。**匈奴**郅支單于。見第十卷殺漢使者。吉西走康居。見第十四卷

薛廣德諫留射獵

**戊寅**永光元年春。郊泰時。見上**上**郊泰時。禮畢。因留射獵。御史大夫薛廣德曰。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

日撞亡秦之鐘。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去官勞倦。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

**上**即日還。**詔**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三月**雨。去聲雷隕霜殺桑。**秋**上當作帝一說耐見第十四卷祭宗廟。**上**出便門。見十一卷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

詔舉敦樸三月隕霜殺桑薛廣德諫御樓船

自刎。以血汗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悅。先驅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乘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

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遂從橋。**大饑**。丞相定國。御史大夫廣德罷。以連年災**城門**校尉諸

劉更生上書

和氣致祥

夏寒日青

楊興順指

美惡是非何在

葛豐有罪。免左遷。周堪為河東太守。張猛為槐里令。誠於是豐劾堪。猛帝既以是罪豐矣。乃復左遷堪。猛病也。

石顯憚堪猛等。數譖毀之。劉更生懼其傾危。上書曰。臣聞舜命九官。見一卷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

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見一卷至周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則日月薄。食。水泉沸。

拂騰。山谷易處。霜降失節。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

通義也。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

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考祥應之福。災異之禍。杜閉羣枉之門。

廣開衆正之路。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是歲夏寒日青。顯及許史。

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衆口之浸潤。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平上欲以為

助。乃問興。朝臣斷斷銀不可光祿勳周何邪。興傾巧。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

不可也。臣見衆人前以堪為當誅。故言堪不可誅傷。為國養恩也。上曰。然。今宜奈何。興曰。臣愚以為可賜爵食

邑。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師傅之恩。此最策之得也。上於是疑之。城門校尉諸葛豐以剛直著名。上書告堪猛罪。

上不直豐。乃詔御史。豐前數稱言猛堪之美。今怨堪猛。告按無證之辭。僕揚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

其免為庶人。豐言堪猛貞信不立。朕閱而不治。又惜其材能。未有所効。其左遷堪為河東今山西太守。猛槐里

今陝西西安令。府與平縣。

司馬溫公曰。豐於堪猛前譽而後毀。其志非為朝廷進善而去姦也。欲比周求進而已矣。烏在其為剛直哉。人君者。察美惡。辨是非。賞以勸善。罰以懲奸。所以為治也。使豐言得實。則豐不當黜。若其誣罔。則堪猛

何辜焉。今兩責而俱棄之。則美惡是非果何在哉。

下筆言語  
妙天下

賈捐之以  
邪攻邪

匡衡地震  
日食疏

教者權時  
之宜

○待詔賈捐之棄市。○賈捐之與楊興善。捐之數朔短石顯。以故不得官。希復進見。興新以材能得幸。捐之謂曰。使我得見。言君蘭。與京兆尹可立得。興曰。君房。捐之字。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為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顯

友遠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為京兆。京兆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矣。謂賢士捐之復短顯。興曰。顯方信用。今欲進。且與合意。即得入矣。即共為薦顯奏。稱譽其美。又共為薦興奏。以為可試守京

兆尹。顯聞白之上。乃下興捐之獄。令顯治之。捐之竟坐罔上不道。棄市。見十一卷第九。興髡鉗。見十卷二。為城旦。輕刑之名。晝日伺寇

處夜暮築長城。故曰城旦。

司馬溫公曰。君子以正攻邪。猶懼不克。況捐之以邪攻邪。其能免乎。

○己卯二年春二月。赦。○以韋玄成為丞相。○三月朔日食。○夏六月。赦。○以匡衡為光祿大夫。○上問給事

中匡衡以地震日食之變。衡上疏曰。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為去。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

導之未得其務也。夫朝廷者。天下之楨幹。同幹。○築牆版兩頭曰楨。兩旁曰幹。周也。公卿相與循禮恭讓。則民

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此四者。明主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教化

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

自知也。臣聞天人之際。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隳。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見二卷

八。近中正。遠巧佞。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說。遷衡為光祿大夫。

荀悅曰。夫教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秦之敝。比屋可刑。故設三章之法。大教之令。蕩滌穢流。與民更始。時勢然也。後世承業。襲而不革。失時宜矣。若孝宣之時。七國皆亂。異心並起。武帝末年。軍盜巫蠱。人不自安。及光武撥亂之後。如此之比。宜為教矣。

馮奉世請討叛羌

○秋七月隴西羌反遣右將軍馮奉世將兵擊之冬十一月大破之○隴西二見上羌反右將軍馮奉世曰羌虜

近在境內背叛不可時誅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今反虜無慮言不用計慮可知其數也三萬

人法當倍用六萬人於是遣奉世到隴西上為發六萬餘人十一月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詔罷

吏士頗留屯田備要處賜奉世爵關內侯

○庚辰三年春三月立子康傳昭儀所生為濟陽見二三五王○冬十一月地震雨水○復鹽鐵官置博士弟子員千

人○辛巳四年夏六月晦日食以周堪為光祿大夫張猛為大中大夫猛自殺書其故則元帝之闇可知雖然

堪以受遣大臣隨即黜辱自宜亟退況賢如望之猶且不免堪乃復列九卿方且援引張猛論事中歷數年間

未聞有所補益而左遷之命下矣此又不去尚復何待是時羣小在內主德不明必無可為之理雖曰召用果

何為者冒進不已自取顛覆無可稱述故堪不書卒而猛之自殺且削其給目上以日食召諸前言日變在周

事中之官蓋其進退存亡皆不足錄故略之爾略之者賤之也其旨嚴矣

堪張猛者責問皆稽啓首謝因下詔稱堪之美徵拜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猛復為大中大夫給事中石顯筦

尚書尚書五人皆其黨堪希得見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因不能言而卒顯誣譖猛令自殺於公車

見第十一卷第九致堂胡氏曰周堪反因石顯白事是欲追賊而以賊為導也豈其年耗音帽○望之

老病耗志不帥氣而然邪若當望之飲鳩之後稱疾而去則善矣飲鳩見上三

○冬十月罷祖宗廟在郡國者禮凡祀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自漢太上皇崩高帝令諸侯王國皆立廟作

初陵不置邑徙民特筆也帝於是○壬午五年秋潁川今河南開封府許州大水○冬十二月以匡衡為太子少傅附○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

周堪因石顯白事

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為得上意。又傅昭儀見四五及濟陽王康。愛幸逾於皇后太子。衡上疏曰。臣聞治亂安

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傳曰。審好惡。理性情。而王道畢矣。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彊其所不足。蓋聰明

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彊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

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

臣。又聞室家之道脩。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貫婚。所以原情性。而明人倫。正基兆。而防房未然也。

故聖王必慎后妃之際。別適嫡長之位。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

則巧佞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河

決。初武帝既塞宣房。作防○見十後河復北決於館陶。今山東東昌府館陶縣分爲屯豚氏河。即衛河在館陶縣東北入海。廣

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隄低塞也。是歲河決清河。今東昌漢縣故城在東昌府博平縣鳴犢河名見四口。而屯氏河

絕。

癸未。建昭元年。春正月。隕石子梁。今河南開封府祥符縣

甲申。二年。秋。殺魏郡太守京房。京房不知進退存亡之理。靈言以殺其身。若房者可謂學易而不知夫易

而殺之是烏足以為君哉。死房學易於焦延壽。延壽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

不以罪。故書殺而不去其官。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各有占驗。以孝廉為郎。屢言災異有驗。天子說之。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

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

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意鄉向之。時石顯專權。五鹿充宗為尙書令。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

功課吏法。上意鄉向之。時石顯專權。五鹿充宗為尙書令。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

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四見

四卷趙高見八卷政治日亂。桓公盜賊滿山。二世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

冠頓首曰：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

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論房罷出

後，上亦不能退顯也。顯充宗疾房，欲遠之。建言以房為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房去月餘，竟徵下

獄。顯告房與妻父張博為淮陽憲王。見十卷作求朝奏草，誹謗天子。詿卦誤諸侯王。註也。皆徵下獄。棄市。

致堂胡氏曰君臣之交有淺深交深者聖人猶存不可則止數斯辱矣之戒況交淺者乎京房事元帝纔

得為郎其交固淺陳考功法帝雖鄉之而公卿朝臣皆以為不可又欲去上所親信而不量元帝之庸懦

不可信也亦難乎其免矣房學易不明其道徒以災變占候為事此易之末也易曰不出戶庭无咎又曰

樂天知命故不憂房皆違之而於其術亦不能自信也故占候前知之學君子不貴焉惟明乎消息盈虛

之理語默進退之幾以不失乎時中則易之道也

**下**御史中丞陳咸髡為城旦。**陳咸**數毀石顯。久之坐與槐里見上令朱雲善漏泄省中語與雲皆下獄

髡為城旦。見上顯威權日盛與中書僕射夜牢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

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彙彙綬若若邪。彙彙不絕也綬印組若若長貌顯聞衆人匈匈言已殺蕭望之。見上恐天下學士訕己

以貢禹明經著節乃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禹歷位九卿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或稱顯以為不妒譖望之

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閏八月**太皇太后上官氏崩。疑也於是太皇太后歷四

朝矣故詳之后**冬**齊楚地震大雨雪。書三月雪四月雪記異也此冬耳常

**乙酉**三年夏六月丞相玄成卒秋七月以匡衡為丞相。**冬**西域副校尉陳湯矯制發兵與都護甘延壽襲

京房易之末

彙彙若若

石顯設詐皆此類

陳湯矯制斬郵支



擊匈奴支單于於康居。斬之。延壽為都護而陳湯乃副校尉耳今乃以湯主兵者蓋設謀在湯而延壽則謂偉然綱目不沒其燻制之實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固春秋之法也哉漢遣使三輩至康居。見上求谷吉等死。見同支困辱使者。

不奉詔。陳湯為人沈勇有大慮。與甘延壽謀襲擊支。延壽欲奏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會延壽病，湯獨矯制發諸國兵及屯田吏士合四萬餘人進薄博也。康居城下，四面圍城，發薪燒木城，四面火起。吏士大呼乘之，鉦征也似鈴鼓聲動地。康居引兵却，漢兵四面並入，支被創傷也，死，斬其首。

丙戌四年春正月，傳轉去聲首至京師。縣懸也，奠街在長安城南門內舊有，十日。藍田今陝西西安地、震山崩，壅在西安、安陵惠帝陵邑在西安、壅在西安、涇水出陝西平涼府涇州至、逆流。

丁亥五年秋七月，徙濟陽王康見上為山陽今山東兗州府王。

戊子，竟寧元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匈奴呼韓邪單于聞支既誅，且喜且懼，入朝，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帝以後宮良家子良家者非醫巫王嬙戕字昭君賜之，單于上書願保塞，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上十策論之。一言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

外城省亭隧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三言中國有禮義刑罰民猶尚犯禁況單于豈能必其衆不犯約四言中國建關梁設塞微置屯戍非獨為匈奴亦為諸屬國降民思舊逃亡五言近西羌保塞漢吏民貪利侵盜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今罷乘塞則生慢易分爭之漸六言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亡出從之七言邊人奴婢愁苦聞匈奴中樂欲亡者多八言盜賊亡走北出九言起塞以來百有餘年議者不深慮其終始卒有他變當更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十言單于自以保塞守禦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對奏：天子使車騎將軍嘉名也、單于稱謝，歸號昭君為寧胡

閼氏。見上三月，以張譚為御史大夫。石顯見馮奉世父子為公卿著名，女又為昭儀。見上心欲附之。

薦昭儀兄遂修敕，宜侍帷幄。天子召見，遂因言顯專權，上怒，罷遂及御史大夫缺。在位多舉遂兄大鴻臚野

見十卷

第五

見上

見上

見上

見上

見上

見上

見上

見上

王。上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陛下度越衆賢。私後宮親。以為三公。上曰。善。吾不見是。因詔曰。剛彊堅固。確然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潔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為御史大夫。繼以召。信臣為少府。信臣先為南陽太守。後遷河南。今河南治行常第一。視民如子。好為民興利。躬勸耕稼。開通溝瀆。戶口增倍。吏民親愛。號曰召父。徵為少府。見三。請諸離宮希幸者。勿復治。省樂府諸戲。及大官不時非法之物。歲省費數十萬。繼夏。封甘延壽為義成侯。賜陳湯爵關內侯。甘延壽陳湯。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擅與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士。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久之不決。劉向舊名更生上疏曰。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小瑕。貳師將軍李廣利。見第十四卷第五。捐五萬之師。靡也。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四。雖斬宛王母寡之首。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為侯。今康居之國。彊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於是詔赦延壽湯罪。令公卿議封焉。封延壽為義成漢縣故城在江南侯。賜湯爵關內侯。

荀悅曰。誠其功義。足封追錄。前事可也。春秋之義。毀泉臺。則惡之。舍中軍。則善之。各由其宜也。夫矯制之事。先王之所慎。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矯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矯小而功大者。賞之可也。功過相敵。如斯而已。可也。權宜焉。春秋莊公二十一年。築臺于郎。文公十六年。毀泉臺。公羊傳。泉臺者。何。郎臺也。毀泉重而為之。制宜焉。春秋莊公二十一年。築臺于郎。文公十六年。毀泉臺。公羊傳。泉臺者。何。郎臺也。毀泉公十一年。作三軍。昭公五年。舍中軍。公羊傳。三軍者。何。三卿也。作三軍。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舍中軍者。何。復古也。致堂胡氏曰。甘延壽陳湯馮奉世。矯制以成功。一也。蕭望之匡衡。以為不可封者。春秋譏遂事之法也。劉向以為可封。是未免以功利言耳。如荀悅之論功。則有小大矣。矯有小大乎。哉。如甘陳之材氣。別加任使。而厚報之。馮奉世見上卷三公羊傳大夫。無遂事。胡傳遂者。專事之詞。

王氏五侯  
黃霧四塞

兩月相承

大雨訛言

食震同日  
震宮殿中

五月帝崩。○六月太子驚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以元舅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元舅未有書而此書之者所以著外氏得權○易坤卦初爻○七月葬渭陵。在西安府咸陽縣東北

孝成皇帝名驚元帝太子在位二十六年壽四十五歲而崩諡法安民立政曰成○

己丑。孝成皇帝建始元年。春正月石顯以罪免歸故郡道死。書免歸道死何譏失刑也人不能誅而天誅之於是漢為失刑矣故書以罪免而削其中

有星孛于營室。封舅王崇為安成侯。漢縣故城在河南賜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夏四月黃霧四

塞。上書諸舅封爵下書黃霧四塞天戒昭然可知乃反博問公卿大夫何哉及詔博問公卿大夫無有所

諱。諫大夫楊興等對皆以為陰盛侵陽之氣也。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為侯。外戚未曾

有也。大將軍鳳懼。上書辭職。優詔不許。○秋八月有兩月相承。晨見東方。兩月何非月也非月也故曰有

兩月相承晨見東方晉書有三月相承東行皆未嘗有者也終綱目各一○三日相承見

書而已矣。晉穆帝升平元年六月秦太史奏夜三月並出不書不與焉。三一卷四

庚寅二年春三月立皇后許氏。兩漢之篇書立某氏為皇后者恆辭也此其書曰立皇后許氏何許氏

嘉女嘉廣漢漢弟子也倫序亦少乖矣故異其文異其事也○廣漢宣帝○許后父○后車騎將軍嘉之女也。元帝傷母悲哀后居位日淺而遭霍氏之辜。見十五故選嘉女以配太

子。○辛卯三年秋大雨。京師民訛言大水至。嘉王商也○關內大雨四十餘日。京師民相驚言大水至。奔走相

蹂躪。老弱號呼。長安中大亂。大將軍鳳以為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城避水。羣臣皆從鳳議。左

將軍王商樂昌侯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暴至。此必訛言。不宜令上城。重

驚百姓。上乃止。有頃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慙恨。○冬十二月朔日。食夜

隕石兩地  
同月

四月雪  
白虎殿對  
策  
谷永陰託  
王鳳

杜欽亦做  
此意

地震未央宮殿中。詔舉直言極諫之士。食震同日大異也。震宮殿中甚。  
**綱**越雋見十四山崩。  
**綱**丞相樂安山

東青州府侯匡衡有罪。免為庶人。**綱**坐多取封邑四百頃。監臨盜所主守直千金以上。免為庶人。

**綱**壬辰四年春正月。隕石于亳。革或疑即亳邑。于肥。彙漢縣故城在直隸真定府藁城縣西南。  
**綱**隕石記異也。先是蓋屢書

同月大異也。終綱目書隕石十二。而帝居其四。又有火生石中。**綱**罷中書宦官。初置尙書員五人。

之書帝之世何多異哉。至其兩地同月而隕。終綱目一而已。罷中書宦官。初置尙書員五人。

**綱**以王商為丞相。**綱**夏四月。雨。雪。復召直言極諫之士。詣白虎殿。在西安府城對策。  
**綱**有書四月雪者。四月未

而雪甚大異也。外戚之陰盛而乾陽不能勝矣。白虎之對。惜無能指。**綱**時上委政王鳳。議者多歸咎焉。谷永知

及王鳳者。則是召也。亦具文而已。終綱目書四月雪二。皆帝世也。**綱**時上委政王鳳。議者多歸咎焉。谷永知

鳳方柄用。陰欲自託。乃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骨肉大臣。指王有申伯之忠。申伯周宣王之元舅。申國名

伯。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重合侯馬通武帝時謀反者。馬何羅之弟安陽侯上官桀。昭竊恐陛下聽掩關昧

之警說。歸咎無辜。重失天心。不可之大者也。陛下誠深察愚言。解偏駁之愛。駁雜也。謂後宮愛幸。固平天覆之

施。使列妾得人人更進。益納宜子婦人。毋擇好醜。毋避嘗字。謂已嘗字乳者不必避忌也。蓋王鳳上小妻弟以

慰釋皇太后之憂慍。解謝上帝之譴怒。則繼嗣蕃滋。災異訖息矣。杜欽亦做此意。上皆以其書示後宮。以永為

光祿大夫。

永嘉戴氏曰。王氏代漢。始於杜欽。谷永成於張禹。孔光終於劉歆。此數子皆號稱儒者。以賢良直諫為名。以通經學古為賢。而相與誤國如此。蓋杜欽谷永劉歆三子。依憑寵祿。以荷富貴。張禹孔光懦弱無立。規

免禍患。曾不若鄙夫小人而已矣。夫權臣用事。僭竊國柄。猶未敢肆然無忌。憚也。必有小人陰贊。默教之。易助成其勢。彼權臣者。亦自知其不為公議。所容必假託名譽。才智之士。以掩蓋其不義。書生多欲少剛。呼為天子者。其無使權臣至是哉。權勢已成。薰灼可畏。忠臣孝子不敢忤權臣。寧負公門而不敢負私室。嗚

桃李秋實

子孤立於上  
不為大哀也哉

綱秋桃李實

桃李華實三書矣未有書秋桃李實者秋華異也

綱二書見十一卷

綱河決。時大雨水十餘

日。河大決東郡

今山東金隄卷十二

凡灌四郡三十二縣。綱以王尊為京兆尹。綱大將軍鳳奏以陳湯為從事

中郎。綱拜官不書所自此其書大將軍鳳奏何病漢也湯之功過不相掩明矣石顯惡之則止於賜爵劾之則

故特筆。綱上即位之初。丞相匡衡復奏陳湯奉使顓命。盜所收康居。財物。湯坐免。後以言事不實。下獄當

死。谷永上疏訟湯曰。君子聞鼓鼙。則思將帥之臣。禮樂記湯前斬郅支。見同威震百蠻。今坐言事

非是。幽囚久繫。欲致之大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禮檀弓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

況國之忠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而忘帷蓋之施。非所以勵死難之臣也。書奏。詔出湯。奪爵為士伍。

會西域都護。見上卷。段會宗為烏孫。見上。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敦煌。見十九。兵以自救。大將軍鳳言湯多

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示以會宗奏。湯對曰。臣以為此必無可憂也。上曰。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

能久攻。屈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軍鳳奏以為從事中郎。幕府。見同

事壹決於湯。

綱癸巳。河平元年。春。以王延世為河隄使者。塞河決。綱塞河不書其人書延世何善其職也故特書。綱杜欽薦

王延世為河隄使者。延世以竹落。綱同。綱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隄成。

賜延世爵關內侯。

綱甲午。二年。春。正月。沛郡。今江南。鐵官冶鐵飛。綱夏。徙山陽王康。見上。為定陶。今山東兗州。王。綱悉封諸舅。為

鐵飛。

王延世塞河決。

王延世塞河決

谷永訟陳湯

鐵飛

五侯同日封

湖三老詔王尊

乍賢乍佞

求遺書

洪範五行傳論

王商真漢相

火生石中

列侯。王譚為平阿實云縣名侯。商為成都今四川成都侯。立為紅陽實云縣名侯。根為曲陽秦縣故城在江南鳳城

陽府定。侯。逢時為高平見上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免京兆尹王尊官。復以為徐州刺史。御史大

夫張忠奏京兆尹王尊罪。尊坐免官。吏民多稱惜之。湖見十四卷三老見九卷公乘興姓公乘名興等上書訟尊。治京

兆。盡節勞心。夙夜思職。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昨以京師賊亂。選用為卿。賊亂既除。即以佞巧廢黜。

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於是復以尊為徐州見上刺史。

乙未。三年。春。二月。隗堅為今四川地震。山崩。壅江水。逆流。秋。八月。晦。日食。求遺書。上以中祕書頗散

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較之。向以王氏權位太盛。而上方嚮詩書古文。乃固尚書洪

範。見二卷。集合上古以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一篇。

號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南湖丁氏曰書者致治之法。存焉成帝遣使求書。顧乃滿色。謂飲委政王氏。其於書中治法不啻若冰炭。然竟使牙鐵萬帙。徒為祕閣宴閒之清玩。可慨也夫。

丙申。四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丞相王商多質。言少有威重。容貌絕人。單于來朝。拜謁商。仰視。大畏之。

遷延却退。上聞而歎曰。真漢相矣。三月。朔。日食。夏。四月。詔收丞相樂昌。今直隸大名府南樂縣。侯商印綬。商以憂卒。

琅邪郡名。今山東青州府。太守楊彤。容與王鳳連昏。其郡有災害。商按問之。鳳以為請。商不聽。竟奏免彤。奏寢不

下。鳳以是怨商。陰求其短。使人告商淫亂事。天子以為暗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鳳固爭之。詔收商丞相印綬。

商免相三日。發病。歐血薨。有司奏請除國邑。詔子安嗣侯。以張禹為丞相。賓西域遣使來獻。山陽

上見火生石中。詔改明年元曰陽朔。

王章劾王鳳

王章薦馮野王

薛尹換縣

劉向極諫

○丁酉陽朔元年春二月晦日食。冬下京兆尹王章獄殺之。○時大將軍鳳用事。上謙讓無所顯。左右嘗薦劉向少子歆。召見說之。欲以為中常侍。召取衣冠。臨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上曰。此小事。何須關也。○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為不可。乃止。京兆尹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為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乃奏封事。見十二。言日食之咎。皆鳳專權蔽主之過。上召見。謂章曰。君試為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薦琅邪上見太守馮野王。忠信質直。上自為太子時。數聞野王名。方倚欲以代鳳。鳳聞之。稱病。上疏乞骸骨。上優詔報鳳。彊起之。上使尚書劾章罪。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章竟死獄中。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

致堂胡氏曰。人君於其臣。知其奸惡而不能去。則不若不言。知其忠蓋而不能用。則不若不問。元帝之於京房。成帝之於王章。既嘉其忠。納其說。而顯與鳳。儼然居位。房與章不免於死。然則非顯鳳能殺二人。乃書劾章以萬乘之主。自反覆其言。然則臣下何所憑信。安敢納忠哉。○京房見

○以辭宣為左馮翊。見上卷。宣為郡所至有聲迹。宣子惠為彭城。今江南徐州。令宣嘗過其縣。心知惠不能。不問

以吏事。或問宣何不教戒惠以吏職。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宣

為馮翊。屬令有楊湛謝游。皆貪猾不遜。皆解印綬去。又潁陽。今陝西西安府富平縣。多盜。令薛恭。本孝者。職不辦。粟邑。今

安府白水縣。僻小易治。令尹賞。久用事。吏宣即奏二人換縣。數月。兩縣皆治。宣得吏民罪名。即告其縣長吏。使自行

罰。曰。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戊戌二年夏四月。以王音為御史大夫。○於是王氏愈盛。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五侯。見羣弟。爭為奢侈。

賂遺珍寶。四面而至。音通敏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予。以相高尚。賓客競為之聲譽。劉向上封事極諫曰。王氏

與劉氏勢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阜





樊姬 班婕妤 比

禍水滅火

河水溢

劉輔 諫封 趙臨

鬼薪

輦卷七十一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

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乃不食禽獸肉。王感之而勤政事。今有班婕妤。後上微行。過陽阿主家。悅歌舞。

者。趙飛燕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復召入。姿性尤醜。農粹。歲有宣帝時。披香名博士。溥。姓也。方成在帝後。唾曰。此

禍水也。滅火必矣。漢以火德。王故云。姊子弟俱為婕妤。貴傾後宮。於是譖告許皇后。班婕妤祝。詛阻去聲主上。許后廢

處昭臺宮。考問班婕妤。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脩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

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赦之。婕妤恐久見危。乃求共供去聲養去聲太后於長信宮。見七十五

上許焉。

**綱**甲辰。四年。秋。河水溢。**綱**冬。王譚卒。詔王商位特進。見領城門兵。

**綱**乙巳。永始元年。夏。四月。封趙臨為成陽侯。下諫大夫劉輔。為鬼薪論。**目**上欲立趙婕妤為皇后。皇太后

嫌其所出微。甚難之。乃先封婕妤父臨為成陽侯。諫大夫劉輔上言。臣聞天之所興。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

必先降以災變。此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鳥之瑞。見二卷然猶君臣祇懼。動色相戒。況

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乎。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

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惑莫大

焉。書奏。詔收縛。繫掖庭。見十五卷祕獄。於是將軍辛慶忌。廉褒。光祿勳師丹。大中大夫谷永。俱上書救援。乃徒繫

輔共恭工。少府屬官。亦有詔獄。減死一等。論議法也為鬼薪。取薪於山。以給宗廟。**綱**五月。封太后弟子莽為新都侯。見後

子書書太后。弟子所以病太后也。莽之篡太后成之。**目**太后兄弟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子莽幼孤。五侯上見

子書書太后。弟子所以病太后也。莽之篡太后成之。**目**太后兄弟八人。獨弟曼早死。不侯。子莽幼孤。五侯上見

王莽折節  
為恭儉

買婢奉博

列女傳

新序說苑  
黑龍見東  
萊  
龍見日食

星隕如雨

星隕日食

九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莽因折節為恭儉。勤身博學。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大將軍鳳病。莽侍病。親嘗藥。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黃門郎。久之。成都侯商又請分戶邑封莽。當世名士戴崇。金涉。陳湯。亦咸為莽言。由是封為新都侯。今四川成都府新都縣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敕。爵位益尊。節操愈謙。振施賓客。家無所餘。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為激發之行。處之不慙。亦嘗私買侍婢。昆弟怪之。莽因曰。後將軍朱子元無子。莽聞此兒種。宜子。為去買之。即日以婢奉博。朱子元名博其匿情求名如此。

養心吳氏曰王介甫詩云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當年身便死一生真偽有誰知此言可寒權奸之膽

六月。立健仔趙氏為皇后。后既立。寵少衰。而其女弟名合絕幸。為昭儀。見上居昭陽宮。皆以黃金白玉明珠翠羽飾之。自後宮未嘗有焉。后居別館。多通侍郎宮奴外子者。然卒無子。光祿大夫劉向以為王教由內及外。自近者始。於是採取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及孽嬖為亂亡者。序次為列女傳。及採傳記行事。著新

序說苑。奏之。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上雖不能盡用。然內嘉其言。常嗟歎之。秋。八月。太皇太后王氏崩。九月。黑龍見。現東萊。今山東萊州府是月晦。日食。

丙午。二年。春。正月。大司馬車騎將軍音卒。王氏唯音為脩整。數諫正。有忠直節。二月。星隕如雨。是月晦。

日食。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星隕如雨。胡傳如兩者言衆也。人事感於下。則天變動於上。前此者五國連衡。拒王命。後此者齊桓晉文更霸中國。政歸盟主。而王室遂虛。其為法度廢絕。威信陵遲之象著矣。漢成帝永始中。亦有星隕之異。而五侯擅權。賊莽居攝。漢之宗支掃蕩。幾盡。天之示人顯矣。春秋謹於天象。至矣。三月。以王商為大司馬。衛將軍。侍中張放以罪左遷。

北地都尉。上嘗與張放見上等宴飲。禁中時乘輿。坐屏風。畫紂醉踞姐己。作長夜之樂。侍中班伯久疾新起。上顧指畫而問曰。紂為無道。至於是乎。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周書牧誓篇云。今商何有踞肆於朝。所謂

班伯諫飲酒

班生讜言

孔光削草  
孔光不泄

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沉湎勉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沉溺也。酒飲酒變色也。書作醜。醉怒

也。商書微子篇云。我用沉酗于酒。用亂厥德。于下。此微子告武號式諱。詩作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大雅蕩

箕子比干而去紂之辭。言我者不忍斥言紂也。○酗音虛。去聲。去聲。詩作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大雅蕩

號式呼俾。畫作夜。此刺厲王之詩。而託爲文王歎紂之辭。言紂沉湎于酒。而言語譎譎。不知有晝夜之節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魁然歎曰。吾

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放等因罷出。後上諸舅風丞相御史奏放罪惡。上不得已。左遷放爲北地今陝

陽都尉。後詔歸侍母疾。復冬十一月。策免丞相宣。及御史大夫翟宅方進。復以方進爲丞相。孔光爲御史大

夫。方進以經術進。其爲吏用法刻深。任勢立威。峻文深詆。中傷甚多。孔光孔子十三世孫孫霸之子。領尚書。典樞機。十餘

年。守法度。脩政事。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旨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彊爭。諱以是久而安。時有所

言。輒削草稿。以爲彰主之過。以奸干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薦舉。惟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沐。洗沐之日。歸家

五日得沐。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温室。殿名。在長樂宮中。一曰書之後堂。省中樹皆何木也。光默不應。更答以

他語。其不泄如是。

漢成帝



通鑑綱目定本

周之炯靜專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漢紀  
孝成皇帝

梅福上書

丁未三年春正月晦日食。冬十一月故南昌今江西府尉梅福上書不報。尉尉不書書故福數朔因縣道

上變事輒報罷。至是復上書曰。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如轉圜。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此高祖所以無敵於

天下也。孝文皇帝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天下治平。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

廷。漢家得賢於此為盛。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臣數上書求見。輒復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

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九九即九章算術也。桓公時有九九見者。公不納。其九九見者。平公見之。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

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今欲致天下之士。有上書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

帛。則嘉謀日聞於上矣。故爵祿者。天下之砥石。高祖所以厲同世。摩同鈍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

戮焉。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

同建始成帝即位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陰影。位年號。

盛陽微。金鐵為飛。見上卷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見十一卷上官見十五卷皆母后之家也。自

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勢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無及已。上不納。

戊申四年夏大旱。○秋七月晦日食。以何武為京兆尹。武為吏。守法盡公。進善退惡。其所居無赫赫名。

何武去後  
見思而雷  
流星四面  
如雨  
谷永災變  
之對

劉向災變  
之對

朱雲言事  
得罪

張禹論災  
變

去後常見思。

綱己酉。元延元年。春正月朔。日食。○夏四月。無雲而雷。有流星東南行。四面如雨。○秋七月。有星孛于東井。三

○三卷。目上以災變博謀羣臣。谷永對曰。建始以來。羣災大異。多於春秋所書。下有其萌。然後變見。現於上。願陛

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媾。躄燕飲。指與張放等宴飲。禁中見上卷十二。脩後宮之政。抑遠驕妒之寵。卷十一又十二。朝

覲法駕而後出。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指數為微行。見上卷十一。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比年

郡國傷於水旱。而有司奏請加賦。市怨趨。禍之道也。願陛下勿許其奏。益減奢泰。振贍困乏。諸夏之亂。庶幾

可息。劉向上書曰。秦漢之易世。惠昭之無後。惠帝昭帝。俱無嗣。昌邑之不終。孝宣之紹起。昌邑王在位一月。皆有變異。霍光廢之。立宣帝。皆有變異。

著於漢紀。天之去就。去就不去也。豈不昭昭然哉。天文難以相曉。願賜清燕之閒。閑指圖陳狀。上輒入之。然終不能用

也。○冬十二月。大司馬衛將軍商卒。以王根為大司馬。驃騎。見十四卷。將軍。故槐里令朱雲言事得罪。既而

釋之。得令耳。何以書錄賢也。書罪多矣。未有書得罪者。此其書得罪何得也。者不當罪。非所罪而罪也。安昌。漢縣。故城在河南。懷慶府城東南。

侯張禹。以天子師。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王氏專政所致。上至禹第。辟壁。左右親以吏民

所言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恐為王氏所怨。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為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

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脩政事以

善應之。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故槐里令朱雲。見上卷第六。上書

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如祭祀之尸。居其位而素餐。空食也。詩魏

不素餐兮。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

朱雲折檻

辛慶忌救朱雲

輯檻旌直臣

數語老姦備見

岷山崩江水竭

劉向論漢必亡

隕石關東

谷永黨王氏

封孔吉為殷紹嘉侯

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咸上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卷三比干十一。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

致堂胡氏曰。日有食之。春秋必書。以日者人君之表也。衆陽所宗而受侵。譬以天。驗人非小變也。春秋所書。或妾婦乘陵。或臣子背叛。或政權在下。或夷狄亂華。皆陽微陰盛之應。人君知此。必監於僿。譬而不端。言正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矣。禹帝師也。今條陳日食之咎。願歸之諸侯。相殺夷狄。內侵之遠事。而不神怪。而不語也。正君臣之分。杜禍亂之門。收還主威。答變異。是即性與天道安得指為不可聞。而不告也。且曰。宜脩政事。以善應之。當是時。政事之宜。脩孰有大於權歸外家。勢隆於主者乎。凡數言之中。老姦備見。反謂新學。亂道誤人。不知禹所守經。義果何經也。然則傾覆漢宗。翊戴王氏。禹有力焉。尙方之劍。雖不得加。而禹之戮終不可免矣。

辛亥三年春正月。岷山崩。壅江。謂之岷江。三日。江水竭。劉向曰。昔周岐山崩。三川竭。見三

八而幽王亡。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於蜀漢。見九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前年有星孛于東。攝

提斗柄所指大角。廷也。從參宿名益州分至辰。辰星北方水。殆必亡矣。

壬子四年春正月。中山定府定州。王興弟定陶。見上卷。王欣之子。來朝。帝賢定陶。王為加元。隕石于

關東。二。大司農谷永免。王根薦谷永徵為大司農。永前後所上四十餘事。略相反覆。專攻上身與後宮而

已。黨於王氏。上亦知之。不甚親信也。歲餘以病免。數月卒。

癸丑。綏和元年春二月。立定陶王欣為皇太子。封孔吉。孔吉十為殷紹嘉侯。三月。與周承休侯。見十七皆

進爵為公。初。詔求殷後。分散為十餘姓。推求其嫡不能得。匡衡梅福皆以為宜。封孔子世為湯後。上從之。

王莽克己不能

罷刺史置州牧劉向說與辟雍

劉向論美本而未循其

夏建三公官。大司馬根去將軍號。改御史大夫何武為大司空。大司馬大司空與丞相為三公。秋八月。中山王興卒。諡曰孝。冬十一月。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以奉共。衛尉淳于長有罪。下獄死。廢后許氏自殺。以王莽為大司馬。

衛尉侍中淳于長有寵。貴傾公卿。許后賂遺長。欲求復為倖仔。長受詐許為白。上立以為左皇后。王莽心害長。寵白之下長獄。死獄中。廢后自殺。上以莽首發大姦。稱其忠直。王根因薦莽自代。遂以莽為大司馬。時年二十八。

八。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商音而輔政。欲令聲平名譽過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諸賢良。以為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為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為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其飾名如此。

罷刺史置州牧。詔立辟雍。未作而罷。何惜之也書立辟雍始此。健。堅。為郡今四川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為善祥。劉向因是說稅上。宜興辟雍。旋同以水以節觀者。蓋辟壁也。靡澤也。水周

圓如璧。故曰辟雍。王制天子曰辟雍。張子曰辟雍。古無此名。蓋始於周。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設庠序。陳禮樂。以風化天下。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臯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也。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教化所恃以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帝以向言下公卿議。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未作而罷。

致堂胡氏曰。向之論美矣。而未循其本也。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不仁之心。非己有視聽舉履皆迷。其當而何。以為禮樂哉。惟仁者所行皆禮。而所安皆樂。是則禮樂之本也。庠序聲容。特其具耳。無其本。則欲以其具教人。祇益趣之虛偽之域。不若不為之愈也。

時又有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

益趣之虛偽之域。不若不為之愈也。

時又有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

時又有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

時又有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

時又有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

時又有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

時又有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

時又有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



劉向不遷官

以大臣應天變

楚昭宋景猶不肯為孝成不知命

變異未見者八事

致堂胡氏曰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此古者建學之名也人君躬行於上公卿表式於下以明習人倫為要此三代教化之實也今漢廷徒能增弟子員以隆美觀成帝則湛女色惑燕樂孔光等則亂經義獻諛說忠直之士屏斥不用政歸外戚國家將傾而何太學之為哉

劉向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其言痛切發於至誠上數勸欲用向輒下為王氏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前後三十餘年而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

甲寅二年春二月丞相方進薨方卒其不書自殺何病漢也病之則曷為書卒以大臣應天變非古也既

考時熒惑守心熒惑南方火星出則有悖亂殘賊疾喪饑兵居郎賁肥麗賁名麗善為星言大臣宜當之上乃召見方進賜册責讓使尚書令賜上尊酒黍米為中尊粟米為下尊十石養牛肥牛也牛一方進即日自

殺上祕之遣九卿册贈印綬賜乘輿祕器親臨弔者數至禮賜異於他相故事

司馬溫公曰晏嬰有言天命不貳其命禍福之至安可移乎藉其可移楚昭宋景猶不肯為況不可乎方進罪不至死而誅之以當大變是誣天也照其誅而厚其葬是誣人也孝成欲誣天人而卒無所益可謂不諱楚昭王時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可移

鄉向晨欲起不能言而崩民間謹歎諱咸歸罪趙昭儀見上卷皇太后詔大司馬莽雜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

趙昭儀自殺

賀善贊曰成帝之篇天地變異有綱目所未見者八事兩月相承食霞同日地震殿中隕石同時四月雪再桃李秋實雉集宮殿三日江竭皆他時所絕無者外戚女寵之陰盛故也漢火之燿宜矣燿音尖火也滅

以孔光為丞相夏四月太子欣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葬延陵在西安府咸陽縣西北

詔劉秀典領五經

七略

九流

追尊定陶共恭王為定陶共皇。自宣帝追尊悼考為皇考始開端矣於是而定陶稱皇太后傅氏。傅太后從弟書立某氏為皇后恆也此其書立皇后傅氏何傅氏晏共皇太后。丁姬曰定陶共皇后。封丁明。丁后傅晏皆為列侯。六月詔劉秀典領五經。王莽薦劉歆向之為

侍中。貴幸。更名秀。上復令典領五經。卒父前業。劉向先受成帝詔領駿秀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有輯略。詩

六藝六經也。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占卜。略方技醫藥。略其敍諸子。分為九流。曰儒。曰道。曰陰陽。曰

法。曰名。曰墨。曰縱宗。橫。曰雜。曰農。以為九家。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

蠡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流餘裔。異○其於六經如水之下使其人遭

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

者。不猶愈於野乎。若能脩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致堂胡氏曰法家慘刻名家苛繞墨氏二本而縱橫者妾婦之道是皆六經之棄也若六經則固儒者之所脩也今列儒於九家而曰脩六藝之術以觀九家之言則脩六藝者為誰氏邪歆之言多舛如此方之

董相豈直什野董相董仲舒也伯之相遠哉見十三卷一

詔限民名田。不果行。未卒事不書書不初。董仲舒說武帝。以秦除井田。見五卷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

陌。見同貧者無立錫之地。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

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徭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至是師丹復建言。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貲數

鉅萬。而貧弱愈困。宜略為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大司空。奏請自諸侯王列侯公主名田。各有有限。關內侯吏民。名

田。皆毋過三十頃。奴婢毋過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買價為去減賤。貴戚近習。皆不便也。

師丹請限民名田

詔書且須後。遂寢不行。○**綱**秋七月。罷大司馬莽就第。以師丹為大司馬。○**目**初。太皇太后詔大司馬莽就第。避帝外家。莽即上疏乞骸骨。罷就第。乃以師丹為大司馬。○**綱**九月。地震。○**目**自京師至北邊。郡國三十餘處地震。○**綱**求

能浚川疏河者。○**目**騎都尉平當使領河隄。○**低**奏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房**壅塞之文。宜博求能浚

川疏河者。上從之。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

塞其口。豈不違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導**善為民者。宣之使言。○**卷第六**今徙冀州

○**今直隸真**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今直隸大**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此上策也。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

○**定府冀州**溉既田。分殺。○**囉**水勢。此中策也。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下策也。○**綱**冬十月。策免大司

空武。○**何**遣就國。以師丹為大司空。

○**孝哀皇帝**法恭仁短折曰哀。○**帝**欲收攬威柄。然制於傅太后。過寵於董賢。主德不匡。漢祚遂微。

○**綱**乙卯。孝哀皇帝建平元年春正月。隕石于北地。○**今陝西**十六。○**綱**以傅喜。○**傅太后**為大司馬。○**綱**秋九月。隕石于

○**虞**。○**今河南歸德**二。○**綱**策免大司空高樂。○**漢縣故城在直隸**河。侯丹為庶人。復賜爵關內侯。○**綱**冷褒段熲等奏言。

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藩國之言。以冠。○**實**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去**皇之意。○**稱副皇**又宜為

共皇立廟京師。上下其議。羣下多順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惟丞相光大司馬喜。大司空丹以為

不可。丹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

皇太后。共皇后。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無二上之義也。○**禮坊記**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定。陶共

皇號諡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莽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

黃哀帝

孝成皇帝為共皇立後。見上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陛下既繼體先帝。義不可復奉定陶

共皇祭。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

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浸不合上意。又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傅丁姬傅子弟聞之。使人上

書告丹。上封事。行道入徧持其書。事下廷尉。劾丹大不敬。遂策免丹。詔丹上大司空高樂侯印綬罷歸。尚書令

唐林上疏曰。丹親傳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免爵太重。惟陛下裁之。詔賜丹爵關內侯。冬十月。以朱博為

大司空。中山王太后馮氏及其弟宜鄉侯參。皆自殺。中山見上王箕子孝王與之幼有眚生上病妖病祖

母馮太后自養視。數期禱祠解數禱祠以上遣中郎謁者張由將醫治之由素有狂易病病狂而變病發西歸

因誣馮太后祝誣阻去上及傅太后。初傅太后與馮太后並事元帝為健仔見十四嘗從幸虎圈見十一熊

逸出攀檻。見上傅健仔等皆驚走。馮健仔直前當熊而立。上問之。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座故以

身當之。帝嗟歎。倍敬重焉。傅健仔慙。由是有隙。常追怨之。因是遣中中謁者令史立治之。立受傅太后指。誣奏

云。祝詛謀殺上。立中山王。責問馮太后。無服辭。立曰。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太后還謂左右。此乃中語。中宮

之前世事。元帝時事。吏何用以知之。欲陷我故也。乃飲藥自殺。弟宜鄉侯參。召詣廷尉。亦自殺。

丙辰二年春正月。有星孛于牽牛。○策免大司馬喜。詔三公官。復以朱博為御史大夫。丁明為大司馬。衛將

軍。夏遣高武侯博喜就國。策免丞相博。山侯光為庶人。以朱博為丞相。孔光自議繼嗣持異。成帝召大

山定陶王誰宜為嗣者皆以為定陶王欣昆弟之又重忤傅太后指。帝即位傅太后欲至未央宮孔光恐其與

子宜為嗣。孔光獨以為中山王與帝親。弟宜為嗣。○重忤傅太后指。政事議以為宜。改築宮。帝議立傅太后。丁

姬尊號。惟孔光傳喜師丹以為不可。策免為庶人。以朱博為丞相。臨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殿中。以問黃門侍郎揚雄及李尋。

尋對曰。此洪範所謂鼓妖者也。洪範傳曰君嚴猛而閉下臣戰栗而塞耳則妄聞之人君不聽為衆所惑空名

得進。則有聲無形。不知所從生。宜退丞相以應天變。雄亦以為聽失之象。且曰博為人彊毅。多權謀。宜將不宜

相。恐有凶惡亟疾之怒。上不聽。詔共皇去定陶之號。立廟京師。尊共皇太后傅氏為帝太后。共皇后丁氏

為帝太后。四太后各置少府太僕。免關內侯師丹為庶人。遣新都見上卷十一侯王莽就國。罷州牧。復置刺史。六月。太

后丁氏崩。秋八月。丞相博有罪自殺。冬十月。以平當為丞相。

丁巳三年春三月。丞相當卒。上召欲封當。當病篤。不應召。或謂當不可彊起受印。為子孫邪。當曰。吾居大

位。已負素餐。受印還旋。死有餘罪。不起。所以為子孫也。乞骸骨。不許。至是薨。有星孛于河鼓。河鼓三星在牽牛北

夏四月。以王嘉為丞相。嘉上疏曰。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

千石。見十五卷末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舉劾苛細。

發揚陰私。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令盡力

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也。冬十一月。無鹽危山土起。瓠山石立。東平王雲坐祠祭祀。詛阻去聲。自殺。以孫

寵為南陽太守。息夫複姓躬為光祿大夫。泰山石立宣帝之祥也於是再見其中山王之無鹽漢縣故城在

東平州。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又瓠山石轉立。東平王雲及后謁自之石所祭祀之息夫躬孫寵相與謀曰。

此取封侯之計也。乃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事告焉。謂以非常之事上告也。時上被疾。多所惡。逮見十卷謁。驗治。雲自殺。謁

棄市。擢寵為南陽今河南南陽府太守。弘躬皆光祿大夫。

戊午四年春正月大旱。關東民訛言行。籌綱目書訛言三皆衰亂之世也。關東民無故驚走。持橐。

王嘉疏言  
急務

土起石立

訛言行籌

鄭崇諫龍  
董賢

臣心如水

孫寶請治  
趙昌

毋將隆諫  
發武庫兵

諫大夫鮑  
宣上書

禾或振同。○麻幹也。傳相付與。曰行西王母籌。○封。傳。商。傅。太后。為。汝。昌。侯。○二月。下。尚。書。僕。射。夜。鄭。崇。獄。殺。之。免。司。隸。孫。寶。為。庶。人。○侍。中。董。賢。為。人。美。麗。自。喜。性。和。柔。便。辟。得。幸。於。上。貴。震。朝。廷。常。與。上。臥。起。妻。得。通

籍。殿。中。女。弟。為。昭。儀。見上。父。恭。為。少。府。詔。將。作。大。匠。見二。為。賢。起。大。第。北。闕。下。窮。極。技。巧。又。為。賢。起。家。塋。營

義。陵。見下。旁。周。垣。數。里。鄭。崇。諫。上。由。是。數。以。職。事。見。責。尚。書。令。趙。昌。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奸。上。責。崇。曰。君。門

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司。隸。孫。寶。上。書。曰。崇。獄。覆。治。撈

邦。掠。將。死。卒。無。一。辭。道。路。稱。冤。疑。昌。與。崇。內。有。織。芥。言有細微怨恨。浸。潤。相。陷。臣。請。治。昌。以。解。衆。心。詔。曰。司。隸。寶。附。下

罔。上。國。之。賊。也。免。為。庶。人。崇。死。獄。中。○夏。六。月。尊。帝。太。后。傅。氏。為。皇。太。后。○秋。八。月。封。董。賢。為。高。安。侯。孫

寵。為。方。陽。侯。息。夫。躬。為。宜。陵。侯。○左。遷。執。金。吾。毋。將。隆。為。沛。郡。都。尉。孫。寵。外。戚。疏。屬。也。董。賢。議。佞。幸。臣。也。孫。寵。息。夫。躬。奸。邪。小。人。也。皆。無。功。而

逐。網。目。所。書。如。此。而。欲。改。元。易。號。以。應。天。道。果。可。欺。乎。遂。改。元。太。初。更。號。陳。聖。劉。太。平。皇。帝。尋。罷。之。

上。發。武。庫。兵。見十三。兵。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執。金。吾。見十六。毋。將。隆。奏。言。古。者。方。伯。專。征。乃。賜。斧。鉞。漢。家。邊

吏。距。寇。賜。武。庫。兵。春。秋。之。誼。家。不。藏。甲。公。羊。傳。定。公。十。二。年。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便。辟。弄。臣。弄。戲。私。恩

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甲。缺也。國。威。器。共。供。其。家。備。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臣。請。收。還

武。庫。上。不。悅。以。其。前。有。安。國。之。言。成。帝。末。隆。嘗。奏。言。宜。徵。定。陶。王。居。國。邸。左。遷。為。沛。郡。都。尉。○諫。大。夫。鮑。宣。上。書。西。漢

書。諫。大。夫。七。未。有。大。書。其。諫。者。常。事。也。常。事。不。書。此。書。上。書。何。特。筆。也。自。劉。輔。以。諫。大。夫。○劉。輔。見。上。○曰。竊

論。鬼。薪。自。是。諫。官。無。聞。焉。宣。請。黜。董。賢。用。喜。武。辭。語。割。切。可。謂。無。愧。其。職。矣。故。特。書。之。卷。十。一。○曰。竊

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濁。亂。天。下。奢。泰。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食。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

也。今。奈。何。反。覆。劇。甚。也。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見九。卷。之。士。論。議。通。古。今。憂。國。如。飢。渴。者。敦。厚。待。外。親。小

也。今。奈。何。反。覆。劇。甚。也。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見九。卷。之。士。論。議。通。古。今。憂。國。如。飢。渴。者。敦。厚。待。外。親。小

也。今。奈。何。反。覆。劇。甚。也。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見九。卷。之。士。論。議。通。古。今。憂。國。如。飢。渴。者。敦。厚。待。外。親。小

僮幸臣董賢等。在省戶也禁。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

下官非其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孫寵息夫躬。奸人之雄。惑世尤劇。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

者。皆宜令休。就外傅。急徵傅喜。使領外親。何武師丹。孔光。彭龔。勝。可大委任。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會

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爲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宣語雖刻切。上以宣名儒。優容之。匈奴

奴單于上書請朝。匈奴單于烏珠留若鞮單于請朝五年。明年也。上問公卿。以爲虛費府帑。倘可且勿許。單于使

辭去。未發。揚雄上書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今單于來朝。國家辭之。臣愚以爲漢與

匈奴。從此隙矣。匈奴本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以秦始皇之彊。然不敢窺西河。乃築長城以限之。西河匈奴南界。以高

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見十卷第五。高皇后時。匈奴悖慢。見十一卷第二。及孝文時。候騎至雍甘泉。見十二卷第四。孝武設

馬邑之權。欲誘匈奴。見十三卷第六。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

乃大興師數十萬。前後十餘年。衛青霍去病擊匈奴。窮極其地。追犇逐北。一至祁連山而還。見十四卷一。又三。封狼居自是之後。匈奴震

怖。益求和親。然而不肯稱臣也。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匈奴中地之北哉。以爲不一勞

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推餓虎之喙。獸口。運府庫之財。填廬山。匈奴中山之壑。而不悔也。

逮至元康神爵。俱宣帝年號。之閒。大化神明。鴻恩溥洽。匈奴內亂。爭立。五單于。呼韓邪歸化稱臣。見十六卷九。然尙羈難

糜迷之計。羈縻猶言維繫也。馬頭曰羈。牛鞞曰糜。欲朝不距。不欲不彊。宣帝甘露二年。呼韓邪款塞請朝。見十六卷第十三。來朝見上卷一。今單于歸義懷誠。國

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之以開將來之隙乎。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唯陛

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書而許之。單于未發。會病。復遣使

是日食

願朝明年上許之。

己未元壽元年春正月朔以傅晏為大司馬衛將軍丁明為大司馬驃騎將軍是日日食尋罷晏就第

何捷也哀帝不明所用非人皇太后傅氏崩合葬渭陵見上卷號孝元傅皇后西漢后不書葬此其書

妾合葬非古也故特書地后葬書地多矣未有書號孫寵息夫躬以罪免就國○以鮑宣為司隸下丞相

新甫侯王嘉獄殺之於是嘉不食死耳其書殺何甚漢也綱目之法苟上託傅太后遺詔益封董賢二千

戶王嘉封還詔書諫曰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書漢書卓陶謨也五服五等之

也言天命有德之人則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高安侯賢佞

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單也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流聞四方皆同怨疾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

死臣常為之寒心臣驕侵罔陰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

之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初廷尉梁相治東平王雲獄上見

五心疑雲冤欲更覆治尚書令鞠譚等以為可許上以為願望兩心幸雲踰冬無討賊意免相等皆為庶人後

數月大赦嘉薦相等皆有材行臣竊為朝廷惜之書奏上不能平及封還董賢事上乃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

以相等事孔光等劾嘉迷國罔不上道詔召丞相詣廷尉詔獄嘉喟然仰天歎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

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孔光何武不能進惡董賢父子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

遂不食嘔血而死元始平帝中追諡曰忠紹其封秋七月以孔光為丞相八月以何武為前將軍彭宣為御

王嘉封還詔書

史大夫目上覽王嘉之對思其言故有是命光復故爵下司隸鮑宣獄髡鉗之丞相光行上聲園



諸生舉幡  
太學下

孔光敬禮  
董賢

袁帝欲法  
堯禪舜

王闔諫貴  
董賢

正三公分  
職

太后遣使  
者馳召莽

太皇太后  
以王莽為  
大司馬

陵帝王所葬曰陵其官屬以令行馳道中馳道天子所行道也宣出逢之使吏鉤止沒入其車馬摧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欲捕從事官閉門不納遂以距閉使者大不敬不道下獄諸生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

會者千人遮丞相自言又守去聲闕上書上竟抵宣罪冬十二月以董賢為大司馬衛將軍上故令賢私過

孔光光聞賢來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閣哈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也

賓客鈞敵之禮上喜立拜光兩兄子為諫大夫常侍賢由是權與人主侔矣後置酒麒麟殿上從容視賢笑曰

吾欲法堯禪舜何如中常侍王闔平阿侯之子進曰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無窮統業至重天子無戲言上默然

左右遣闔出闔遂上書曰昔文帝幸鄧通不過中大夫武帝幸韓嫣僂賞賜而已皆不在大位今董賢無功封

侯列備鼎足誼諱道路不當天心上不從亦不罪也

庚申二年夏四月晦日食五月正三公分職董賢為大司馬孔光為大司徒彭宣為大司空三公分職是矣然皆

周六卿之名也董賢為大司馬孔光彭宣不恥與之同列又且甘處其下直筆書之不待貶黜惡自見矣六月帝崩帝睹孝成之世祿去王室及即位屢誅大

臣欲彊主威以則武宣法武帝然以寵信讒諂憎疾忠直漢業由是遂衰董賢以罪罷即日自殺太皇太

后元帝后王政君也聞帝崩即日駕之未央宮收取璽綬召大司馬賢問以喪事調度賢憂懼不能對太后曰新都侯

莽前奉送先帝大行天子新崩未有定諡故總其名曰大行皇帝大行者不反之辭也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甚太后遣使者馳召

莽莽以太后指使尚書劾賢不親醫藥禁止不得入宮殿賢詣闕免冠徒跣見十二卷四謝莽以太后詔即闕下册

收賢印綬罷歸第即日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詐死發其棺至獄診驗也因埋獄中收沒入家財

四十三萬萬父恭與家屬徙合浦今廣東廉州府合浦縣太皇太后以王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書太皇太后以者何病太后也莽之

莫哀帝

孔光舉王莽

王莽盛尊事孔光

彭宣見險而止

王莽秉政

篡太后成之是故封新都侯則書太后弟子為大司馬則書太皇太后以居攝  
踐阼則書太皇太后詔稱假皇帝則亦書太皇太后詔所以歸其責於太后也  
馬者孔光以下皆舉莽獨前將軍何武左將軍公孫祿以為惠昭之世外戚持權幾危社稷  
呂欲為亂昭帝幼

主外戚上今比秘世無嗣成帝哀帝兩世無嗣方當選立近親幼主不宜令外戚持權於是武舉祿而祿亦舉武太皇太  
官榮謀反

后自用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秋七月迎中山王箕子為嗣書執迎之太后與莽也西漢書迎者三未有不  
后詔病已蒙上文率羣臣奏太后皆公辭也此其不書何箕子於是九歲耳莽所利也上書太皇太后以王莽

為大司馬領尚書事下書迎中山王箕子為嗣則亦蒙上文而已然則玄孫嬰書皇太子此書為嗣何箕子於  
哀帝恒見十一卷第五嬰病已見十弟也五卷第六第七嬰見下卷一太皇太后與莽議遣車騎將軍王舜使持節迎之貶皇太后為孝

成皇后○徙孝哀皇后於桂宮追貶傅太后為定陶共王母丁太后為丁姬以甄邯為侍中策免將軍  
何武公孫祿遣紅陽侯王立就國莽以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於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壻甄

邯為侍中劾奏何武公孫祿互相稱舉免官就國紅陽侯立雖不居位莽畏立令光奏立罪惡請遣就  
國於是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以王舜王邑為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秀典文章孫建為爪

牙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為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讓上以惑太后下用示  
信於衆庶焉八月廢孝成孝哀皇后就其園皆自殺策免大司空宣遣就國彭宣以王莽專權乃上印

綬乞骸骨歸鄉里莽白太后策免宣使就國數年薨

班固曰彭宣見險而止異乎苟患失之者矣

以王崇為大司空○九月中山王箕子即位年九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百官總己以聽亂臣

其篡竊必非一日觀綱目所書百官總己以聽之詞則以孔光為帝太傅馬宮為大司徒冬十月葬義陵

知莽之移國其所由來者漸矣履霜堅冰至豈不信哉

在西安府咸陽縣西

孝平皇帝初名箕子更名衍中山王與之子元帝庶孫也哀帝無嗣王莽迎立之在位五年莽

辛酉。孝平皇帝元始元年。春正月。益州塞外蠻夷獻白雉。二月。以孔光為太師。王舜為太保。甄豐為少傅。王

獻白雉  
王莽號安漢公

莽為太傅。號安漢公。褒賞宗室羣臣。益州今雲南府令塞外蠻夷。自稱越裳氏。重譯獻白雉。見三莽白

太后。以薦宗廟。於是羣臣盛陳莽功德。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爵邑。家世相傳為疇太后詔尚書具其事。莽上書言。

臣與孔光王舜甄豐甄邯共定策。今願獨條光等功。寢置臣莽。固讓數四。稱疾不起。太后乃詔光為太師。舜為

太保。豐為少傅。邯封承陽。漢縣故城在湖廣長沙府西侯。莽尚未起。羣臣復上言。宜以時加賞元功。太后乃以莽為太傅。幹

管四輔。太師太保太傅少傅之事。號曰安漢公。益封二萬八千戶。於是莽為惶恐。不得已。起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

事。復建言。褒賞宗室羣臣。下至庶民。鰥寡。恩澤之政。無所不施。又風公卿奏言。太后春秋高。不宜親省。小事。

令太后詔曰。自今以來。唯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平決。於是莽權與人主侔矣。夏五月。拜帝母衛姬為中

山孝王后。王莽恐帝外家衛氏奪其權。白太后前哀帝立。背恩義。自貴外家。幾危社稷。今帝以幼年復奉大

宗。宜明一統之義。以戒前事。為後代法。乃遣使即拜帝母衛姬為中山孝王后。賜帝舅寶玄爵關內侯。皆

留中山。不得至京師。封公子寬。魯頃公之後。為褒魯侯。孔均。孔子十世孫。為褒成侯。以奉周公之祠。

壬戌。二年。春。黃支國獻犀牛。黃支在南海中。去京師三萬里。王莽欲耀威德。故厚遺去。其王令遣使貢獻。

越巂郡。見十四卷七。上上。黃龍游江中。其所上之辭云爾。曰。太師光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大

司農孫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悅。見三著於經典。周書兩不相損。今風雨未時。百姓不足。每有

獻犀牛  
上黃龍游  
江中  
王莽功德  
比周公  
孫寶詰孔

真平帝

隕石鉅鹿

二子知幾

梅福為吳市門卒

云飲義士

蓬萌浮海客逐東

一事羣臣同聲得無非其美者時大臣皆失色會寶遣吏迎母母道病留弟家獨遣妻子司直陳崇劾奏寶坐

免終於家綱帝更名衍佩大司空崇王免以甄豐為大司空綱大旱蝗綱隕石于鉅鹿今直隸二綱大夫龔

勝丙漢罷歸綱有書請老罷歸者矣有書謝病歸者矣此其不書請謝何直書罷歸見綱易繫辭知幾其神

光祿大夫楚國今江南龔勝大中大夫琅邪見上兩漢以王莽專政皆乞骸骨莽令太后策詔之曰朕愍以

官職之事煩大夫大夫其脩身守道以終高年皆加優禮而遣之梅福見上亦知莽必篡漢一朝棄妻子去不

知所之人傳以為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今浙江者變姓名為吳市在紹興府城門卒云綱秋九月晦日食

癸亥三年春聘安漢公莽女為皇后書法見十夏安漢公莽殺其子宇滅中山孝王后家殺敬武公主及

汜凡鄉侯何武故司隸鮑宣等數百人綱莽長子宇非莽隔絕衛氏私與衛寶通書教衛后上書求至京師莽

不聽宇與師吳章及婦兄呂寬議章以為莽好鬼神可為變怪以驚懼之因推類推原說稅令平歸政衛氏宇

即使寬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死盡滅衛氏支屬唯衛后在吳章要腰斬初章為當世

名儒教授千餘人莽以為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平陵今陝西西安云敞時為大司徒

掾視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莽因是獄窮治黨與連引素所惡者悉誅之元帝女弟敬武長

公主素非議莽紅陽見上侯立莽尊屬平阿見上卷九侯仁素剛直皆以太皇太后詔迫令自殺郡國豪傑及漢

忠直臣不附莽者何武鮑宣及王商辛慶忌諸子皆坐死凡數百人海內震焉北海今山東蓬旁萌謂友人曰

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今盛

侯官林氏曰王莽逆節既萌漢朝公卿為之犬馬曾不少愧而梅福隱會稽蓬萌客

遼東若將挽焉者夫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二子為得之

王莽號宰

錫王莽加九

王莽作策  
藏金滕  
綱日本春  
秋之法  
王莽居攝  
踐阼

假皇帝  
攝皇帝

甲子四年春二月加安漢公莽號宰衡周公為周太宰伊尹為起明堂辟雍靈臺立樂經徵天下通經異能之士。

乙丑五年夏四月太師光卒以馬宮為太師五月加安漢公莽九錫書九錫始此九錫一與馬二衣服

弓矢八鉄鉞九桓謂從中階而升也虎賁謂三百人也弓矢彤彤之弓也鉄鉞謂大柯斧賜之專殺也桓

謂桓之酒賜以祭祀也○軒縣見四卷第七曲縣貢同奔彤音同赤色玃同盧黑色冬十二月安漢公莽

左傳傳公二十八年彤弓一彤彤矢第千桓黑黍鬯香草和以釀酒謂之桓鬯冬十二月安漢公莽

弑帝帝益壯以衛后故怨不悅莽因臘日臘為臘臘獵也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上椒酒置毒酒中帝有疾

莽作策請命於泰時見上願以身代藏策金滕見二卷置於前殿敕諸公勿敢言帝崩葬康陵在西安府咸陽縣西

於漢諸帝皆書葬夫何於平帝獨不曰葬康陵無乃失書乎曰非也春秋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

王莽殺賊干統十有八年之久然後劉玄起光武中興眾共誅之綱目不書葬平帝蓋本春秋之法也歟

以平晏為大司徒太皇太后詔徵宣帝玄孫又詔安漢公莽居攝踐阼太后與羣臣議立嗣時元帝世絕

而宣帝曾孫莽皆惡其長大曰兄弟不得相為後乃悉徵宣帝玄孫選立之初泉陵今湖廣永州府零陵縣侯劉慶上書

言皇帝富於春秋宜令安漢公攝行天子事如成王周公故事至是前輝光王莽分京師置前謝囂奏浚井得

白石有丹書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太后曰此誣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舜舜謂太后莽非敢有他但欲稱

攝以重其權鎮服天下耳太后力不能制乃下詔曰已徵孝宣皇帝玄孫二十三人差蔡也度鐸也宜者以嗣

孝平皇帝之後玄孫年在襁姜上襦衣兒不得至德君子孰能安之其令安漢公居攝踐阼見三如周公故事具禮儀奏於是羣臣奏言請安漢公踐阼如天子之制祭贊曰假皇帝民臣謂之攝皇帝自稱曰予平決朝事常以皇帝之詔稱制其朝見太皇太后皇帝皇后皆服臣節詔曰可

孔光不忠  
不孝

乃航趙氏曰王莽篡漢當時守清潔而不污者惟梅福逢萌先見讖而去龔勝薛方郭欽蔣詡漢王霸  
於時孔光者乃先聖之裔受知三朝位冠百辟明知王莽造飾偽行內懷蒙垢臣事篡逆何廉恥之甚也  
又若孔光者乃先聖之裔受知三朝位冠百辟明知王莽造飾偽行內懷蒙垢臣事篡逆何廉恥之甚也  
以文則不孝玷辱聖賢祖宗矣平二年光為太師稱莽功德比周公成其篡逆之志先正其罪足而適履役首  
承家則不孝玷辱聖賢祖宗矣平二年光為太師稱莽功德比周公成其篡逆之志先正其罪足而適履役首  
而便冠勝小夫大奚足為賢乎亂漢氏不絕如綫然而卒不能為患者外有宗藩之強內有絳灌之忠也何哉  
唯知人善任使而已呂氏之亂漢氏不絕如綫然而卒不能為患者外有宗藩之強內有絳灌之忠也何哉  
景之時天下家給人足幾致刑措文景何遠哉止以崇儒重道求賢納諫故其成敗若此之速如是不息窮以  
於四夷嚴刑而重賦迹其行事視始皇何遠哉止以崇儒重道求賢納諫故其成敗若此之速如是不息窮以  
童稚之年辨霍光之忠確然不可動何天資之明也孝宣綜核名實信賞必罰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至於  
孝武功德優然孝元優游不斷漢業始衰孝成荒於酒色委政外家孝哀賞必罰吏稱其職民安其業至於  
孝平以幼冲嗣位王莽因之遂移漢祚莽恃  
其詐慝煩民玩兵罪盈怨積而天下叛之矣

右西漢十二帝共二百十四年并王莽篡位合二百三十年

綱鑑易知錄卷十九

通鑑綱目定本

周之炯靜專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漢紀附王莽

孺子嬰宣帝玄孫廣戚侯勳之孫顯之子也年二歲平帝無嗣王莽利其年幼迎而立之在位三年莽篡位  
為定安公○莽孝元皇后之姪曼之子也初封新都侯弑平帝廢孺子嬰篡漢建國號新僭位十八年

殺漢兵之

劉崇起兵

丙寅孺子嬰居攝元年春三月立宣帝玄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夏四月安眾侯劉崇起兵討莽不克死之於是崇帥百餘人攻宛不入而敗耳安眾今河南南陽府鎮平縣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莽必危劉氏天下非

之莫敢先舉此乃宗室之恥也吾帥宗族為先海內必和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今南陽府南陽縣不得入而敗五月

假皇帝

月太皇太后詔莽朝見稱假皇帝以羣臣復白劉崇等謀逆者以莽權輕故也冬十月朔日食

翟義起兵

丁卯二年秋九月東郡太守翟宅義起兵討莽立劉信為天子三輔豪傑起兵應之莽遣兵拒擊義戰不克死之信亡走王莽篡逆舉朝和之舉天下依之是無一人知義者前日劉崇起兵從者僅百餘人今翟義之功於漢為何如哉三輔應者書曰豪傑所以褒從義之士為東郡今山東東昌府太守翟義方進與姊子陳豐謀舉

兵西誅不當攝者立宗室嚴鄉侯劉信為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大將軍移檄檄見九郡國卷三衆十餘萬莽

聞之惶懼不能食乃拜孫建等為將軍擊義三輔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豪傑蕭彤霍鴻等聞義兵起自稱將軍衆至十

餘萬莽復拜王級為將軍擊朋等日抱孺子禱郊廟會羣臣而稱曰昔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甫○紂之以

畔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自古大聖猶懼此況臣莽之斗筭羣臣皆曰不遭此變不章聖德莽依周書作大

王莽作大

王莽作大

誥見三卷諭天下。以當反位儒子之意。諸將東至陳留。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與翟義會戰。義敗死。竟不得信。

戊辰。初始元年。春。地震。綱三輔兵皆破滅。國王級等擊趙朋。霍鴻皆殄滅。諸縣悉平。莽乃置酒白虎殿。見上

第八卷第 自謂威德日盛。大獲天人之助。遂謀即真之事矣。綱冬十一月。太皇太后詔莽號令奏事。毋言攝。以居攝

初始元年王莽自稱新皇帝十二月。哀章作銅匱以獻莽。莽自稱新皇帝。更號太皇太后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國梓潼。今四川保寧府梓潼縣

哀章學問長安。素無行。作銅匱為兩簡。置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璽邦日昏時。持至高廟。僕射夜以聞。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禪。還坐未央宮前殿。即真天子位。建有天下之號曰新。以十二月朔為始

建國元年正月之朔。莽請璽。太后不肯授。莽使王舜諭指。太后怒。罵之曰。而汝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豬不食其餘。天下豈有而兄弟邪。且若

也。自以金匱符命為新皇帝。變更正朔。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為。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以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因涕泣。舜言。莽必欲得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脇之。乃

出璽投之地。曰。我老已死。如而兄弟。今族滅也。於是張永獻符命。言太皇太后當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莽從之。

綱己巳。新莽始建。春正月。莽廢孺子為定安。漢縣屬陝西延安府公。孝平皇后為定安太后。綱夏四月。徐鄉。漢縣故城在山東登州府

縣。黃侯劉快起兵討莽。不克死之。綱莽禁不得買賣田及奴婢。國莽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買

賣。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鄉里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眾者。投諸四裔。異以禦魑魅。

劉快起兵

見六二

卷七

王莽自稱新皇帝

哀章獻銅匱



桐冬華

致堂胡氏曰井田致治之本及秦廢之漢不能復又況莽賊而能行乎然井田實萬世之良法而賈實奴婢之禁亦仁政所當先不可以莽所嘗為而指以為非也

綱冬雷桐華大雨雹。綱庚午二月春二月莽廢漢諸侯王為民。○冬十二月雷。綱莽改匈奴單于為降奴服于。遣其將軍孫建等擊之。

綱莽特府庫之富欲立威匈奴乃遣孫建等率十二將分道並出。

綱辛未三匈奴諸部分道入塞殺守尉略吏民州郡兵起。逆之賊人皆得而誅之故變文起義書法若此其汲汲討賊之意為何如哉故。綱單于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遣兵

入雲中今山西大同府塞大殺吏民歷告左右部諸邊王入塞殺太守都尉略吏民畜產不可勝數是時諸將在邊以大衆未集未敢出擊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

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周宣王時玁狁秦漢曰匈奴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周宣王命尹吉甫帥師伐玁狁詩人作六月之詩以美之其其視玁狁之侵譬猶蠹文萌敵

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深入遠戍兵連禍結二十餘年中國罷疲敵匈奴亦創昌艾艾○創傷也艾息也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築長城之固延袤茂○萬里轉輸運糧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

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莽不聽轉兵穀如故吏民屯邊者所在放縱而內郡愁於徵發民棄城郭始流亡為盜賊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烟火之

警人民熾盛牛馬滿野及莽擾亂匈奴與之構難邊民死亡繫獲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綱莽太師王舜死綱莽迎襲勝為太子師友祭酒勝不食而卒綱莽臣皆書死賊莽也終莽之驚惟

綱莽遣使者奉璽

而卒綱勝不食

而卒綱勝不食

而卒綱勝不食

而卒綱勝不食

而卒綱勝不食

嚴尤諫王莽擊匈奴

與勝不食而卒

書印綬迎鬻勝。見上卷即拜為太子師友祭酒。勝稱病篤。使者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謂兩子及門人

高暉曰。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語畢。遂不復飲食。積十

四日死。是時清名之士。又有琅邪今山東青州府紀逡。齊今青州府臨淄縣薛方。沛今江南徐州沛縣唐林。唐尊。皆以明經飭行顯名。

遂兩唐皆仕莽。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高士傳許由聞堯致天下而讓焉。乃遁於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堯入召為九州

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濱。時有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而問其故。由對曰。堯欲召我。我惡其聲。今明主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崖深谷。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汚吾犢口。遂牽犢上流飲之。

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在河南河南府登封縣之節。莽說其言。不彊致。除廩今陝西鳳翔縣郭欽為南郡今湖廣荆州府守。杜陵今陝西西安府咸寧縣蔣詡為兗州今山東兗州府刺史。亦以廉直為名。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里。臥不出戶。卒

於家。沛國陳咸以律令為尚書。見何武鮑宣死。見上卷歎曰。易說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繫辭下傳之辭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職。莽篡位。召咸為掌寇大夫。咸謝病不肯應。三子參豐欽皆在位。咸悉令解官歸鄉里。閉門不出

入。猶用漢家祖臘。祖祭道神也。臘歲終之大祭。王者各以其行盛日為祖。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墓日為臘。漢以火德。王火盛於午。墓於戌。故午祖戌臘。乎。悉收斂其家律令書文。壁藏之。又齊栗融。北海亦青州府禽慶。蘇章。山陽即兗州府曹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莽。

壬申。四年春。令民得賣田。曰。莽性躁擾。不能無為。每有所興造。動欲慕古。不度鐸時宜。制度又不定。吏緣為姦。天下警警。陷刑者衆。莽知民愁怨。乃令民食王田者。皆得賣之。

癸酉。五年春。二月。太皇太后王氏崩。不書新室文母何不絕之於漢也。成新莽之墓者。太后也。其不絕之何。其握璽其令官屬黑貂。其用漢家正臘。猶有漢氏之心焉。然則其不書

漢太皇太后何不成莽之為新也。故以恆辭書之。是故不成莽。四卷一莽既改號。太后為新室文母。之為新則太皇太后不書。漢成李氏之為唐則故后蕭氏書。隋四五卷一莽既改號。太后為新室文母。

絕之於漢。乃墜灰壞。怪孝元廟。更為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為文母。具食也。食堂。名曰長壽宮。置酒

具食也。食堂。名曰長壽宮。置酒

具食也。食堂。名曰長壽宮。置酒

具食也。食堂。名曰長壽宮。置酒

具食也。食堂。名曰長壽宮。置酒

黃霧四塞

請太后既至。見廟廢徹塗地。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預何治猶言干而壞之。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為。如令有知。我乃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私謂左右曰。此人慢神多矣。能久得祐乎。飲酒不樂而罷。莽更漢家黑貂。著酌黃貂。又改漢正朔。伏臘日。太后令其官屬黑貂。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食。至是崩。年八十四。葬渭陵。見上十七卷第七十一月。彗星見五卷第五出。開一歲而兵大起矣。天道恆象信哉。甲戌。天鳳元年春三月晦。日食。○夏四月。隕霜殺草木。終綱目書黃霧四塞二皆為王氏也。亦黃霧四塞。惡氣也。王氏蓋以是始終焉。六月。黃霧四塞。

死言黃龍

乙亥。二年春。民訛言黃龍死。綱目書訛言三。見上卷第六。

吳起

丁丑。四年秋。臨淮琅邪及荊州綠林兵起。莽法令煩苛。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於是並起為盜賊。臨淮今江荊州府長洲。今蘇州府。琅邪今山東。呂母聚黨數千人。殺海曲。今青州府

瓜田儀。姓瓜田。名儀。等依阻會稽。今江南長洲。今蘇州府琅邪。今山東呂母聚黨數千人。殺海曲。今青州府

長入海中為盜。其衆浸多至萬數。荊州今湖廣饑饉。更相侵奪。新市地名在湖廣人王匡。王鳳推為渠帥。衆數百人。諸亡命者馬武。王常。成丹等。皆往從之。藏於綠林山。在湖廣安陸府當陽縣中。數月閒。至七八千人。

莽大夫揚雄死

戊寅。五年春。莽大夫揚雄死。成帝之世。雄以奏賦為郎。給事黃門。與莽及劉秀即劉並列。哀帝之初。又與董

太玄法言

賢同官。莽賢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成哀不徙官。及莽篡位。雄以耆老久次。久在轉為大

劉棻學作奇字

夫。恬於勢利。好古樂道。欲以文章成名於後世。乃作太玄法言。雄以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用心於內。不求於

揚雄投閣

外。人皆忽之。唯劉秀及范滂敬焉。而桓譚以為絕倫。鉅鹿今直隸順德府鉅鹿縣侯芭師事焉。劉棻○劉嘗從雄學。作奇字。及棻坐事誅。莽始建國二年。甄尋作符命言孝平皇后辭連及雄。時雄較書天祿閣上。使者來欲收之。

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以雄不知情。詔勿問。然雄所作法言卒章。盛稱莽功德。可比伊尹周公。後又作劇。極秦美新之文。劇甚也。蓋以秦王無道。以頌莽。君子病焉。

遂昌尹氏曰。所貴乎士君子者。以其審於出處之際。明於去就之義也。揚雄在哀平間。與董賢王莽輩。比肩並列。當其權勢熏灼。雄不苟於附媚。安於恬退。誠足嘉尚者。洎莽篡國。之後。雄以前朝舊人。不以此時。亟引而退。與鬪。薛方郭欽。蔣翊。諸賢並驅爭先。乃復貪戀爵祿。隱忍不去。莽以斗筭穿窬之才。身買殺逆。文奸飾偽。盜竊漢祚。士君子稍有人心者。必蓋見其面目。安有拜伏於前。為之臣子。而不知愧恥者哉。雄以一身事二姓。大節已虧。況於稱莽功德。與夫劇秦美新等作。又君子之所病者。親綱目所書。莽大。夫揚雄死。則雄之失身於莽。盡東海之波。不足以湔其恥矣。士君子之立身至此。豈不深可歎哉。豈不深。

可憐。滌音。滌也。

吳皆起

琅邪樊崇。東海刁子都等。兵皆起。琅邪。今山東青州府。樊崇。起兵於莒。今青州府。衆百餘人。羣盜以崇猛勇。皆附之。一歲閒。至萬餘人。又有東海。今江蘇州府。刁子都。亦起兵。鈔擊徐兗。今江蘇州府。莽遣使者發兵擊之。不能克。

莽孫宗自殺。宗自畫容貌。被服天。子衣冠。發覺。自殺。

庚辰。地皇元年。秋九月。大雨六十餘日。鉅鹿。見男子馬適求等。謀誅莽。不克。死。

辛巳。二年。春正月。莽妻死。太子臨謀殺莽。事覺。自殺。書莽殺其子字矣。又書莽孫宗自殺。於是復書太子也。宋劾書。弒臨書。太子矣。其書殺。宋劾見三。關東大饑。蝗。南郡。今湖廣。秦豐兵起。豐聚衆萬人。平。

何賊莽也。臣不臣。故子不子也。六卷一。

原。今山東濟南府。女子遲昭平。亦聚數千人。

壬午。三年。春二月。關東人相食。夏四月。樊崇兵自號赤眉。莽遣其太師王匡。將軍廉丹。擊之。初。樊崇等衆。既寢盛。乃相與為約。殺人者償劓。傷人者償創。傷也。莽遣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討之。崇等恐其衆與莽兵亂。

乃皆朱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匡丹合將銳士十餘萬人。所過放縱。東方為之語曰。寧逢赤眉。不逢太。

赤眉

兵起

莽太子臨

謀殺莽

餘日

大雨六十

鯨飛蔽天  
兵起

光武起兵

春陵

南陽白水  
鄉

劉縯比秀  
高祖兄仲

春陵

漢兵襲取  
莽輜重

師。太師尚可。更始殺我。卒如田况之言。初田况對莽言今空復多出蝗飛蔽天。書法見上十秋。七月。荊州

平林兵起。新市王匡等進攻隨。今湖廣德安府隨州平林漢縣故城在隨州東北陳牧。廖聊去湛復聚衆千餘人。號平林兵以

應之。赤眉破廉丹。誅之。廉丹不書死之書誅之勇漢宗室劉縯行及弟秀起兵春陵。與復帝室新市平

林兵皆附之。縯書漢宗室則與崇快又異矣是故書起兵多自初。長沙今湖廣定王發景帝第十子。生春陵在湖

廣永州府節侯買。買生戴侯熊渠。熊渠生考侯仁。仁以南方卑溼。徙封南陽今河南之白水鄉。在南陽府鄧州仍改春陵與

宗族往家焉。仁子敞嗣。莽時國除。節侯少子外。爲鬱林今廣西潯州府太守。外生鉅鹿今直隸順德府都尉回。回生南頓漢縣

在河南開封府項城縣令欽。欽娶湖陽漢縣故城在樊重女。生三男。縯。仲。秀。縯性剛毅。慷慨有大節。秀隆準也。隆高準

鼻也。日角謂天性勤稼穡。縯常非笑之。比於高祖兄仲。仲高祖兄弟高祖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不秀嘗過穰

庭骨起狀如日。性勤稼穡。縯常非笑之。比於高祖兄仲。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孰與仲多。秀戲曰。何由

知非僕邪。坐者皆大笑。宛今南陽府南陽縣人李守。好星厯讖記。嘗謂其子通曰。劉氏當興。李氏爲輔。及新市平林兵

起。南陽騷動。通從弟軼。謂通曰。今四方擾亂。漢當復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字縯兄弟。汎愛容衆。可與謀大事。通

笑曰。吾意也。會秀賣穀於宛。通遣軼往迎秀。與相約結定謀。歸春陵南陽白水鄉也舉兵。會縯召諸豪傑計議。分遣親

客於諸縣起兵。縯自發春陵子弟。子弟恐懼。皆亡匿。及見秀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爲之。乃稍自安。凡

得子弟七八千人。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秀時年二十八。縯使族人招說新市平林兵。殺湖陽尉。進拔棘陽。

漢縣故城在鄧州李軼。鄧晨。皆將賓客來會。冬十一月。漢兵與莽守將甄真阜。梁邱複賜戰。不利。遂與下江合兵。襲

取其輜重。書法見上九卷第八劉縯欲進攻宛。與甄阜。梁邱賜戰。縯復收兵保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引精

兵十萬。南臨泚水。在南陽府唐縣會下江兵綠林兵王常等入五千餘人。至宜秋府泌陽縣。續與秀見王常。說以

合從宗之利。常等即引軍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合。於是諸郡齊心同力。銳氣益壯。十二月。晦。潛師夜起。襲取藍

鄉。盡獲其輜重。

淮陽王名玄。春陵戴侯之曾孫也。莽末漢兵起。諸將立以為帝。在位二年。降於赤眉。尋被殺。及光武即位。詔封為淮陽王。

癸未。漢帝玄更始元年。春。二月。新市平林諸將共立更始將軍劉玄為皇帝。大赦改元。春陵戴侯曾孫玄在平林

兵中。號更始將軍。時漢兵已十餘萬。諸將議以兵無統一。欲立劉氏以從人望。南陽豪傑欲立劉續。而新市平

林將帥。憚續威名。貪玄懦弱。先定策立之。然後召續示其議。續以為宜。且稱王以號令。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

號。張卬不從。二月朔。設壇場於清欲水。在南陽府城東上。玄即皇帝位。南面朝羣臣。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置公卿拜

續為大司徒。行定昆陽漢縣故城在定陵府舞陽縣。三月。劉秀徇日。昆陽南陽府葉縣。府郟城縣。皆下之。莽遣其司徒

王尋。司空王邑。大發兵。會嚴尤。陳茂。夏五月。圍昆陽。莽遣王尋。王邑發兵。平定山東。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

以備軍吏。以長人巨無霸。蓬萊海濱人身長一丈大十圍。自稱巨無霸。輜車不能載。二馬不能勝。臥則枕鼓。以鐵箸食。為壘尉。都尉。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

之屬。以助威武。兵四十二萬。號百萬。五月。出潁川。見與嚴尤陳茂合。劉秀使王鳳。王常守昆陽。夜與李軼等出

城南門。於外收兵。時莽兵到城下者且十萬。秀等幾不得出。尋邑縱兵圍昆陽。莽棘陽長岑彭以宛城降漢。

玄入都之。尋邑長耳何以書美反正也。岑彭守宛城。漢兵攻之。數月。城中人相食。乃降。更始入都之。諸將欲殺彭。劉續曰。

彭執心堅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更始乃封彭為歸德侯。六月。劉秀大破莽兵於昆陽。下誅王尋。

劉秀至鄼定陵。悉發諸營兵。六月朔。秀自將步騎千餘為前鋒。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

劉秀大破莽兵於昆陽下

尋邑圍昆陽

馮異以五縣降

巾車鄉

劉秀不伐昆陽之功

王莽但飲酒啜鯪魚

秀犇之斬首數十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秀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

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諸將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尋邑陳亂。漢兵乘銳奔之。遂殺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澠雒水出河南汝州魯山縣。流至南陽府葉縣入沙河。川澠水出河南汝州魯山縣。流至南陽府葉縣入沙河。盛溢。虎豹

皆股戰。士卒溺死以萬數。水為不流。邑尤茂。輕騎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關中震恐。於是海內豪傑。翕然響應。

皆殺其牧守。州牧郡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以待詔命。劉秀徇潁川。馮異以五縣降。劉秀復徇潁川。郡名治河南開封府

許屯兵巾車鄉。在汝州東南。郡掾硯。馮異監五縣。為漢兵所獲。異曰。異有老母在父南。城今汝州寶豐縣。願歸。據五城。以

効功報德。秀許之。異歸。謂父城長苗萌曰。諸將多暴橫。獨劉將軍所到不虜略。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遂與

萌率五縣以降。玄殺大司徒續。以劉秀為破虜大將軍。新市平林諸將。以劉續兄弟威名益盛。陰勸更始

除之。續部將劉稷聞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劉續字兄弟也。今更始何為者邪。更始收稷將誅之。續

固爭。李軼朱鮪委因勸更始并執續殺之。秀自父城馳詣宛。謝。司徒官屬迎弔秀。秀不與交私語。惟深引過而

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為去續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自慙。乃拜秀為破虜大將軍。封武信

侯。秋。莽將軍王涉。國師劉秀自殺。甚矣劉歆之罪一死不足以盡之也。劉向指陳王氏盡忠。帝室歆乃阿附。賊莽自覆宗國。方且與之文飾。姦言權誣。當世甚至易名。應職。饒倖。

非望卒之夷滅。為天下笑。自班固作漢史。列歆於向傳之末。紀其著述及改名秀之後。乃載在莽傳。殆若二人由是後之學者。不復推考。概以向歆並稱。豈知歆乃向之罪人。烏可同日而語。若其父子異論。是特小小者爾。

綱目書莽國師則歆。事賊莽為之。謀主不可不知。觀者不可不察也。道士西門君惠謂涉曰。讖文劉氏當復興。國師公姓名是也。涉遂與秀

及大司馬董忠等。謀劫莽降漢。謀泄。皆自殺。莽以軍師外破。大臣內叛。左右無所信。憂懣不能食。但飲酒。啜淡

鯪魚。有海魚名。讀軍書。倦因憑几寐。不復就枕矣。成紀隗。擣起兵應漢。成紀今陝西鞏昌府秦州人。隗崔隗義。

漢隗陽王

陳豨起兵  
公孫述起

衆共誅莽

復見漢官  
威儀  
劉秀徇河  
北  
除莽苛政

同起兵以應漢。崔兄子豨素有名。好經書。共推爲上將軍。移檄郡國。勒兵十萬。徇隴西。今陝西武都。今隴州

皆下之。圖公孫述起兵成都。圖茂陵。今陝西公孫述起兵成都。今四川自稱輔漢將軍兼益州。治成都牧。

遣上公王匡攻洛陽。大將軍申屠建攻武關。析人鄧曄。起兵開關。迎建。九月。入長安。孝平皇后自焚。崩。衆共

誅莽。傳首詣宛。圖人書也。書。郭曄何予義且志功也。苟有義。雖人必書。所以勸義也。孝平皇后更號黃皇室主。矣。

猶有漢氏之心。焉。書曰。孝平皇后不絕之於漢也。圖更始遣王匡攻洛陽。今河南申屠建李松攻武關。在

故后雖莽女。雖自焚。猶書崩。莽誅書衆均其攻也。圖更始遣王匡攻洛陽。今河南申屠建李松攻武關。在

府商州三輔。見二震動。析。今河南南陽人鄧曄于匡起兵應漢。曄開武關迎漢兵。以弘農。今河南掾。官

王憲爲校尉。所過迎降。諸縣大姓各起兵稱漢將。率衆隨憲。李松鄧曄引軍至華陰。今西安府而長安。西安師。

縣安。旁兵四會城下。九月朔。兵入。明日。城中少年燒作室門。火及掖庭。宮旁黃皇室主。廢后常稱疾不朝會莽

欲嫁之。乃更號爲黃皇室主。欲絕之。於漢后大怒。因發病不肯起。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莽避火宣室。未央宮前殿正火輒隨之。

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又明日。羣臣扶莽之漸臺。漸臺也。蓋在欲阻池水。鋪。

聲。○申時。衆兵上臺。斬莽首。分莽身。節解。懸上聲。○切分之。申屠建以王憲得璽。殺不上。收斬之。傳。去聲

莽首詣宛。更始都宛。縣。即南陽府于市。百姓共提。抵。擊之。或切食其舌。圖王匡拔洛陽。誅莽守將王匡哀章。圖冬十月

玄北都洛。更始將都洛陽。以劉秀行司隸校尉。使前脩宮。秀乃置僚屬。作文移從事司察。漢舊儀司隸校尉

以主。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幘。巾也。卑賤者所。而服婦人衣。莫不笑之。

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升。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更始遂北都

洛。圖以彭寵爲漁陽太守。今直隸順。太守。圖以劉秀行大司馬事。遣徇河北。今直隸大司馬秀至河北。除莽苛政。



郭禹杖策  
追劉秀  
郭禹說劉

馮異說劉  
王郎稱帝  
於邯鄲

劉秀北徇  
儂首刮席

更始委政  
趙萌

復漢官名。特筆也沛公之入咸陽也書除秦苛法大司馬公見九大司馬秀至河北。所過郡縣。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病遣囚徒。平其不除王莽苛虐也。復漢官名。吏民喜悅。爭持牛酒迎勞。秀皆不受。南陽郭禹

杖也策馬追秀及於鄴。今河南彰德府臨彰縣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効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見第十五卷第四耳。秀笑。因留宿。禹進說曰。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俱賊之屬。動以萬數。更始既是常才。而不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民者也。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為天下所嚮服。軍政齊肅。賞罰明信。為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因令禹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每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才。○秀自縊死。每獨居。輒不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主簿馮異獨叩頭寬譬。因進說曰。更始政亂。百姓無依。人久飢渴。易為充飽。宜分遣官屬。循行上郡縣。宣布惠澤。秀納之。騎都尉耿純謁秀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他將同。遂自結納。十二月。王郎稱帝於邯鄲。王莽時。長安中有自稱成帝子。子與者。莽殺之。邯鄲今直隸廣平府邯鄲縣卜者王郎。緣是詐稱真子。與劉林漢宗等信之。與趙國今直隸真定府趙州大豪李育等入邯鄲。立郎為天子。州郡響應。

○甲申二年。正月。大司馬秀北徇儂。府今直隸順天府大興縣。二月。玄遷都長安。申屠建等迎更始遷都長安。居長樂宮。在西安府治西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作儂首刮席。不敢視。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幾何。左右皆宮省久吏。驚愕相視。以李松為丞相。趙萌為右大司馬。更始納萌女為夫人。故委政於萌。日夜飲讌。後庭。以至羣小膳夫。皆濫授官爵。長安為之語曰。竈下養去聲。主烹炊者。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由是

○甲申二年。正月。大司馬秀北徇儂。府今直隸順天府大興縣。二月。玄遷都長安。申屠建等迎更始遷都長安。居長樂宮。在西安府治西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作儂首刮席。不敢視。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幾何。左右皆宮省久吏。驚愕相視。以李松為丞相。趙萌為右大司馬。更始納萌女為夫人。故委政於萌。日夜飲讌。後庭。以至羣小膳夫。皆濫授官爵。長安為之語曰。竈下養去聲。主烹炊者。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由是

○甲申二年。正月。大司馬秀北徇儂。府今直隸順天府大興縣。二月。玄遷都長安。申屠建等迎更始遷都長安。居長樂宮。在西安府治西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作儂首刮席。不敢視。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幾何。左右皆宮省久吏。驚愕相視。以李松為丞相。趙萌為右大司馬。更始納萌女為夫人。故委政於萌。日夜飲讌。後庭。以至羣小膳夫。皆濫授官爵。長安為之語曰。竈下養去聲。主烹炊者。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由是

○甲申二年。正月。大司馬秀北徇儂。府今直隸順天府大興縣。二月。玄遷都長安。申屠建等迎更始遷都長安。居長樂宮。在西安府治西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作儂首刮席。不敢視。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幾何。左右皆宮省久吏。驚愕相視。以李松為丞相。趙萌為右大司馬。更始納萌女為夫人。故委政於萌。日夜飲讌。後庭。以至羣小膳夫。皆濫授官爵。長安為之語曰。竈下養去聲。主烹炊者。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由是

○甲申二年。正月。大司馬秀北徇儂。府今直隸順天府大興縣。二月。玄遷都長安。申屠建等迎更始遷都長安。居長樂宮。在西安府治西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作儂首刮席。不敢視。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幾何。左右皆宮省久吏。驚愕相視。以李松為丞相。趙萌為右大司馬。更始納萌女為夫人。故委政於萌。日夜飲讌。後庭。以至羣小膳夫。皆濫授官爵。長安為之語曰。竈下養去聲。主烹炊者。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由是

○甲申二年。正月。大司馬秀北徇儂。府今直隸順天府大興縣。二月。玄遷都長安。申屠建等迎更始遷都長安。居長樂宮。在西安府治西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作儂首刮席。不敢視。諸將後至者。更始問虜掠得幾何。左右皆宮省久吏。驚愕相視。以李松為丞相。趙萌為右大司馬。更始納萌女為夫人。故委政於萌。日夜飲讌。後庭。以至羣小膳夫。皆濫授官爵。長安為之語曰。竈下養去聲。主烹炊者。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由是

劉秀以耿  
弇爲長史

摧枯折腐

耿弇諫劉  
秀南歸

北道主人

蕪蕪亭

馮異上豆  
粥

滹沱河  
冰堅可渡

馮異進麥  
飯

白衣老人

郭彤諫劉  
秀西還

關中離心。四海怨叛。大司馬秀以耿弇爲長史。耿況遣其子弇詣長安。弇時年二十一。至宋子。漢縣故城在真

定州會王郎起。從吏曰子與。成帝正統。捨此不歸。遠行安之。弇按劍曰。子與弊賊。卒爲降虜耳。我至長安。陳漁

陽今順天保定府上谷今直隸保定府兵馬歸發突騎。以轆音吝車音踐烏合之衆。如摧枯折腐耳。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弇

聞大司馬秀在盧奴。水黑曰盧不流曰奴因以名縣故城在真定府定州乃馳北上謁。秀留署長史。與俱北至薊。與之俱北秀將南歸。弇

曰。今兵從南方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邑人。彭寵亦南陽人上谷太守。卽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

足慮也。秀官屬皆曰。死尙南首。去聲奈何北行入囊中。秀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薊城反應王郎。大司馬秀

走信都。和戎發兵擊邯鄲。薊中反應王郎。城內擾亂。於是秀趣駕出城。晨夜南馳。至蕪蕪亭。在真定府深州

外時天寒。馮異上豆粥。至下曲陽。下曲陽漢縣今真定府晉州傳聞王郎兵在後。至滹沱河。源出太原府經真定府南門及晉州候吏還

白河水流澌。斯○澌無船不可濟秀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衆。還卽詭曰。冰堅可渡。遂前至河。河水亦合。乃渡。

未畢數騎而冰解。至南宮。今真定府南宮縣遇大風雨。人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爇火。秀對竈燎衣。馮異復進麥

飯。至下博。漢縣屬信都城西惶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人指曰。努力。信都今真定府冀州爲長安城守。去此八十里。秀卽馳

赴之。時郡國皆已降王郎。獨信都太守任光和戎。王莽分鉅鹿郡爲和戎今直隸順德府太守郭彤。彤容不肯。光自恐不全。聞秀

至大喜。彤亦來會。議者多欲西還。彤曰。王郎假名烏合。無有根本之固。明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何患不克。今

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壞也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

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旣西。則邯鄲勢成。民不肯捐父母。背成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秀乃止。秀

拜光彤大將軍。將兵以從。衆稍合至萬人。移檄邊郡。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

永嘉陳氏曰古之人君不恃其或然之數而忽其必然之理或然之數者天也必然之理者人也漢之高  
光蓋嘗得乎天矣唯水之圖幾入乎項氏之手矣而以大風脫滄沱之役幾填於饑虎之喙矣而以冰合  
濟是豈人力也哉天也二君於此不以其幾不免者自沮亦不以其幸而免者自賀方且益聽三傑之謀  
而延攬二十八將之族以伺其隙而俟其可乘之機卒之坡下之兵合而項氏擒邯鄲之戰交而王郎  
是果天耶人能知高帝五年之業不成於唯水之脫而成於坡下之勝光武之中興亦唯水之圖見  
不在於滄沱之濟而在於邯鄲之克則知人君之有為於天下者其不可以人而勝天耶卷第五

延岑據漢中今陝西漢中府王嘉擊降之大司馬秀以賈復祭價遵為將軍漢中王嘉薦校尉賈復及陳

俊於大司馬秀以復為將軍俊為掾官屬秀舍中兒犯法軍市見十二卷三令祭遵格殺之秀怒命收遵主簿陳

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乃以為刺也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防祭遵吾舍

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大司馬秀拔廣阿今直隸真定府隆平縣披輿地圖

指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殺亂人思明君

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厚薄不以大小也耿弇以上谷漁陽兵行定郡縣會大司馬秀於廣阿秀

以其將寇恂吳漢等為將軍夏四月進拔邯鄲斬王郎薊中之亂耿弇與大司馬秀相失北走昌平今順天府昌平

州說其父況擊邯鄲寇恂曰大司馬伯升母弟尊賢下士可歸恂請東約漁陽齊心合衆邯鄲不足圖也況遣

恂約彭寵寵吏吳漢蓋延王梁亦力勸寵從秀會恂至乃發步騎三千人以漢延梁將之恂還與長史景丹

及弇將兵與漁陽軍合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以下三萬級會大司馬秀於廣阿秀以丹等皆為偏將軍加況寵

大將軍四月進軍邯鄲連戰破之五月拔邯鄲郎走追斬之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秀不

省醒會諸將燒之曰令平反側子自安秀部將吏卒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大樹將軍者馮異也為人謙退不伐

敕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丙樹下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綱玄

黃雀場王

耿弇諫蕭王罷兵

立大司馬秀為蕭王。更始遣使立秀為蕭王。今江南徐王令罷兵。耿弇曰：王郎雖破，天下兵革乃始耳。今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聽也。銅馬赤眉俱賊之屬數十輩，眾數十百萬人，所向無前。聖公劉玄不能辦也。敗必

不久。百姓患苦王莽，復思劉氏，聞漢兵起，莫不歡喜。如去虎口，得歸慈母。今更始為天子，而諸侯擅命於山東。貴戚縱橫於都內。元元善也，民類皆善，謂之元元。叩心更思莽朝，是以知其必敗也。公功名已著，以義征伐，天下可傳檄

而定也。見九卷三天下至重，公可自取，毋令他姓得之。王乃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始貳於更始矣。秋蕭王擊銅

馬諸賊，悉收其眾，南徇河內，降之。是時諸賊合數百萬人，所在寇掠。蕭王擊銅馬於鄆。德府，今直隸順德府，鉅鹿縣。吳漢

將突騎來會。王以朱浮為幽州今直隸順天府牧，治薊。今順天府大興縣。銅馬夜遁，王追擊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俱賊

號來，與其餘眾合。王復與戰，悉破降之。諸將未能信，賊降者亦不自安。王知其意，敕令降者各歸營勒兵，自乘

輕騎。人馬不帶甲，曰輕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悉以分配諸將，眾遂數十萬。

赤眉別帥與青犢上江大彤鐵脛五幡俱賊十餘萬眾在射犬。漢縣，屬河內。王擊破之，南徇河內。今河南懷慶府。太守韓歆

降。公孫述自稱蜀王。都四川成都府。冬，赤眉西攻長安。蕭王遣將軍鄧禹將兵入關，寇恂守河內，馮異拒洛陽。

自引兵徇燕趙。蕭王將北徇燕。今直隸順天府，真定府。度赤眉必破長安，乃拜鄧禹為前將軍，中分麾下精兵二

萬人，遣西入關。時朱鮪、李軼守洛陽。今河南河內府。鮑永、田邑在并州。今山西太原府。王以河內險要富實，欲擇守者而難

其人，問於鄧禹。禹曰：寇恂文武備足，有牧民禦眾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謂曰：昔高祖留蕭

何守關中。見九卷第五吾今委公以河內，當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渡。拜馮異為孟津今河南懷慶府，孟津縣。其

地置津，故將軍統兵河上。即孟津也。以拒洛陽。王乃引兵而北，恂調餼糧，治器械，以供軍。未嘗乏絕。梁王永據國

蕭王破降銅馬諸賊

輕騎按行部陳

公孫述稱蜀王

鄧禹薦寇恂守河內

起兵。更始元年封劉永為梁王。永故梁王之子也。都睢陽。今河南歸德府。

東漢紀光武東都洛陽故曰東漢

世祖光武皇帝名秀長沙定王之後景帝六世孫也莽末起兵復興帝室在位三十三年壽六十三歲而崩車先訪儒雅表行義興學校東漢之俗於斯為美然不任三公政歸臺閣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所以中興之美蓋未盡焉

乙酉世祖光武皇帝建武元年夏四月公孫述稱成帝蕭王擊尤來大槍五幡俱賊號敗之蕭王遣將

追尤來等又大破之國王引軍還薊復遣吳漢等追尤來等破散略盡賈復傷瘡甚王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

復別將者為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

病尋愈六月蕭王即皇帝位改元大赦漢王已平天下猶未正尊位必待諸侯力請而後從之光武未能

既已敗亡四方私竊名號者非一中外皇皇莫知所嚮世祖苟不早正位號以繫人心則天王還至中山

下之望孤矣故書蕭王即皇帝位改元大赦者深幸之也烏可以高祖為比而擬議之哉天

隸真定諸將請上尊號不聽到南平棘漢縣故城在真定府趙州復固請之不許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

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欲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志耳今大王留時逆眾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

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為久自苦也大衆一散難可復合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高邑今真定府高邑縣召馮異問四

方動靜異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眾議會儒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來詣王曰劉秀發兵備

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為主識記之書曰符赤伏其符之名赤火色伏藏也漢火德故云赤伏四

八歲起兵皆為四七之羣臣因復奏請乃即位於鄯南

際漢火德故火為主致堂胡氏曰光武舉兵始則為宗祖復繼除去王莽既而兄續遇害更始稱尊人心不歸天下失望英雄

公孫述稱成帝

創業中興不同

耿純請正號位

攀龍附鳳

赤伏符

赤眉以劉盆子稱帝

赤眉入長安封更始為淮陽王以卓茂為太傅封褒德侯

何必見符命然後決計乎其後拜三公三人二人取諸符職而王梁尋坐罪廢職言安在嗚呼以英睿剛明之主親見莽尙奇怪而躬自蹈之其為盛德之累亦豈少哉

赤眉以劉盆子稱帝。赤眉樊崇進至華陰。今陝西西安。以西向帝城。而無稱號。名為羣賊。不可以久。議立

宗室挾義誅伐。乃立劉盆子故式侯劉萌之子為上將軍。崇以古者天子將兵稱上將軍故也諸將皆稱臣。拜盆子時年十五。被

避髮徒跣先上聲○赤足。敝衣赭汗赭赤也面赤而汗流。見衆拜。恐畏欲啼。秋七月。以鄧禹為大司徒。王梁為大司空。吳

漢為大司馬。伏湛為尙書令。帝使使持節。拜禹為大司徒。封鄧禹見三十侯。禹時年二十四。又按赤伏符。以梁為

大司空。又欲以讖文用孫咸行大司馬。衆不悅。乃以吳漢為大司馬。初。更始以湛為平原今山東濟南府太守。時天下

起兵。湛獨晏然。撫循百姓。一境賴以全。徵為尙書。使典定舊制。又以禹西征。拜湛為司直。行司徒事。九月。赤

眉入長安。更始單騎走。將相皆降。封更始為淮陽今河南開封府陳州王。詔敢賊害者。罪同大逆。以卓茂為太

傅。封褒德侯。宛今河南南陽府人卓茂。寬仁恭愛。恬淡樂道。雅實不為華貌。行己在於清濁之間。自束髮至白

首。與人未嘗有爭競。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哀平閒為密今河南開封府密縣令。視民如子。舉善

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不忍欺之。民嘗有言部亭長十里一亭亭有長主盜賊受其米肉遺去聲者。茂曰。亭長為從汝

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民曰。竊聞賢

明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為敵民敵壞之民矣。凡人所以羣

居不亂。異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禮義。知相敬事也。汝獨不欲脩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吏顧不當乘威

力。彊請求耳。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

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平聲。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初。茂到

平聲○議

縣有所廢置。吏民笑之。鄰城聞者，皆蚩○輕其不能。河南郡今河南府為置守令。茂不為嫌。治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遷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上即位，先訪求茂。茂時年七十餘。

詔曰：夫名冠貫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

司馬溫公曰：光武即位之初，羣雄競逐四海，鼎沸彼摧，聖昭敵之人，權略詭辯之士，方見重於世而獨能取患厚之臣，旌循良之吏，拔於草萊之中，實諸羣公之首，宜其光復舊物，享祚久長。蓋由知所先務而得故也。

朱鮪以洛陽降

朱鮪以洛陽降。冬十月，帝入都之。諸將圍洛陽數月，朱鮪堅守不下。帝以岑彭嘗為鮪校尉，令往說之。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見上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更始元年欲令大將徇河北，大司徒賜自知罪深，不敢降。彭還言之。帝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況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

舉大事者不忌小怨

即降。拜平狄將軍，封扶溝今開封府扶溝縣侯。侍御史杜詩、安集洛陽將軍蕭廣縱兵暴橫。詩救曉不改，遂格殺廣。上召見，賜起載。有衣擢任之。十月，車駕入洛陽，幸南宮。見十卷二遂定都焉。淮陽王降於赤眉。鄧禹引軍屯柵

鄧禹屯柵

停車勞來

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住節，以勞來俱去之。父老童穉，垂髻○小兒戴白○老人，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諸將豪傑，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穀充實，鋒銳胃未可當也。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敵。乃可圖也。禹於是引軍北至柵邑。漢縣，故城在西安府淳化縣西。

魏囂稱西州上將軍

陽王。魏囂據天水，自稱西州上將軍。魏囂更始元年起兵二年，徵囂為右將軍，後又以為御史大夫。今鞏昌府見第六成紀。復聚其衆，自

魏囂稱西州上將軍

陽王。魏囂據天水，自稱西州上將軍。魏囂更始元年起兵二年，徵囂為右將軍，後又以為御史大夫。今鞏昌府見第六成紀。復聚其衆，自

大才晚成

守錢虜

四寶融據河

稱西州上將軍。三輔士大夫避亂者多歸之。囂傾身引接。為布衣交。以范遂為師友。鄭興為祭酒。申屠剛杜林為持書。馬援等為將軍。班彪之屬為賓客。名震西州。馬援少時。以家貧。欲就邊郡出牧。兄况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同撰。木素也。且從所好。遂之北地。田牧。馬援今陝西安府興平縣人。北地今陝西慶陽府。常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有畜休去聲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財產。貴能賑施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於親舊。聞隗囂好士。往從之。囂甚敬重。與決籌策。寶融據河西。自稱五郡大將軍。寶融累世仕宦河西。匈奴南界張掖等五郡。知其土俗。更始時。私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為固。張掖今陝西行都屬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杜絕河津。足以自守。此遺種處也。乃因趙萌見上求往。更始以為張掖屬國都尉。融既到。撫結雄傑。懷輯羌虜。得其歡心。與太守都尉梁統等五人。尤厚善。及更始敗。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以梁統為武威守。唯庫鈞為金城今陝西臨洮府蘭州太守如故。而融亦仍居屬國。領都尉職。置從事監察五郡。太守辛彤。容為敦。焯。今陝西行都司。麻瓜沙二州。



綱鑑易知錄卷二十

通鑑綱目定本

周之炯靜專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漢紀

光武皇帝

丙戌二年春正月朔日食。悉封諸功臣為列侯。梁漢縣故城在河南汝州侯鄧禹廣平今直隸廣平府廣平縣侯吳漢皆食

陰識辭增

馮勤典諸侯封事

四縣。陰鄉地名在河南南陽府新野縣侯陰識。貴人之兄也。以軍功當增封。識曰：臣託屬掖庭，仍也加爵邑，此為親感受賞。國人計功也。帝從之。吏郎中魏郡今河南彰德府馮勤典諸侯封事。勤差較也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聲入服焉。帝以為能，尚書衆事，皆令總錄之。故事尚書郎以令史久次補。帝始用孝廉為之。立

宗廟郊社于洛陽。起郊廟于洛陽。四時合祀高祖太宗世宗。建社稷于宗廟之右。立郊兆于城南。赤眉大掠長安，西入安定。今陝西平涼府北地。鄧禹入長安，禹入長安，謁高廟，收神主送洛陽，行園陵，置吏士奉守。大司空梁罷，以宋弘為大司空。王梁屢違詔命，帝怒欲誅之，既而赦之，以為中郎將。以宋弘為大司空。

立宗廟郊社

鄧禹入長安

以宋弘為大司空

弘薦桓譚為議郎給事中。帝令譚鼓琴，愛其繁聲，弘聞之不悅，伺譚出，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也。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命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譚者，望能以忠直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湖陽見上卷公主新寡，主帝故云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范曄曰：宋弘止

故云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故云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故云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故云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故云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宋弘有關  
建東豕

寇恂屈賢  
復

王常心如  
金石  
馮異代鄧

繁聲戒淫色其有開雖之風乎漁陽太守彭寵反帝之討王郎也彭寵發突騎轉糧食前後不絕自負其功意望甚高帝

接之不能滿寵甚快快至是徵寵寵遂發兵反幽州牧朱浮見上卷與寵書曰遼東有豕生子白頭將獻之道

遇羣豕皆白以子之功論於朝廷遼東豕也奈何以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捧土以塞孟津也寵怒攻朱浮於

薊夏四月遣將軍蓋延等擊劉永圍睢陽見上卷封兄續子章為太原王興為魯王淮陽王子三人

為列侯○六月立貴人郭氏為皇后子彊為皇太子秋賈復擊召邵陵故城在河南開新息今河南汝皆平

之賈復部將殺人於潁川今開封府許州太守寇恂戮之復以為恥欲殺恂恂知之不欲與相見姊子谷崇曰崇將

也得帶劍侍側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蘭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見六卷乃敕屬縣盛供

具儲酒膠宰執金吾時賈復為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

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避之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鬪今日

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八月遣將軍鄧隆討彭寵不克蓋延克睢陽劉永走湖陵

故城在山東兗州府魚臺縣青徐羣盜張步等降帝使伏隆持節使青徐二州今山東青州羣盜聞劉永破敗皆惶怖

請降張步遣其掾颯隨隆詣闕將軍鄧奉反吳漢徇南陽今河南多侵暴將軍鄧奉謁歸新野今南陽府

怨漢掠其鄉里遂反擊破漢軍與諸賊合從宗九月赤眉發掘諸陵復入長安鄧禹戰不利走雲陽故城在

延岑屯杜陵今西安府咸陽縣冬遣將軍岑彭王常等討鄧奉帝於大會中指常謂羣臣曰此家率下江諸

軍輔翼漢室見上卷心如金石真忠臣也即日拜漢忠將軍使與岑彭率七將軍討鄧奉遣將軍馮異入關

徵鄧禹還京師鄧禹自馮悛叛後建武元年鄧禹以馮悛宗款守柁威名稍損又乏糧食戰數朔不利歸附

邑爭權相攻悛遂殺款因反擊禹

光武救遣馮異

光武詔徵鄧禹

立四親廟馮異大破赤眉於峭

光武勞馮異

者日益離散。帝乃遣偏將軍馮異代禹。送至河南。敕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將軍今奉辭討諸不軌，營堡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營壁，無使復聚。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脩飭，無為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布威信，羣盜多降。又詔徵鄧禹，還曰：慎毋與窮寇爭鋒。赤眉無穀，自當來降。吾以飽待飢，以逸待勞，折箠笞之，非諸將變也。無得復妄進兵。遣光祿大夫伏隆拜張步為東萊太守。

鄧禹戰。輒不利。乃率車騎將軍鄧弘等，自河北度至湖。鄧禹與赤眉戰，敗績。禹慚於受任無功，數以飢卒微

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從。弘遂大戰，移日軍潰。會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卻。異以士卒飢倦，可且休。禹不

聽。復戰，大為所敗。禹以二十四騎脫歸宜陽。今河南府宜陽縣。異棄軍走，與麾下數人歸營，復收散卒，堅壁自守。

立四親廟于洛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春陵節侯。見上卷。馮異大破赤眉於峭底，賊衆東走。帝勒軍宜

陽降之，得傳國璽。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

異少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

衆遂驚潰，追擊大破之於峭底。峭山名在河南府永寧縣東，四二峭相去三十五里，底下也。降男女八萬人。帝降璽書勞異，曰：始雖垂翅

聲去，回谿。在永寧縣終能奮翼，灑池。在灑縣可謂失之東隅。日出收之桑榆。日入赤眉餘衆，東向宜陽。帝親勒六軍，嚴

卒取敗可謂不知命矣。若馮異不守所見，曲從二鄧，幾不自脫，雖終能成功，不為無罪也。

延平陳氏曰：鄧禹以梅邑付之，惜歎其失在不知人而已。今慚受任無功，不量可否，用凱

聲去，回谿。在永寧縣終能奮翼，灑池。在灑縣可謂失之東隅。日出收之桑榆。日入赤眉餘衆，東向宜陽。帝親勒六軍，嚴

聲去，回谿。在永寧縣終能奮翼，灑池。在灑縣可謂失之東隅。日出收之桑榆。日入赤眉餘衆，東向宜陽。帝親勒六軍，嚴

解解佼佼

張步殺伏

陳以待之。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丙午。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赤眉衆尚十餘萬人。帝令縣廚皆賜食。明旦。大陳兵馬。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帝謂樊崇等曰：得無悔降乎？徐宣等叩頭曰：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懷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據○備也。齊等中佼佼者也。賜樊崇等洛陽田宅。帝憐盆子。以為趙王。漢同姓郎中。二月。劉永立董憲為海西王。張步為齊王。步執伏隆殺之。劉永聞伏隆至劇。帝遣伏隆拜張步為東萊太守。劇漢縣。故城在山東。青州府壽光縣。時張步都此。亦遣使立張步為齊王。步貪王爵。猶豫未決。隆曉譬曰：高祖與天下約。非劉氏不王。今可得十萬戶侯耳。步欲留隆與共守二州。齊徐也。隆不聽。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閒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狀。受執凶逆。雖在困阨。受命不顧。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為念。帝得隆奏。召其父湛流涕示之。曰：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

延平陳氏曰：伏隆之求還。足以成命矣。死而無憾。安用且許之乎？光武之言。所以慰其父耳。

三月。以伏湛為大司徒。涿郡。今直隸順天府涿州。太守張豐反。彭寵自稱燕王。豐反。與彭寵連兵。朱浮以帝不自

征彭寵。上疏求救。詔報曰：度此反虜。勢無久全。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後麥耳。浮城中糧盡。人

相食。會耿況遣騎來救。浮乃得脫身走。薊。今順天府大興縣。城遂降於彭寵。寵自稱燕王。帝自將征鄧奉。夏四月。奉

降。斬之。馮異擊延岑破之。岑走南陽。關中平。六月。大將軍耿弇擊延岑。走之。其將鄧仲況以陰降。仲況

據陰縣。今湖廣襄陽府光化縣。而劉歆孫龔為其謀主。前侍中扶風。今陝西鳳翔府。蘇竟以書說之。仲況與龔降。竟終不伐其功。

隱身樂道。壽終於家。睢陽人斬劉永以降。諸將立其子紆。復稱梁王。○耿弇從容言於帝。自請北收上谷兵。

蘇竟不伐

與韓信請  
益兵事同  
來歙使隗

隗囂遣馬  
援入見

子陽井底

定彭龍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富平。今山東濟南樂陵縣。名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其意。許之。吳養心曰。此

益兵事同。韓信見九卷第六。冬十一月。遣大中大夫來歙。歙。使隗囂。帝謂大中大夫來歙曰。今西州見上卷第六未附。子陽

公孫述。字稱帝。道里阻遠。諸將方務關東。步。攻張思西州方略。未知所在。奈何。歙曰。臣嘗與隗囂相遇。長安。其人始起

以漢為名。見上卷第十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囂必束手自歸。則述自亡之勢。不足圖也。帝然之。始令歙使

於囂。囂奉奏詣闕。帝報以殊禮。言稱字。用敵國之儀。所以慰藉之甚厚。

戊子。四年。春。遣鄧禹將兵擊延岑。破之。岑奔蜀。公孫述以為大司馬。夏。四月。帝如鄴。今河南彰德府臨彰縣。遣吳漢

擊五校。五部也。于臨平。破之。遣耿弇祭。遵等討張豐。斬之。弇遂進擊彭寵。秋。九月。以侯霸為尚書令。王莽

末。天下亂。臨淮。今江南鳳陽府。時貽縣。大尹侯霸。獨能保全其郡。帝徵霸會壽春。今鳳陽府壽州。拜尚書令。時朝廷無故典。又少

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施行之。冬。十月。隗囂遣馬援奉書入見。隗囂使馬援往

觀公孫述。援與述舊同里閭。輸。援述皆陝西西安人。里門曰閭。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階衛。以延援

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吏為援製都。布。也。出安子國單衣。朝服中單也。交讓冠。講賓主禮。相見之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

交之位。述鸞旗。見第十一卷。秦置旄頭。冠熊。警蹕。見十一卷。就車。聲折。身僕折如聲之背也。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

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雌雄未定。公孫不吐哺。步。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脩飾邊幅。若

巾之脩整。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留也。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謂所見者小。而妄自尊大。不如專

意東方。謂洛陽。囂乃使援奉書。雒陽。援初到。帝在宣德殿南廡下。袒幘。謂囂曰。卿邀遊二

帝。謂囂。今見卿。使人大慚。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耳。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

帝王自有

臣前至蜀。述陸載陳列於階陸之下以為儀衛。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稅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升數。上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

己丑。五年春正月。遣來歙送馬援歸隴右。即天水水見卷十。○囂與援共臥起。問以東方事。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燕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耶。○二月。彭寵名子密斬寵來降。夷其族。封奴為不義侯。○吳漢耿弇擊富平獲索于平原。今山東濟南府平原縣。大破之。弇遂進討張步。○以郭伋為漁陽太守。○伋乘離亂彭寵之亂之後。養民訓兵。開示威信。盜賊銷散。匈奴遠迹。在職五年。戶口增倍。○遣將軍龐萌蓋延擊董憲。萌反。帝自將討之。○龐萌為人遜順。帝信愛之。嘗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使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為延譖己。自疑。遂反。襲延軍破之。與董憲連和。自號東平王。帝聞之大怒。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嘗以龐萌為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各厲兵馬會睢陽。今河南歸德府。○夏四月。寶融遣使奉書入見。詔以融為涼州牧。○初。寶融等聞帝威德。心欲東向。以河西見上卷第十隔遠。未能自通。乃從隗囂受建武光武正年號。正朔。囂皆假其將軍印綬。囂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辯士張玄說融等曰。更始事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與之效也。當各據土宇。與隗隗合從。宗高可為六國。戰國時六國也。下不失尉佗。秦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佗。佗行南海尉事。囂死佗自立為南粵武王。融等召豪傑議之。其中識者皆曰。今皇帝姓名。劉秀見於圖書。

不義侯

以郭伋為漁陽太守

光武自將討龐萌

寶融遣使入見

以佗行南海尉事。囂死佗自立為南粵武王。融等召豪傑議之。其中識者皆曰。今皇帝姓名。劉秀見於圖書。

見上卷  
第四。況今稱帝者數人。而洛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強。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他姓殆未能當也。融遂決

策。東向。遣長史劉鈞等奉書詣洛陽。帝賜融璽書曰。今益州見上卷第六有公孫子陽。天水見上三有隗將軍。方蜀

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

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今之議者。必有任鷲教尉佗制七郡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俱南粵地見十四卷第六任鷲謂趙佗南海數千里

可以立國是教以制七郡也之計。王者有分間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因授融涼州今陝西行都司涼衛州牧。璽書至河西。河西皆

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六月。董憲劉紆使蘇茂佼彊救龐萌。帝自將擊破之。秋七月。彊以衆降。茂奔張

步。憲萌奔胸。渠○今江南淮安府海州梁人斬紆以降。冬十月。帝如魯。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耿弇拔祝阿。濟南臨菑與張步戰。

大破之。帝勞弇軍。步斬蘇茂以降。齊地悉平。張步聞耿弇將至。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今濟南府歷城縣又令兵

屯祝阿。今濟南府禹城縣弇渡河。先擊祝阿。拔之。費邑將精兵三萬餘人來合戰。弇大破之。斬邑。遂定濟南。今山東府濟南府

張步郗劇。漢縣故城在山東青州府壽光縣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漢縣故城在臨菑縣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菑。今青州府臨淄縣

相去四十里。弇進軍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菑名雖大而實易攻。遂攻臨菑。半日拔

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將其衆亡歸劇。弇乃令軍中無得虜掠。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兵二十萬。至臨

菑大城東攻弇。弇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至暮罷。

弇。明日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弇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也。待

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詩○以筐或草漉酒而去其糟也。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自旦

及昏。復大破之。弇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為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在青州府樂安

縣上。僵。尸相屬。視步還劇。後數日。車駕至臨菑。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兪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漢王丁

田廣解其歷下軍。韓信用刺。徹計。破之。齊王。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

降。將軍獨拔勅敵。其功乃難於信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見上常以為落落難合。謂疏濶而有志者事竟

成也。帝進幸劇。耿弇復追張步。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帝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為列侯。步遂斬茂。詣耿

弇軍門。肉袒降。封步為安邱侯。今青州府安邱縣齊地悉平。弇振旅。振止旅衆也。言戰罷而止。其衆以還京師。弇為將

凡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焉。初起太學。帝還。旋視之。還如魯。初者何志始也。帝即位於是五年

之帝可謂知所先後矣帝幸太學。稽式古典。脩明禮樂。煥然文物可觀矣。特書曰。視者蓋亦推原古制也。然則崇師重道之意。特嚴於一字之間。亦豈無所本歟。

十一月。大司徒伏湛免。以侯霸為大司徒。今山西太原府閔仲叔之名而辟壁也之。既至。霸不及政事。

徒勞擊去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為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

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効而去。投上也。按罪曰効。上狀自効。有過也。其効狀中有上文。恨曰。已下數語。

遣子入侍。囂聞劉永彭寵皆已破滅。乃遣長子恂。隨欵詣闕。鄭興因恂請與妻子俱東。馬援亦將家屬隨恂歸

洛陽。囂將王元說囂曰。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彊。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在河南河南府新安縣此萬世一時

也。若計不及此。且蓄士馬。據隘自守。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敵猶足以霸。要之魚不可脫於淵。神龍失勢。

與蚯蚓同。囂心然元計。雖遣子入侍。猶負其險阨。欲專制方面。徵處士周黨嚴光王良。至京師。黨光不屈。以

良為諫議大夫。書不風何嘉節守也黨入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奏曰。伏見太原今山西太原府

良為諫議大夫。書不風何嘉節守也。黨入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奏曰。伏見太原今山西太原府



客星犯御  
座子陵釣  
嚴富春山  
中耕

周黨東海今江南淮安府海州王良山陽今山東兗州府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庭黨不以禮屈伏而

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在洛陽縣

東北之下。考試圖國之道。書奏。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

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罷之。○光字子陵。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本姓莊。後避明帝諱。史改作嚴。少與帝同遊學。及帝即位。光乃變

姓名。隱身不見。帝以物色畫其人顏色訪之。得於齊國今山東青州府。累徵乃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

撫光腹曰。咄咄敦入聲。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光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見上士固有志。何

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臥。光以足

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爾。拜諫議大夫。不肯受。去耕釣於富春

山。在浙江嚴州府桐廬縣西前山。臨大江上有東西二釣臺。中以壽終於家。○王良後歷沛郡今江西南太守。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布被瓦

器。妻子不入官舍。後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今河南開封府滎陽縣。疾篤。不任進道。過其友人。友人拒不肯見。曰。不有

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良慚。後徵不應。卒於家。

致堂胡氏曰。自古人君待遇臣下。其禮雖一。然嚴威嚴恪。常施於爪牙甲冑之士。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柔巽謙風。常施於林壑退藏之人。以厲其廉靖。無求之節。故能駕馭人才。表正風俗。反是道者。難乎免於

亂亡之禍矣。  
南軒張氏曰。子陵為光武之故人。名高一世。而竟高臥不履。光武亦不敢以風之其所以激頑起懦。扶植風化。助成東京風俗之美。人才之盛。其為力固多矣。豈不美哉。

綱庚寅六年春正月。以春陵鄉見上為章陵縣。復福也。其徭役。吳漢等拔胸見上。斬董憲。龐萌。江淮山東

悉平。吳漢等諸將還京師。置酒賞賜。帝積苦兵閒。以隗囂遣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陲。乃謂諸將曰。且當置

置兩子於度外

馮異入朝

河北巾車

隗囂反

朱浮日食

復田租舊制

此兩子於度外耳。因休諸將於雒陽。師分軍士於河內。今河南數朔騰書隴蜀。述告示禍福。帝與述書曰。君

非吾賊臣亂子。倉卒時人皆欲為君事耳。天下神器不可力爭。老子天下神宜留三思。署曰公孫皇帝。述不

答。馮異入朝。異治關中。出入三歲。上林成都人。有上章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為咸陽王。帝以章示

異。異惶懼。上書陳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至是自長安入朝。帝謂

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吾披荆棘。定關中。既罷。賜珍寶錢帛。詔曰。倉卒蕪蕪亭豆粥。滹沱河麥飯。見上

七。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石鉤。臣無忘檻車。管仲射桓公中鉤。魯

卷第十一。檻車。四。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燕薊亭滹沱河俱在河北。今北直真定府。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見上

五。留十餘日。令與妻子還西。夏四月。遣耿弇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五月。隗囂反。使其將王元據隴坻。坻。抵

在陝西鳳翔府。諸將與戰。大敗而還。六月。并省縣國。減損吏員。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為民也。今也百姓

遭難。戶口耗○。去聲。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尙繁。其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者。并之。

於是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

致堂胡氏曰。按此詔六月。所下歲十二月。即詔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嗚呼。人君意在斯民。則其見效之速如此。此孟子對齊王所以有不能不為之說也。歟。

秋九月晦日食。日食。國。執金吾朱浮上疏曰。昔堯舜之盛。猶加三考。考核實也。三考九載也。虞書三考黜陟。幽明言陟其明而黜其幽。賞罰明信也。大漢

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至長子孫。見十八卷五。而閒也。近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

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故爭飾詐僞。以希虛譽。斯所以致日月失行之應也。願陛下遊意於經年之

外。望治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甚。帝采其言。自是牧守易代頗簡。冬十二月。大司空弘免。復田租舊制。詔

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十一之稅。今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景帝元

為常制 隗囂降蜀。先是隗囂問於班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數世然後定。意者從宗橫之事。復起於今

乎。將乘運迭興。在於今日也。彪曰。周之興廢。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彊大。故其末流

有從橫之事。勢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

嗣三絕。故王氏擅朝。能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騷擾。

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傑帶州域者。皆無六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必復

興。已可知矣。囂曰。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復興。疎矣。昔秦失其鹿。劉

季逐而倚雞上之。高帝十一年。蒯徹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左傳。襄公十四年。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倚之。牽二脚也。時民復知漢乎。彪乃為之著王命論。以

風切之。曰。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至比天下於逐鹿。不知神器見上。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

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夫饑饉流隸。飢寒道路。所願不過一金。然終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

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韓信。彊如梁籍。項梁。成如

王莽。王莽篡位。然卒潤鑊伏質。質斬人權也。烹醢分裂。又况遼。麼摩。稱細。微曰。及數子。而欲闡奸天位者

乎。英雄誠知覺寤。遠覽深識。審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冀。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囂不聽。馬援聞

隗囂欲貳於漢。數以書責譬之。囂得書。增怒。及囂發兵反。援上書極陳滅囂之術。又為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勸

於囂。廣竟不答。隗囂上疏謝。帝復賜囂書。囂知帝審其詐。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

辛卯。七年。春。三月。罷郡國車騎材官。還復民伍。書法見。是月晦。日食。詔百僚各上封事。不得言聖。日食。書求

漢光武

帶各上封  
言不得晉

有父杜母

光武討隗

來歙略

馬授粟米  
為山谷

言有之矣。未有書各者。各者何無一人不責之。以人君莫不憚於聽言而詔各上封。事人君莫不喜於好言也。且戒不得言。聖帝之遇災。思咎可謂誠矣。明高而詔不得言。聖書之於册。光武於是乎不可及矣。圖

大。中大夫鄭興上疏曰。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

月行疾。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周書洪範篇曰。沉帝躬勤政事。頗傷嚴急。故興奏及之。圖夏五月。以李通為大司空。圖以杜詩為南陽太守。圖詩政治清平。與利除害。百姓便之。又脩治

故興奏及之。圖夏五月。以李通為大司空。圖以杜詩為南陽太守。圖詩政治清平。與利除害。百姓便之。又脩治

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般足。時人方於召信臣。見十七。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圖壬辰。八年。遣中郎將來歙伐隗囂。取略陽。斬其守將夏。閏四月。帝自將征囂。竇融等率五郡兵以從。囂衆皆

降。囂奔西城。吳漢引兵圍之。圖來歙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徑襲略陽。今陝西漢中。斬隗囂守將金梁。囂大驚

曰。何其神也。帝聞得略陽甚喜。曰。略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易矣。囂自悉其大衆數萬人圍略陽。

來歙與將士固死堅守。夏。閏四月。帝自征囂。光祿勳郭憲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刀以斷

短車鞞。引○鞞所帝不從。西至漆。漢縣今陝西。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猶豫未決。帝召馬援問

之。援因說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

來分析。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日遂進軍。至高平。今陝西平涼。第一。城名高平縣。竇融率五郡太守

第十。與大軍會。遂數道上隴。使王遵以書招牛邯。時邯軍瓦亭。關在。下之。拜邯大。中大夫。於是囂大將十三

人。屬縣十六。衆十餘萬。皆降。囂將妻子奔西城。漢縣故城在陝西。鞏昌府城。西。從楊廣。而田弇李育保上邽。漢縣故城在鞏

陽圍解。帝勞賜來歙。班坐絕席。專席獨。在諸將之右。賜歙妻縑千匹。進幸上邽。詔告隗囂曰。若束手自詣。父子

相見。保無他也。若遂欲為鯨布。見十卷。者亦自任也。囂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岑彭圍西城。耿弇蓋延

二祖同一轍

得隴望蜀

僥倖寇君一年

耿純降盜

溫序銜鬚伏劍

景遂卒于

圍上邽。以四縣封寶融為安豐漢縣故城在江州侯弟友為顯親。及五郡太守皆封列侯。遣西還所鎮。穎川盜起。九月帝還宮。六日自將討平之。特筆也帝於是可謂不敢自暇矣高帝書留四日復如

高帝見九卷第九。穎川今河南開封府許州盜羣起。寇沒屬縣。河東今山西平陽府守兵亦叛。京師騷動。帝聞之曰。吾悔不用郭子橫

憲之言。見秋八月。帝自上邽晨夜東馳。賜岑彭等書曰。兩城上邽西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公孫述人苦不知足。

既平隴。今陝西鞏昌復望蜀。今四川成都府每一發兵。頭須為白。九月乙卯。車駕還宮。帝謂執金吾寇恂曰。穎

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執金吾為陪卿故亦稱九卿寇恂對曰

穎川聞陛下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閒相誑。誑耳。誑也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冒前驅。帝從

之。庚申。車駕南征。穎川盜賊悉降。寇恂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漢縣故

州其社中有樹暴長故名鎮撫吏民。受納餘降。東郡今山東濟陰州府曹州盜賊亦起。帝遣李通王常擊之。以耿純嘗為東

郡太守。威信著於衛地。遣使拜大中大夫。使與大兵會東郡。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純降。大兵不

戰而還。璽書復以純為東郡太守。冬。公孫述遣兵救隗囂。吳漢引兵下隴。楊廣死。隗囂窮困。岑彭壅谷水

灌西城。城未沒丈餘。會王元等將蜀兵五千餘。乘高卒至。決圍殊死戰。遂得入城。迎囂歸冀。今鞏昌府伏羌縣吳漢等

軍食盡。乃引兵下隴。校尉太原溫序為囂將荀宇所獲。宇欲降之。序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脇漢將。因以節

見八揭職瓜反。殺數人。宇衆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鬚於口。顧左右曰。既為賊

所殺。無令鬚汗血。遂伏劍而死。從事王忠持其喪歸洛陽。詔賜以冢地。拜三子為郎。

癸巳九年春正月。征虜將軍穎陽漢縣故城在河南侯祭遵卒于軍。時祭遵屯汧今陝西鳳陽府隴州。汧音牽詔馮異領其

漢光武

稽歌投壺

營書卒于軍何。固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盡與士卒。約束嚴整。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歌詩雅投壺為樂也。投壺見禮記投壺篇。臨終遺戒薄葬。問以家事。終無所言。其後朝會。帝每歎曰。安得

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魏囂死。諸將立其子純。見上。夏六月。遣來歙馬援護諸將。馮異等屯長安。今陝西

馮異卒于軍

安府長。秋八月。歙率異等討魏純于天水。見上。甲午。十年。夏。征西大將軍夏陽漢縣。故城在四安府郃陽縣。侯馮異卒于軍。書卒于軍。事也。秋八月。帝如長安。遂至汧。率

魏恂斬皇南文

魏囂將高峻降。初。魏囂將高峻擁兵據高平第一。見上。耿弇等圍之。一歲不拔。帝自將征之。進幸汧。見上。遣寇恂往降之。恂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

隴平

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冬十月。來歙等攻破落門。聚名在鞏昌府。伏羌縣南。魏純降。王元奔蜀。隴右悉平。

乙未。十一年。春。三月。遣吳漢等將兵會岑彭伐蜀。破其浮橋。遂入江關。岑彭屯津鄉。地名在四川重慶府巴縣境內。數朔

攻田戎等。先是公孫述遣田戎任滿程汎下江關。據荆門虎牙橫江水。不克。帝遣吳漢率誅虜將軍劉隆等三

將發荊州。今湖廣荊州府。兵與彭會荊門。山名。與虎牙山相對。彭裝戰船數十艘。搜吳漢以諸郡棹卒。猶言多費糧穀。

欲罷之。彭以為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漢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荊門之事。一由征南公。彭

為征南大將軍。為重而已。閏月。岑彭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東風狂急。魯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攢柱有反把鉤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岑彭

荆門事出征南公奇破浮橋

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斬任滿。生獲程汛。而田戎走保江州。今四川重慶府巴縣彭上劉

隆為南郡即荆州府太守。自率輔威將軍臧宮。驍騎將軍劉歆。長驅入江關。荆門與虎牙二山之間名曰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百

姓大喜。爭開門降。夏先零連西羌反以馬援為隴西今陝西臨洮府太守。擊破之。公孫述遣王元拒河池六月

諸將擊破之。述使盜殺監護使者來歙。詔以將軍馬成代之。公孫述以王元為將軍使與領軍環安拒河池。

今鞏昌府徽州六月來歙與蓋延等進攻元。安大破之。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殊。馳召蓋延。延見歙因伏

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蓋延為虎牙將軍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蓋延字欲相屬。視以軍事。

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邪。延收淚。彊起受所誠。歙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為何人所

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為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為本。大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

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投筆抽刀而絕。帝聞大驚。省書攬涕。以揚武將軍馬成

代之。歙喪還洛陽。乘輿縞素臨弔送葬。帝自將征蜀秋七月。次長安。公孫述岑彭及將軍臧宮大破蜀兵。延岑走

王元以其衆降。公孫述使其將延岑王元等悉兵拒廣漢及資中。今四川瀘州又遣將侯丹拒黃

石岑。彭使臧宮從涪。浮水在成都府綿州上平曲。地名在潼川州拒延岑。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見泝流而上都江。即成都府

城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今四川眉州彭山縣使精騎馳擊廣都。今成都府去成

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

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臧宮晨夜進兵。延岑不意。漢軍卒猝至。大震恐。宮因縱擊。大破之。延岑奔成都。

王元舉衆降。冬十月。公孫述使盜刺殺征南大將軍舞陰今河南南陽府泌陽縣侯岑。彭。公孫述使刺客詐為亡奴

半城大破蜀兵

來歙自書延來歙叱蓋

漢光武

不宜專用  
南陽人

降岑彭。夜刺殺彭。監軍鄭興領其營。以俟吳漢。至而授之。彭持軍整齊。秋毫無犯。蜀人為立廟祠之。馬成等破河池。平武都。今鞏昌府階州遂與馬援擊破先零羌。郭伋為并州牧。今山西太原府過京師。帝問

以得失。伋曰。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是時在位多鄉曲故舊。故伋言及之。

丙申十二年春正月。吳漢大破蜀兵。遂拔廣都。秋七月。將軍馮駿拔江州。獲田戎。吳漢進攻成都。九月。

入其郛。郭也臧宮拔綿竹。引兵與漢會。吳漢乘利。自將步騎二萬。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營。作浮橋。

使副將劉尚屯於江南。為營相去二十餘里。述使謝豐袁吉將衆出攻漢。使別將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乃召

諸將屬視之曰。吾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為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

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夜銜枚。見六五卷六引兵與尚合軍。明日。漢悉兵迎戰。大破之。斬豐吉。於是引

還廣都。留尚拒述。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於其郛中。臧宮拔綿竹。今成都府綿竹縣與吳漢

會於成都。冬十一月。公孫述引兵出戰。吳漢擊殺之。延岑以成都降。蜀地悉平。臧宮軍咸陽門。述自將數

萬人攻漢。使岑延拒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軍士並疲。漢因使護軍高午唐邯將銳卒數萬擊之。述兵大亂。高午

奔陳刺述。洞胸墮馬死。岑延以城降。吳漢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初。述徵廣漢。見李業為博士。業固

稱疾不起。述羞不能致。使大鴻臚尹融奉詔命以劫業。若起。則授公侯之位。不起。賜以毒酒。業乃歎曰。古人危

邦不入。亂邦不居。為此故也。君子見危授命。乃誘以高位重餌。融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斷之於心

久矣。何妻子之為。遂飲毒而死。述恥有殺賢之名。遣使弔祠。贈百匹。業子翬。逃辭不受。又聘巴郡今四川重

府。譙玄不詣。亦遣使者以毒藥劫之。太守自詣玄。廬勸之行。玄曰。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

府。譙玄不詣。亦遣使者以毒藥劫之。太守自詣玄。廬勸之行。玄曰。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

八戰八克

蜀平

高午刺公孫述



血叩頭於太守。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為請。述許之。述又徵蜀郡即成都府王皓。王嘉恐其不至。先繫其妻

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況於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

聞而歎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燧堅為今四川敘州府費貽不肯仕述。漆身為癩。陽狂以避之。同郡任永馮信。

皆託青盲。以辭徵命。帝既平蜀。詔贈常少為太常。張隆為光祿勳。常少仕述為太常。張隆仕述為光祿。勳皆勳述降漢。述不聽少。以憂死。譙玄

已卒。祠以中牟。羊一敕所在。還其家錢。而表李業之閭。徵費貽任永馮信。會永信病卒。獨貽仕至合浦。今廣東廉州府

太守。上以述將程烏李育有才幹。皆擢用之。於是西土皆悅。莫不歸心焉。參狼羌武都西羌種名寇武都。馬援擊

破之。是歲。參狼羌與諸種寇武都。今陝西鞏昌府階州隴西九太守馬援擊破之。降者萬餘人。於是隴右清靜。援務

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現之任。何足相

煩。頗衰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點閉入吏不從令。此乃太守事耳。詔邊吏料敵職守。不拘以逗。留

法。逗留曲行。避敵也。漢法。遇敵不進。則法有逗留之罪。然兵有利鈍。事有緩急。要在隨機。應變可也。光武當

功之意。宜乎綱目。寶融及五郡太守入朝。以融為冀州牧。上詔寶融與五郡太守第七入朝。融等奉詔而

行。官屬賓客相隨。駕乘千餘兩。見十六卷第五既至。賞賜恩寵。傾動京師。尋拜融冀州今直隸真州牧。又以梁統為大中

大夫。姑臧漢縣。故城在陝西行都司涼州衛長孔奮為武都郡丞。姑臧在河西郡地。最為富饒。天下未定。士多不脩節操。猶言

在職四年。力行清潔。為衆人所笑。以為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及從融入朝。諸守令財貨連轂。唯奮無資。單車就

道。帝以是賞之。雍奴府今直隸順天武清縣侯寇恂卒。

丁酉十三年春正月。詔太官勿受郡國異味。自古人君莫不動苦於多事之時。而宴安於無事之日。于時

諸邊吏不  
拘逗留法

寶融及五  
郡太守入

孔奮力行  
清潔

諸勿受郡  
國異味

不貴名馬  
寶劍

鄧惲拒關

諸王降為  
公侯

宋公衛公

光武欲完  
功臣

光武不用  
功臣

少享玉食之奉而乃申詔太官勿受郡國異味則帝之兢兢長謹略無自

滿之意為如何哉書之于册可以為人君暫得少安即肆奢愆者之戒矣

受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時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值百金詔以劍賜騎士馬駕

鼓車載鼓之車也天子車上雅不喜聽音樂手不持珠玉嘗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候鄧惲拒關不開上

令從者見現面於門閒惲曰火明遠遠遂不受詔上乃回從東中門入明日惲上書諫曰陛下遠獵山林夜以

繼日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惲布百匹貶東中門候為參封漢尉詔諸王皆降為公侯見十八

孔安為宋公承休公見同姬常為衛公以韓歆為大司徒夏四月吳漢軍還大饗將士諸功臣皆增邑更

封漢自蜀振旅見上而還四月至京師於是大饗將士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其外戚恩澤封者

四十五人定封鄧禹為高密今山東萊州府高密縣侯食四縣李通為固始今河南汝寧府固始縣侯

賈復為膠東今萊州府侯食六縣餘各有差雌已歿者益封其子孫或更封支庶帝在兵閒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自隴蜀平

後非緊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鄧禹賈復知帝

偃干戈脩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帝思念欲完功臣爵士不令以吏職為過遂罷左右將

軍官耿弇等亦上大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見十七奉朝請見十五鄧禹內行淳備有子十三人

各使守一藝脩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法賈復為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既還私第闔門養威重朱祐

等薦復宜為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太尉掌兵事司徒掌故功臣並不用

所與圖維庶政者皆鳴條牧野之士惠文景武之世所任為執政者皆高帝之故臣功臣任事亦何負於

才也乃以功臣例擯不用謂之何哉夫天下權柄必有所歸人主聰明必有所寄光武不任大臣而體統

沛國朱氏曰三公所以共天位治天職代天工者也惟其宜而已豈可以功臣而為之區別也太甲成康

天下哉雲臺之將平時專以健武自名者雖不足以繫熙帝載而聰冠耿賈之流固皆公輔之器經綸之

才也乃以功臣例擯不用謂之何哉夫天下權柄必有所歸人主聰明必有所寄光武不任大臣而體統

已失所以紹於託孤之際不免政歸房國終漢之世朝廷之權不在母后則在外戚不在外戚則在宦官而漢隨以亡豈非造端之不審耶

以竇融爲大司空

